

攻
媿
集

二

攻媿集卷二十二

宋 樓 鏞 撰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口上

臣某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備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學省目覩雷雪之異竊攷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卽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

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先時猶未為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駭至于庚辰之朔捕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語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興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勃興也宣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為首竊嘗攷之止言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宜王之意以爲祀神如此不
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
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
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實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
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
之詩至誠反己所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
日之具適當爲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聳比
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
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爲法奉循壽皇之訓
天下涵泳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
健爲德君以法天爲先臣願陛下體剛健爲德本而以
仁厚行之剛則不爲物所移健則不爲慾所怠杜誦託
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
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
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
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于民矣逸樂則伺候

顏色于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
且憂形于色宵旰興歎是數日間于請必少此皆切近
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
雍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惑
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爲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爲應
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爲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
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
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
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
尉李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
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爲其親近此
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
以爲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
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
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
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
于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

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爲傷恩而有司得以
執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
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爲紀
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
日求言之切爲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臣觀壽
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
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爲諱聞之惟
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放惟恐不多至于竭倉廩傾
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
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
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爲中都之備一時欲
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爲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足
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積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
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而懼不以爲諱專法壽皇
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
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

非一而蔡京爲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
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攷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
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
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
局編類爲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
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遂主意固相位排同列闕
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劔御筆之制違者以違
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
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選飾非御
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
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卽致竄
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爲之未至于甚比其再相
以至三人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
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爲矣敗國殄民
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知萬
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爲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
輕啓臣願陛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
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

恐有法在宸翰處分隨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衰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機宜文字李復言于帥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爲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越月羌果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爲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中飭諸道邊帥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剛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

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內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有差其所謂中者臣謏蒙睿恩擢實柱下所當罄竭以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爲本視聽言動率務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吝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

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呼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
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
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爲吾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
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
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惟神
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
儒學之臣博攷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
今日所行多出于此臣嘗恭觀神宗實錄元豐六年有
太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于施
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爲是特未見于
當先請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
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
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載籍不聞
爲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
後用田同秀自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

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
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爲失禮然攷
其所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
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子大慶
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
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
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尙
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
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以奉上帝則齋之義
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
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
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允不
可以爲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
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
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
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齋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
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
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

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日之內變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于跛倚幾至僱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齋于郊宮雖強有力者亦苦于顛頓而恭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升卿之說敢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日行朝饗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丞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并于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攷古驗今于禮爲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他赦有賞資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

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致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王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難以伸乙之寃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況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爲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

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稽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李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則曰太祖立法強盜賊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強盜之法爲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悅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之敕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贓無贓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敕應持杖行劫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爲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

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原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索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間有死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爲詳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鑲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爲幸甚

論君道難易

內引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又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自能致之資威制強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爲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羣臣之朝典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廉恥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之變知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國家南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爲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

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爲易事舍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尤不爲難古人責難爲恭而臣願以爲易者義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爲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裁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爲眞周章控辭旣不獲命退慚僥倖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

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己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爲是者陛下終以爲是公議之以爲當然者陛下終以爲然方其未行人人顯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奏章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爲賑卹之備此真爲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

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爲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效攘稍失撫御起爲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闕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尙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爲過況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爲經久之利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一

攻媿集卷二十三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眾歎仰以爲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癆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旣近會慶在邇變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一日有司命戒于夙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羣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待立爲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缺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

何故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宮之聖意交懽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爲千萬壽未爲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曰三武王帥而行之不致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

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遠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爲九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闕休者止此一事可謂九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之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速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辨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爲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即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爲此則人心翕然而定

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惻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讒譏冒瀆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爲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爲本成王剪桐爲戲周公遂封唐叔以爲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咨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難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爲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

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
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
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
引故勉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
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
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讎橫生至
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
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
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壽之後方可
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
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講禮
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
始深爲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卅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願望翠
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旣而十三日內教十六
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

厄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
由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
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應須至瀾瀾臣等竊惟人子事親
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
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
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一來
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旣受羣臣萬年之觴竊
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
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
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
天性壽皇旣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冲澹凡軍國之
事悉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
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
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
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侵亘天萬
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爲明堂又屬
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
水爲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

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問閭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爲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爲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爲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牛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寢闕禮文觀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恭謹兢業過甚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倘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茲會慶節合上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爲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予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況萬乘之貴兩宮

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爲一疏上干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爲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爲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

孝哉閔子壽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月寢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願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間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變恭之實以整法褫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觀萬國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眾口之讒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歎爲謳吟化驕陽爲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爲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翕合于無疆之久而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以爲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爲難也

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爲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爲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爲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之而人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異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諷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難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爲君之道以厭服天

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爲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有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爲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爲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爲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汚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聽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爲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四

宋樓鑰撰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付託之重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卽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于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儼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爲後世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闕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

褚遂良恭已以聽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而權移房闔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而未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以致天寶之變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寬大藹然有貞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而其尤可憾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爲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爲急而不以位爲樂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爲任者能爲二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爲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

學問增修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覩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愆哉正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准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盪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爲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竑敢一一陳述伏惟陛下採擇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霧曰寧俾我遜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祁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佑而終焉不見側身修行之言何耶嗚呼宜王之意以爲周家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既一一爲之而早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林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他也

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對曰恭儉惟德無
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
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僞則知以德行
仁者爲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
以僞爲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僞亦
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雖離在宮肅
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人蓋于
闔門在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
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
不知莫若不爲蓋言之無不聞爲之無不知者易傳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
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
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
恐有聲音笑貌之爲有無人則輟之僞故敢僭越陳之

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
游闔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
或譏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
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
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
日雷霆轟轟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橫恩
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
有可觀矣陛下視今日爲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
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
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
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始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
直者日疎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
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卽政而訪問于羣臣也
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言天下之
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
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
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爲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
下裁幸

議祧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從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宜祖而祔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祧僖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紊宗廟之大經當年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弁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採錄皆以偏辭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旣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

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實爲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爲始祖則太宗爲昭真宗爲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爲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于禮典其年三月已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甚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旣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節文太祖皇帝旣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宜祖旣祧之主宜有所歸欲

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攷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不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晉之說附于天興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足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禋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攷定爲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禘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文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禘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禘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止故用唐創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廟廟尊爲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封于周故商周皆

尊爲太祖唐自涼武昭王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不能推焉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攷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太祖之與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爲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攷尊僖祖爲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于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攷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附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附唐有典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附以不欲以祖先而附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附爲順今太祖既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

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可用景靈宮祭聖
祖用素饌則王普耐天輿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
之說築別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
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
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耐
于輿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
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耐于輿聖爲是
至貞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
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耐與聖廟議
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爲僖祖當用唐
興聖之制立爲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
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耐于孫之廟
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
卽廟而饗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爲允當更乞行下禮部
太常寺攷議制度施行

議明堂

部中
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
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

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祀
也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
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
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准本朝典
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
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啓可以祭
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莫重于斬衰況事父孝則
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
啓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
卽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
集議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
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
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攷之典故累朝間有大
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
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
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某等
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禴祀因大喪而廢大祀

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尚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紼者乃敢塗龍轡之索人子居喪不離敢所故大祀則越此紼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殿敢之所則何紼之可越某等今議合候皇帝卽次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矣

攻媿集卷二十五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攷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爲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爲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旣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爲此書首篇誠足爲後世之深戒然臣嘗攷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爲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苟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敘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攷獲麟而春秋絕筆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晉爲諸侯

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
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
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
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困敦太歲
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曰困敦
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
歲陽歲陰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
日光之書此非好爲泥古蓋其歲陽歲陰書法當然也
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
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爲高矣不以高爲貴而以下
濟而光明乾爲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爲治在
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彖曰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
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
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
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
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爲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
之至至于蹇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
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爲惟后非賢不又
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爲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
其見大臣則在輿爲下御坐或爲起蓋尊德樂義不得
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
也中古以還君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
論道之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
孰敢干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
其相與何如也累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而
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
來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
覆轉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祖神宗
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臨宰臣而下奔
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尺之紙風動萬方疇敢
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

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道之下濟而羣臣得以卑而上行使芻蕘之說不墜于下任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下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爲也臣言若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放

論君心

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守温州號爲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賓客之事亦可應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巔水涯苟有一夫之失所皆己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爲明雖不設鉤距不爲巧術而下情纒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矧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郡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遠離君父之初尚効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涓埃之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爲天之子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羣下獻說

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奏章坐判可否況復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爲不至然臣竊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致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爲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于清閒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爲監司帥臣某州今付之某人爲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爲將帥其人之才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惡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內每思有以舉偏而補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知効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爲獻惟垂

聽而赦其愚

論本朝專尚忠厚

召除翰
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阼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爲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爲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爲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襲根據不可動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爲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四方賓服重

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啟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躋登茲是知本朝家法專在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陛下玉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遠離闕廷十有三年屏居畎畝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強近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首豪而糧道不繼爲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亦不能大

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曰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報也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以久苦足疾趨拜甚難控辭不一而上迫于威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就道復覲清光誠爲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不復可以爲國矣天開聖明竄殛元惡黨與以大誅斥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旣廢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腴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躉足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

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爲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爲能奔競拜伏竭資效產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旣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爲州爲縣公取竊取以自効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爲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拳拳首爲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

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文武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爲德人主亦以剛爲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一也雖曰以剛爲德而尤以好生爲仁臣事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投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于萬一惟國家累聖專以仁厚不殺爲主如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仰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爲剛強之事度亦非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漢祀四百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厚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仁宗皇帝尤爲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人能稱頌之文王微柔懿恭視民如傷疊臺穆穆順帝之則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爲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

剛德爲稱而皆本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爲剛強之事亦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然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帝干戈鉄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所當取法也陛下外鉏叛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奸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馭外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達資之來乘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解講之後累聖不復有北伐之舉宣和燕

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于姦人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榭榆柳塘泊之遺跡亦皆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不至此秦之長城千古以爲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不復可爲此如編氓之家與盜爲鄰所恃以禦之惟垣牆耳一旦盜入垣牆之內而畫平地以守其勢但多與之金帛冀其勿擾爾故雖以累朝承平策止于此況自建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未悔禍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旣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之成否尚未可必臣雖預未議非不知振發激烈以據宿憤救勝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爲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宵旰未忘顧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雪國家之恥其辱惟甚臣觀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

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己買和莫大之辱是時猶以爲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爲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爲念雖姦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己增幣尚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爲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爲無事則後日之害其何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爲而邊事未靖欲爲未可宜先定規模內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共要次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冗費等事皆爲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六

宋樓鑰撰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于下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效驗爲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爲災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据正或相苛責以爲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爲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旣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諛蔽欺棄

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鈴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爲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于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爲鑒或借秦爲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旣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爲過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旣爲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于初救之備至饑饉者旣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

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鑿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臣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爲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普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撿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

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黠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旣拒而不從嘗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爲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爲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爲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

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
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爲朱腳
白腳之法者有爲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
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
之吏因得並緣爲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
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
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
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吝吏
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誠使
他鄉皆然則已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
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爲而不可如
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
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
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
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
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既均訟訴
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
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

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爲
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爲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
有老姦宿猾豫爲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
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
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
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天下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
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
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
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
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
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民輸常賦猶不能給況重之以
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
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
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糜之不爲不厚而猶以
爲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
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贖

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金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夫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行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欲聖慈特賜詳酌改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卽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造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旣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

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者先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寢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欲以權筦之法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旣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爲成法律俾之遵行以惠閩粵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訟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爲細事在州

縣之閒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爲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思欲望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輸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狼狽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陛下深維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待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明敏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謹罷而退雜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

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視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

實用先主以其虛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
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
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爲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
召朱熹寘之講席渴于一見惟恐不及次對之寵擢于
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壅太公
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爲有用之學非若
許靖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及其
來前陛下傾待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學
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如振槁然
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陛下之去留正已失
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夫黃度亦爲之紛紜然曰
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之爲甚
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旣已得之今又去之
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
所以去之者曷故熹無職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
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
之貳俾以次對侍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
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

固已關係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繳奏以
裨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皇
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
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
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
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終于
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尚能
扶持不致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
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
爾况施于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
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
禮之意無始加賤墜淵之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
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
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犯天
威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幸

乞賜莫叔光諡及錄用鄭錫之後同視

臣等竊惟爲寮潛邸者儒生之榮遇施恩舊學者人君
之盛德仰惟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而終始典學習

與性成榮歸重道增光家法凡臣子之執經于初潛輔
導于朱邱者寵數特異仰見聖明不遺故舊之至仁其
有身為侍從而不及覩龍飛之盛終于庶察而不得霑
霈澤之餘者有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行
端良問學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秘書郎兼
平陽郡王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兼嘉王府贊讀在陛
下左右四年嘗賜以恬靜二字後雖免兼而朔望必見
愛眷優渥陛下憫其蚤世賜以金繪而贈典之外未嘗
加以異恩易名定諡故屯田員外郎鄭鏐素明經術通
貫古今教導諸生著錄甚衆任秘書郎日先帝時在東
宮陛下為英國公孝宗擢兼小學教授創置一員與知
樞密院何潛輪日入侍首尾再拜嘗進勸戒元龜一書
尤蒙褒美御書無逸一篇及學問清修歲寒等字以賜
之鏐之身後尤為哀替無家可歸一子遠宦奉九十之
母無以為養一子累舉未第無有為二人言者臣思臣
鏐實與同朝而鏐又臣鏐之師也臣等幸日侍經幄敢
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矜念使恩逮泉壤澤及遺孤誓
履不遺民德為厚實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徵明皇幸蜀乃祭九齡蓋忠臣
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職雖悔莫追此明主之所
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舊學冬在外服惟彭龜
年自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
見其無日不蒙召見恩至渥也韓侂胄方有弄權之漸
龜年知其必為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而
侂胄留為內祠是時臣為給事中林大中為中書舍人
同銜繳奏乞留龜年既不可得再奏龜年義必不留言
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國侂胄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
餘年矣去歲仲冬之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日
即蒙收召起于既老獨龜年蚤沒不及見史化之盛實
可憐憫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則
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卹或錄用其後仍
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舊之心下以激忠臣
敢言之氣實為幸甚

師筆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
疏折其姦謀復卹之典理宜優異臣已追贈未稱朕懷
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
子彭敷與寺監簿差遣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無不收召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湮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謚錄用其後而尤篤于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鏞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為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于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天長子師轍窮匱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栖逆旅所向不偶誠為可憫臣與傅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為之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寬與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不勝臣子之幸

攻媿集卷二十六

攻媿集卷二十七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西掖 奏藪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幸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趕打案中明稱淨黨勢迫見

有木柄鐵齒爬掣急把起爬掣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掣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弱骨上一下傷重于寧限內身死爬掣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偶有爬掣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是兇惡寘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攷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灰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爲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爲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睿

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中提刑司詳覆依

法斷造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估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冤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爲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三細繹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官條例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賄賂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爲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州郡詳覆而本司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富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爲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爲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別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爲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千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曰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爲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爲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爲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清恐不專爲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爲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好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爲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爲大患是當別議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駸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

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既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鞫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爲議者固以必不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不待申言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竊恐州郡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而斷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稱間有將賊贓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以應贓不滿之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爲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政恐

人之畏罪而不獻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敢讞乎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已深慮而況此明禁之乎低估價錢者取旨施行則今後必多賊滿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竊觀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寬宥有如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寃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真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卽申奏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附驛以奏聞付大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點刑獄官竝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爲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爲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默伏望聖慈詳察寢罷上件指揮實爲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恩澤

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尚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

行施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冊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舉也皇后冊寶親屬推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特減七人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皇后受冊先得旨應照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聞得旨與十人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舉之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卻復八人雖比之舊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審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樽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

事中 尤表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實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即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顏受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睿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從班人皆以為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中

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為一大中也為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為臺諫事體也為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郡陛下既以為權侍臣矣而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為朝廷以言罪人乃與所論之人俱坐汰斥實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強主威以尊

朝廷以弊姦邪以沮僥倖言脫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疎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為矣公議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鑒蘇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禮猶足以示四方儻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悅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

皇后歸馮家朝親屬推恩徵內門客蔣孝曾親

屬張孝說雷潤
種薄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中外悅服近來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為多然出自宸斷裁節橫恩大

率略盡臣輩尚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遇
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臣亦
不復論列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
孝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說霍淵霍溥白身補承
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衆人最爲太優蓋白身
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侍門前此止以李
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景說霍淵霍溥既
是親屬卽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內補官庶免又于十八
名之外別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
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容旨令親屬三人于所
添八名內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免
文解一次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八

宋 樓 綸 撰

奏議西掖奏案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舊秦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
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
于民惟是近歲游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
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
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
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爲言蓋恐未允公
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
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行

繳劉焯監司差遣聖旨首議禁職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焯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爲人頗有志于事功故
朝廷任以邊郡權爲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
之則知其入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
淫入于內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爲私憂然無敢以

攻媿集卷二十七

身任其事者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焯自任其事故一

以委之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

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

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焯爲之大遽徒以片紙

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

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朝廷調護爲之遣使爲之集

議始則降官會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

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爲經久之計識者方且

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

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

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焯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

苟免尙足以爲功乎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其志可憐

前日之擢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

其首議禁戕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

爲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

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

爲憚冒昧奏陳欲望慈寢罷上件指擲少俟事體平

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籍

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按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

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

之重平時旣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

社畀之而況帥藩乎峴之處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

憤其冤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捨前後

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尚且

不容隨卽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

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間

廢雖久衆尚斷斷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

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

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

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兵部侍郎于是

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

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寔以消弭則廉陞陟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下主張然後可爲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橫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濡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爲其能存廉恥侍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卽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彥邗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卽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卽取入文字揭取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爲賢

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爲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爲引退實有覬望強愼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汨喪廉恥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風采摧頽無復氣節汝諧士人也一聞裳有繳駁卽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職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放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爲黃裳繳論何顏復就從列黃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駁之職矣而汝諧秋毫無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爲容矣臣愿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爲得體責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憤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爲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貢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曰下赴部供職初四日
 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錄黃鄭汝諧辭
 免乞祠祿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么麼攝
 承西掖以論駁為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
 奏既動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
 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
 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
 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
 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
 施行之事不為不多乃以一小除目閱日已久何必留
 臣以啓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
 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黃
 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
 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
 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黃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
 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

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
 不復可為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為國乎陛下若
 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
 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恥
 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聽皆
 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
 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
 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為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
 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
 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為晚上項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諛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
 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
 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
 書行臣以愚意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
 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為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
 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命

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爲有才故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俛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祿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餘田產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傳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別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爲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爲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聞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賈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真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爲寒心當今別無生財之道惟賴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觀屢降指揮多取樁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宣取數多實爲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間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樁家

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內帑既虛封
椿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
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
以恭奉三宮爲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
所取之錢多爲內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
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
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旣不可爲
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剝疲民
取其膏血百十之連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
封樁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恭
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
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
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旣欲以錢糧爲恭請之用臣敢
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
兩內藏庫送納此項實爲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
則爲奉重親之用猶爲有名如後一項則爲不可府庫
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與念毋以

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
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
之不知爲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
民不知用多少筭筆竭多少資產輒多少衣食而後得
此故拳拳爲陛下言之望俯鑒愚衷收還詔旨務爲節
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卽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縉班行
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致隳紊茲忽聞萬鐘爲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遑鐘之爲人
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
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
凡曰籍紳之彥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
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就職固已
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尚曰舊人謬
廁從班實汗清擗但工諧諂何以當吏筆之嚴宜習歌
謠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

嗇恥與爲伍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鍾則孤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始陳大概敢祈睿斷亟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宄身當衆怨力拒斜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爲地亟伸繳奏仰冀聽從重干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八

攻媿集卷二十九

未 樓 鑰 撰

表議 項闕 意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頭冠法服等竝皆精繳幹辦卿藥院馮輔之黃鑑災

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內馮輔之吳思忠選郡上轉行黃鑑備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選郡

臣仰惟陛下卽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廷清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爲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竝特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寘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強慎自用不以法制爲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卽日盡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爲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器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

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卽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

示天下夫人主恃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為急橫恩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舊例以黷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並係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若于遙郡上轉行則皆為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遙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為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為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為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如文臣不為侍從不得為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各與轉一官其礙止法

人並與依條可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塞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為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霈爵賞益濫嘗攷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馭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作之初隨龍人並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為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陛下不以位為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黃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為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舊僚辭寵之實以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素煩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戴勲除知閣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勲者服勞五年職爲內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爲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倖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閣門舍人今旣故除卽合解罷乞祠祿而遽以知閣處之則爲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頒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候有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知閣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卽位之初龍大淵曹覲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間大淵白樞密院副都承旨覲自御帶俱爲知閣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罷劇就閒宜尤衆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覲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特寵弄權寢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閣無有

論者公議深以爲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如勲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爲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徹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以知閣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譙令雍旣以持服未可仕官勲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闕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卽乞如吳炎依蔡必勝例權差候有闕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爲煩瀆實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觀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厠于隨龍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關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兩殿文

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倓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藩邸講堂官轉官事乞酌為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郎曾經藩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今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干恩數等竝依淳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內王倓八人十四日得旨王倓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萬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鞬鞞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

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于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藩邸應奉人各與轉一官其王倓等八人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為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為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尚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

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聖旨並免罪

臣竊惟陛下即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眾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寔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益之如天若此等人一

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實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懷不自已犯分瀆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選不徒取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閤門帶御器械等卽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諳韜略文學之人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列人在閤門得郡遠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目之下卽已書行徐攷員額則尙有可議伏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爲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無不可者特以遴選入才之地此門不可遽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

而進予授苟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處分庶免攀援僥倖寢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中郎將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閤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閤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好嘗名薦書陛下寵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謙何等人攷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則謙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況本法自有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爲小使臣固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爲士人而不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則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斷追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觀其見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召試之寵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笏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依劉堯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遙郡刺史臣竊攷之劉堯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恩而轉遙郡非以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特授忠州團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陛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典轉行遙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攷之成法武功大夫爲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卽位之初所降指揮竝不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遙郡橫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遙刺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覩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宮以涇等皆醫官舊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古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

後省臣僚獨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縱肆所用之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周昭應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恕周昭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爲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涇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

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
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
申嚴之俾並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宜押等仰醫局
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
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爲細事亦間有書行自
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
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
差入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
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
三年指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爲額見今溢額人且
令依舊今後並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
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爲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
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
揮而廢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
視法令爲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
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爲何人伎藝之
精否攷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淳熙十二年爲德壽宮醫
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職差入內內宿淳熙十三年又

爲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祇應皆爲醫官局執奏奉聖
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爲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劄又因
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既
以二員爲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闢大
方脈以七員爲額正緣干求不止已是溢額數員可見
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
而舊法日以寢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
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
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
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爲皇
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
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其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瓌吳
瑒同爲大皇太后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
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瑒之
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
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

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瓌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尤其奏韓侂胄之真倖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璠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璠臣是以不啻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倖為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傳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為輕選臣不知傳昌朝為何人第以名簿籍攷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陰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閣進奉白身傳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傳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

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閑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放行本人轉遞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為晚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成國信國崇國三宮人李氏等係次

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歆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體雖若細微然倖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歆為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為之遷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為無名吳璠為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為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真倖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為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

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盡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爲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倖門白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二十九

攻媿集卷三十

宋樓鑰撰

奏議項闕
卷言

繳朱熹除竇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得罪貶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爲慶歷之盛臣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除宮祠深駭觀聽物論紛紛已而聞仍次對之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竇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閉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顧豈以加職爲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雖已去猶未出畫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祧廟事

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集議祧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衆要以不專視議者之衆寡惟其是而已矣本朝自開國以來立四親廟之後凡宗廟之事據經守正本無可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爲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爲主也自王安石論奉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始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人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宜祖祧主所歸攷之于禮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並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爲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熹諫之

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實惑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兒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爲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爲舉職况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伴門一開便以爲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爲恩不得者遂以爲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淳熙四年初支

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俸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既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熙亦不大舛今歲遭壽皇之大喪遣金國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爲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紓得徧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孳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橫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母母寧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玘不得真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竝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

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存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爲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宜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況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便嬖使令豈應優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爲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

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患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獲廩祿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遼豫之久中外日伺脈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蔚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並罷重華宮祇應此蓋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覆辜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子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爲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祇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爲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卽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並照

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衆官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樽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議

繳陸彥端將單恩並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爲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橫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爲矣陸彥端事太上皇帝爲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爲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子武功大夫併轉遙郡兩官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也礙止法等入竝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隄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

去年八月又以審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為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寒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洎奈聖聽動勞特旨臣恩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釋其干誦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為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

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實位合轉四官內兩資轉馬步軍都軍頭

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遙郡刺史請

殿請給等並依周典禮例支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引例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闕頃者屢有駁奏不敢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

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補其轉行遙郡刺史者蓋橫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為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攷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行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攷周典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上皇帝即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為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興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典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遙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為例乎況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猶艱難如此陛下即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徑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為忠佐者又援此例而進不可遏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典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

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舊法實為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郡刺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即合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遙郡刺史為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眾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放之太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又在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

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卽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為害愈甚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 林大中。韓

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官 觀彭龜年除職與郡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閣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侍郎得次對與郡侂胄解閣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內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僚舊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為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由尋遣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

尤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閣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冑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爲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侂冑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顧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冑彭龜年

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見優異韓侂冑初無過尤屢求

聞退罷職奉祠亦不爲過竝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冑事得旨令竝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當適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爲優異則侂冑之轉

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冑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爲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爲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爲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侂冑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冑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三十

攻媿集卷三十一

宋樓鑰撰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觀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喪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問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攷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資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彥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廉介自將種學積文足為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觀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為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州通判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白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右臣伏觀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實朝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浸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

津忍貧好學屬操勤廉舊名師困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爲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斷津至今沈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爲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尙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爲故戶部尚書孫覲所稱晚露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尙沈選調矧又稟資謙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繁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

名來上者右臣伏觀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真可以掌語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蚤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劉孝慶之比從事郎江疇學問精博議論闕放居爲人師頃爲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贖軍激賞酒庫所釀場門樓昉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昉二人與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却非宗黨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纒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慮自代狀

右臣伏觀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慮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攷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等卽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

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預聞政
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既難知知亦不
能皆合如列銜共舉復恐所見不齊既不敢泛舉資淺
之人又不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權不敢有私親黨
合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奏謹
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
辦刺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朝請郎權知臺州
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鎮物已著維蕃之績宜
為攬轡之行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
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庸使之
功右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薦沈端叔王度劄子

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
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揀拔器使然以某等耳
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
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為諸生由舍選擇褐成均
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嚮方其時權

臣擅國方斥遂上封言事之人而端叔奉檄校試廬陵
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
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筮庫
錙銖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
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
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
二十年僅有三攻學殖愈進文氣不衰為安慶府教授
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
攷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
廷擢用冀之館學賞稱其選

舉閩一德某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
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
院閩一德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
錄以為規警頃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
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某
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于撫字號
稱治辦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宿禮

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鉉闈方爲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興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罄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黃膚卿林椅劄子

同倪恩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旣不勝愛君之心無以効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追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臨安府府學教授黃膚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鑒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爲鄰後爲女真所辱究切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夷靖康以來動皆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文極便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以備乙覽則必憤夷狄之世仇痛人謀之致辱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爲疆國之謀文林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林椅淹

貫經術博攷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旣非泥古以違今直可據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其實喪熙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爲虛言實不可用惟椅之說燦然可觀二人者皆負才名務爲有用之學不惟編載有體其所著論又皆明白洞達有益于世聞其書各自繳進臣等仰惟聖學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擢用以示獎勵

攻媿集卷三十一

攻媿集卷三十二

宋 樓 鑰 撰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熙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起居郎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螭頭之班尤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黜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敢超遷之望忽叨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據疾之憂更重積薪之媿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真才俾退即于卿聯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僥逾彌增震惕伏念臣技能至薄見謂頓遲學術素疎且多廢忘躡遷左陛曾閱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懼記言之非稱矧是縝綸之要實參造命之嚴非智睿該通不足以裨贊國論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玉猷可使凡才

而預華選暫承人乏雖弗許于控辭退脾時髦顧豈容于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者有命自中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為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為榮前代選才必試言而後授近時攝事多滿歲以為真察之加詳過于明試臣自頃承乏最為罔功詞華不足以彰播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幽黜敢冀親除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亟收成渙俾仍記注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穆師言且安愚分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宗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于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模如臣蠢愚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于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于東觀為直詞掖方忝誤恩共貳史官敢汗清選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

專掌于王言庶或逃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直學士院者忽拜恩光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雖曰兼官亦當遴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玷世科雖嘗為場屋之技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之下列叨居西掖已懼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趨尚稽于問寢顧禁林何急于充員伏望皇帝陛下洞鑒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得人英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直學士院者惕聞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制紫垣久慚無補進官青瑱尤懼非宜蓋機要之愈嚴繫出納之攸繫自非學足以與開國論智足以深照事機或非其人必害于政臣退量至陋深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疎闕茲任塗歸之職是速顛隲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詞翰清切之地聖恩誠厚恩分難安自知斷斷以無他衆

必斷斷而不可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俯鑒忱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批救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權吏部尚書兼職依舊者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駁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脩門年除歲遷寢踰于始望寢驚夢愕屢蹈于危機惟茲瑣闥幾更月館遇事輒發徒自積于怨仇忤旨為多方日虞于呵譴敢期容獎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于東觀仍視草于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貸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真賢俾退服于舊班庶漸伸于歸志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陞兼實錄院修撰者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模臣才不逮中職多共貳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竽會一辭之

未措矧乍職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冒寵光進升論議銓曹至冗尙憂綿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讀者朝拜宸綸暮叨恩命退量謏薄采切驚惶竊以帝幄執經之臣尤高露門進讀之選自非耆儒博碩古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間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闕于七年起躐寢登于八座已不堪于共貳尙敢望于至三昨爲載筆之官猶慙于記注今進邇英之列安有于發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鑒俯照愚衷儀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聽伏念臣庸陋無堪敢萌榮望比自三汚朝蹟六閱歲華太上擢之冗散之中俾居詞掖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銓曹侍帝幄之深嚴極儒生

之榮遇汔無毫末仰贊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溢近遭介弟之戚復有家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遑處重念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衰衰喜懼交切久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畀臣祠祿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幾不妨賢路少道身災于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 慶元元年五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郡者聞命云初揣躬知懼伏念臣久汙近綴無補明時自憐小器之易盈况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悃仰叩宸聰果蒙從欲之仁俯遂閒歸之志已爲厚幸敢冒殊榮乃叨寓職之恩仍畀典州之寄實踰始望爰瀝枕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真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恭拜絲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當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耆德豈容一介之賤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入脩門十更除目經帷史觀實爲儒學之華翰苑銓

肖寔蹤從班之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旬外之章幸動慈高之聽本欲少休于疲曳敢期疊受于寵光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特回成命原以祝釐之祿從其學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干宸扆伏念臣比以便親求外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寓直寶發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以遂私心誓當勉竭疲駑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卽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頗重始則冒風作熱以臟腑下利年已八十有六平時雖幸康強而血氣既衰不堪觸動今既伏枕旬日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無退候東家惶授朝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又准七月二日指揮以臣寮奏請將應未申到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起發仰惟陛下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願卽祗郡事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僂然方命迹幾似之儻不投誠陛下竊恐難逃譴責震恐憂懼無以自容臣與老母相與爲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

單騎先行若更遷延月日深恐輔部久無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無以自追欲望聖慈察臣由中之言出于懇切特賜宮觀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幾母子或可保全盡出天地父母之恩庶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二狀

臣比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臣暫還鄉曲卽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冒暑感疾癘痢交攻屢瀕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養得旨不允此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赴官日限指揮明詔之類詞旨溫厚俯矜危惻洞照真情登拜三讀闔門感涕臣仰銜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隨卽再請今詔下幾旬踟躕不遑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日月安得頓復舊觀詎勉上道深慮顛隕母子相與爲命又不可單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婺女久曠守臣之職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禱欲望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宮觀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亦足仰助孝治之萬一千冒天威臣下情

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者拜命三次周章踟躕無所措躬伏念臣蠢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便親求外過家上冢悉荷矜從誠願勉竭少圖報效而況臣所得州素爲浙東佳郡財計粗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竄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脾痛楚幾于委頓闔門無以自存驚惴度日此去舟行三日至越遵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尚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難支吾若迫于威命勉強登途脫有不虞萬死莫贖昔陳實爲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爲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矣臣雖不孝安敢爲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使臣得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婺州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左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感疾叩宸陛以陳情荷溫詔之一頒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專心醫禱之營仰戴恩私寢成藥喜忽蒙東記再畀藩宣不移東婺之輔邦俾遂南陔之孝養固當仰體趣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幾近九齡之老雖官程甚邁尚踰數驛之遙儻扶持以亟驅恐疲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向于宦路或講宗盟親疎之間悔吝斯起憂患不堪于累歲聰明尤減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別選長才庶安衡泌之居以盡晨昏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復元職名依舊宮觀者臣逃聞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生遇昌期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閒處此累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遭白簡之彈躋地靡邊敢冀青甃之舊忽頒

綸于北闕復寓職于西清拜寵若驚祝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微蹤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亟寢誤恩庶安敝里之居免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郡者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踰三紀非敢爲高論思無補于清朝更迭遂求于輔郡爲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職而畀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久伏丘樊豈不願承于任使儻無疾病猶當出效于驅馳茲貢需章實有危悃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沈疴臣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疾願二人相與爲命無一日不會用醫湯藥扶持苟延尋景里閭勞苦具見真情心志已凋豫切不虞之懼頭顱如許寧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舊物許令終養以全烏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康鹿之性

乞致仕狀

開禧二年十二月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聖時叨綴從班曾無補報憂患餘

生自貽嚴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于紹興七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仕于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聖旨不允者引年有請願畢餘生賜旨未俞敢申再瀆仰動蓋高之聽冀垂從欲之仁竊以致爲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清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既無奇今將安用不堪荷橐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偕隱子欲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況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量病體何必待年揆以禮經適當納祿弗容自默非敢爲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啾啾遂終齒于幸民許掛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復元職者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遂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呵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旣坐糜于祠祿復進日于侯封增衍圭腴方申謝牘敢圖睿眷尙及孤蹤未容掛神

武之冠仍為洗丹書之籍寵還故職以資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輿言之弗貸欲望皇帝陛下鑒由衷之惘惘垂盡之年追寢諛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

開禧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龍圖閣直學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引年載請方拜俞音進律過優幾成誤寵重念臣仕參法從歸即隱居多病蚤衰久有掛衣冠之志為貧急祿尚存戀棧豆之私不因及七十之期安敢為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矧惟漢閣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赴功之彥豈應昇納祿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渙渥念臣素知止足俾臣粗保始終惟舊貫之是仍庶餘生之無媿臣除已遵奉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

開禧三年十一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可用老而益衰既已引年方茲待虛忽蒙頒命不知所為况號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為急有如臣者將焉用之輸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

列則又為廢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悉自衷誠而吐陳冀別用于真賢庶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鑰召赴行在即具奏辭免恩命奉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者召命鼎來亟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告老方新憂患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據瘼之危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上聖雷霆之斷復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亦為之吐氣雖曰杜門而待盡寧當俟駕而後行實以蒲柳蚤凋桑榆暮迫病纏雙足時歷半年弱質既衰曾鍼砭之弗及餘災未殄致醫禱之無功已分終窮豈萌他望仰蒙簡記首預旁招已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綉綉更加禮遣之優恩存澀丹心仰干洪造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畧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素志或寬歲月俾息田廬僮拜起之粗堪豈奔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樓鑰落致仕除翰林學士日下前來供職者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性資顛蒙學殖荒淺仰逢休運屢黜周行本無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宮之名表有媿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久塵薇省攝承翰苑親預禪書兼內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自勉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憂患嗟視蔭之幾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矧嬰沈痼期保餘齡逮茲更化之初狎奉趣歸之旨循牒固請出紱又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乖素志正齷禁久虛之席尤懼非才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髦俊俾可是職大放厥辭庶德音昭示于萬方雖武夫亦爲之三歎獲苟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繼具奏辭免狀准詔書不允者屢辭召節已千方命之誅疊遞詔綸又冒執愚之懼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廢江湖豈非臣子之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之至榮而臣昔者攝空寶由

西省今焉被命乃自外方身已納祿而復齒垂紳之間仰上恩之特異年過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真近此之所無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爲不可進退之際踟躕靡遑欲望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或不容于固請姑別處于間曹雖懷知止之慚猶有可勉之理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聖慈除臣翰林學士仍依故事本院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宣入院充學士者遠頒除命賁臨東海之濱甫覲威顏徑上北扉之直重勤主眷申遣王人荷新渥以無堪撫舊游而自失伏念臣學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鵠序浸上螭坳紫微久典于訓辭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侍金華之嚴史觀綴文久攝玉堂之邃投閒置散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被優恩不容臥家趣使赴闕對邇英之閣曲輪淵衷登螭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盡變况聞榷棟之存更已試用功旣衰焉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瑟以更張聿修治具出絲綸而彌大下取故臣欽佩隆

知頗驚羣聽臣敢不勉尋末學增葺寡聞彊爲說散之
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兼侍讀者疊拜恩光彌深震恐伏念臣頃者攝承文部
兼直禁林進讀露門無匪高華之選退耕綿上不堪憂
患之懼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放圖出綍
復使彈冠況在七旬之餘悉紓三組之重不惟共貳俱
俾爲真有如朽鈍之蹤曷稱便蕃之寵欲望皇帝陛下
別圖衆俊無備一夫念齒髮之早衰察精神之不及姑
仍舊貫尚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具奏辭
免伏准詔書不允者詞禁再登甫祇官次恩光三錫益
震恩衷貢遜曠以未俞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無
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于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攀
坡之舊已懼不堪居從藁之先尤爲非據況二選並稱
于劇部而九重密侍于通英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

之懼欲望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頽齡既知斷斷以
無他安得多多而益辦許客避寵庶免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
者臣再入脩門屢膺寵渥周章亟拜踴躅靡寧伏念臣
頃遭從班膺共衆職旣典銓于選部仍視草于禁林茲
皆遂于爲真又已參于進讀更頒恩旨俾預史官比緣
疊組之煩疲于奔命乃若汗青之重無所措詞至今媿
之况復老矣三者已難于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
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以國典
爲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駑力

攻媿集卷三十三

宋樓鑰撰

狀劄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元年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于天聽伏念臣危孤之蹤自慶元改元
蒲外因遂投閒十有三年而尚遭排根不已屢欲陳乞
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繼遭內難卽吉之日甫及
七十引經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卽爲終焉之計人
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
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除目下及于里門
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游蒙親擢加以
兼職又且俾典貢舉非不願勉竭衰悴少伸報效重念
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
文字之冗經筵史館皆非所堪近以中暑招醫不敢謁
告步趨拜跪強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陪久妨賢路
且玷明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歸老田闕實
戴天地之恩敢忘君父之賜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惕聞渙渥宸震危
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汗朝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
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奉親置散
投閒久作山林之計匿瑕舍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
摧剝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
長于六官且悉歸于衆職竄爲過分何敢僥求況已越
于從心比再祈于納祿不圖睿眷擢筵樞臣典選固難
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秘殿之名兼預儲
寮之列誤恩下逮羣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
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
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儻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
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對衣
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尚方錫名駒于內廄臣
庀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之間復冒恩榮之辱禮
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

有 覲 使 之 安 分 抑 免 傷 廉 特 降 指 揮 追 還 所 賜

辭 免 同 知 樞 密 院 事 劄 子

臣 准 尚 書 省 劄 子 奉 聖 旨 除 臣 同 知 樞 密 院 事 依 舊 兼 太 子 賓 客 特 降 中 使 宣 押 臣 赴 院 治 事 者 誤 恩 狎 至 撫 己 增 慚 伏 念 臣 頃 備 論 思 久 投 閒 散 荷 皇 明 之 收 召 加 寵 渥 以 便 蕃 俾 參 樞 筦 之 班 仍 預 儲 局 之 客 已 爲 過 幸 每 懼 弗 堪 曾 煖 席 之 未 遑 俄 歷 階 而 使 進 本 兵 至 重 寧 容 濫 吹 之 人 偃 伯 云 初 茲 豈 養 疴 之 地 尚 蔑 一 毫 之 效 遂 叨 二 府 之 真 念 朝 行 之 髦 士 甚 多 況 天 下 之 逸 民 未 舉 不 應 邇 列 乃 以 序 選 欲 望 皇 帝 陛 下 俯 鑒 由 衷 毋 嫌 反 汗 遴 選 英 才 而 圖 任 姑 令 舊 者 之 少 安 亟 賜 俞 音 免 貽 羣 議

辭 免 參 知 政 事 劄 子

臣 准 尚 書 省 劄 子 奉 聖 旨 除 臣 參 知 政 事 特 降 中 使 宣 押 臣 赴 都 堂 治 事 者 承 命 下 臨 撫 躬 增 惕 竊 以 中 書 之 本 萬 化 固 資 參 預 之 良 近 弼 之 有 貳 臣 足 稱 倚 毗 之 重 敢 言 推 擇 誤 及 凡 庸 伏 念 臣 洵 黠 從 班 叨 庠 宥 府 才 再 周 子 月 瑄 已 疊 被 子 恩 綸 玩 愒 自 慙 于 事 功 而 何 補 衰

疲 既 甚 況 疾 病 之 復 侵 方 將 俟 便 介 之 旋 便 請 掛 衣 冠 而 退 忽 驚 寵 渥 俾 預 政 機 載 攷 舊 章 間 有 三 人 之 同 列 若 稽 近 比 未 聞 兩 地 之 贊 員 伏 望 皇 帝 陛 下 俯 察 由 衷 曲 憐 過 分 收 還 成 渙 願 亟 賜 于 俞 音 茂 東 英 才 以 共 扶 于 興 運

賀 東 宮 上 御 書 居 仁 牌 劄 子

恭 審 寵 錫 宸 章 聿 新 戶 冊 前 星 少 海 益 嚴 壯 麗 之 規 安 宅 廣 居 深 寓 藏 修 之 意 震 亨 協 吉 日 進 無 疆 叨 預 下 寮 欣 聞 盛 事 容 卽 陪 于 賀 旅 敢 先 貢 于 忱 衷 伏 望 令 慈 俯 垂 鑒 察

乞 歸 田 里 劄 子

嘉 元 三 年 四 月

臣 輒 伸 衷 悃 仰 干 天 聽 臣 聞 七 十 而 致 仕 禮 之 經 也 一 介 孤 遠 素 安 平 進 遭 際 累 朝 三 入 周 行 寢 塵 法 從 年 未 六 十 卽 遂 投 閒 屢 思 納 祿 正 恐 或 以 爲 矯 母 喪 旣 終 適 當 七 十 再 疏 得 請 自 謂 平 生 志 願 不 啻 足 矣 敢 圖 聖 慈 更 化 之 日 首 賜 收 召 力 疾 趨 朝 一 見 天 顏 盡 畀 舊 物 旋 由 樞 筦 進 貳 政 機 皆 非 夢 寐 之 所 敢 及 玩 愒 歲 月 毫 髮 無 補 日 負 憂 懼 重 念 臣 今 已 七 十 有 四 當 戒 得 之 時 而

況筋力日衰每虞僣仆素有足疾曾爲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戀慕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哀悴許臣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萬幸

第二劄

上章有請願致爲臣頒詔甚溫未容得謝敢洊陳夫愚悃用仰冒于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仰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盡鐘鳴夜行當已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聽放歸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第三劄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洊頒渙渥未許告歸三頁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聽仰千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級上恩至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

借以自陳惟是年實寔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爲甚過了無橫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譏豈能尸曉久妨賢路奚補公家屢屬藁于皂囊終投誠于丹扆仰祈聰鑒俯察衰蹤與其偃蹇于朝重貽鑄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

前筆鄭爲時督艾秉國樞機進退之間重輕所繫數願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猷毋庸遠去

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閏二月

臣敢傾危悃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是歲一發數月甘爲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舊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又頒趣行之命扶僂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荏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既違古義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傷感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顛踣是虞

茲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惟蠶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懼祈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陳願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為期竊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旨驚脊籠之過優舊或施于累押之餘今乃用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遑安伏念臣學術素疎宦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踰分政途深媿于罔功況在縱心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猶玷邇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列殆幾貪祿以忘歸福過災生重以鶴原之戚日暮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拜每虞于僵仆覲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戀棧之心志意已凋但有麋鹿投林之想倘得退尋于醫藥庶幾尚保于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告老尚闕俞旨造膝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之瀆庶蒙萬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幾成去國投閒置散自分終焉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頭童齒豁固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鐘鳴烏可夜行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迷于瘞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期深有滿盈之懼弟兄猥衆凋謝奚堪疾疢交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挺災伏望皇帝陛下洞鑒由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磨符之寄亦不能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樂清時之鐘鼓尙佚餘生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聖意眷留溫詔稠疊仰體隆寬復就班級本未敢再有陳請瀆冒君父實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奔走使其無病尚可支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尾駕朝獻景靈宮乘騎拜跪幾致顛踣翌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政之次方欲風退緣積雨陰濕不惟發動足疾適苦

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以下之所親見
十日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醫用藥僅得少定至
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假彌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
宗廟駿奔之際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
全兼臣先已掛冠又過數歲強顏浸久自知人言不貸
以爲貪祿忘歸一旦疎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陛下
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宣押之煩輒貢囊封
額天有請伏望睿慈矜其過老察其由衷許臣依舊致
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
氣耗難以龜勉趨走既忝參預又不容安坐養疾是以
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
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疾甘爲廢人不自意全得至
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預明
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中
實枯心欲爲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無報效之勤
立則欲僣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人言況復近因風

濕之侵初爲食泄之疾眩暈幾成于顛仆摧頽重費于
扶持雖轉刻以復醒亟還家而歸臥仰蒙予告得遂呼
醫自憐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
一朝或作于周行萬死難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忱
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壟庶可訪尋藥石收聚精神苟餘
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
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蓋高之造實緣有未
盡之誠輒于蕭谷之誅冀動凝旒之聽伏念臣少無所
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睿主當
改弦之始俾微臣仍曳履之餘擢寘樞庭遂進參于黜
殿重糜廩粟曾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諫于人自知非久
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羸能力勉于步趨因謂
尙堪于驅役烏雖飛而宜下可不知還燈欲滅而復明
安能長保當未及衰殘而告退況今以疾病而有求倘
遂伏于先廬庶少延于暮景伏望皇帝陛下俯憐疲瘁
亟賜允俞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

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遡九重而請命
祈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職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猶古人不廢況
大臣之退退繫朝家之重輕有如賢卿蔚為國老類聞
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
懷益務交修毋思獨善

親書奏謝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累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
眷留本未敢洩冒天威近在堂中忽作革職幾至顛仆
謝告呼歸尋即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尚闕俞音情
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
恩旨臣既粗可支吾且聞居家引疾素無宣押之例惶
懼承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
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謂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
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
酬洪造之萬一謹于中夜齋戒躬伸奏謝來日自當俯
伏宸陛控敘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某政和

中由卿列擢守鄉郡興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
卽報可其後在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
聚相應如杭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
邑亦多塗炭惟臣祖申飭備禦多設方略闔境無虞就
陞徽猷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聖書褒美皆親灑宸
翰雲章昭同海邦增耀城內一湖舊有十洲三島最南
一處適與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錦照堂刻碑堂中以
侈上賜中更兵燬巍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為小廳
碑石暴露隆興元二年間州郡方始再建及今五十年
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顧么微
猥叨誤恩置諸邇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竊惟家世之
舊不敢自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
時增葺倘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
指占安泊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
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蹤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卽備儲寮仰蒙令慈
眷顧加渥退念略無毫髮可以補報每切慚悚某伯父

故淮東安撫琦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蠶婦之勞苦畫成
耕織二圖各爲之詩尋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
加睿獎宣示後宮至今尚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
皇太子殿下淵冲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
罔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爲天下大本或恐
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揆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
錄跋語裝爲二軸伏望講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
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冀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
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
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遭際
三朝四人周行年除歲遷寢至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
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恩渥
益隆遂塵樞筦進參嚴嚴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眷
留再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允
命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髮凋壞衰
相日侵筋骸疲瘁隱痛交攻每趨朝謁悉出勉強深懼

僣踣于宗廟會同之際有玷陛下保全之恩顧豈有入
仕則在古制之先而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
冒之譏難免人言臣自知愧有靦面目伏望聖慈矜念
衰殘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
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恥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
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
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
除以待次郡守是爲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
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興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久
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
渥也迨至今日往苒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略
盡獨臣久玷政途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
人臣視爵祿爲己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
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拙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
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然有
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尚強猶

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疏智短不足以任共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為圖山林閒燕之適也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涓水之圖功安能為役與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尚可龜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暮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告老將歸竊天有請蒙恩未允躋地靡遑敢干方命之誅三貫乞身之惴伏念臣屏居既久得謝復來初期一拜于天光徑還鄉社豈謂五經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已疊勤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于要津致坐妨于賢路況復衰頽益甚遂已至踰七望八之年參預無間何以佐成五登三之治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榮親奉玉音謂正資于輔佐游頌綸命又有及于典刑仁慈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逮下在微臣皆非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疾既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行多則

蹇于進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陛下特垂睿鑒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使歸安于故里巢山長往孰云堯帝之遺黃綺終辭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覺費辭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上天聽伏念臣衰瘁至此實不堪為世用仰蒙聖恩擢竄政路首尾五年平生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無歲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睿眷溫詔曲留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七十有六矣已無顏面向尚玷通聯况自入春以來屢以病告兩嘗吐痢俱作再以淋瀝為苦近復以暴下累日爾然弗支形體瘦瘁飲食絕少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僱仆大廷萬目並觀徒為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頗何足言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以全暮景實為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慈不惟未賜命允又勤詔旨仍降四項指揮不容引退臣感激

恩遇哀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
收召旋自西府進試東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
進凡前日水旱饑疫蟲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
穀順成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
員尸素于此豈不仰戀明時而乃自求屏退況今郊祀
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亟駿奔之列引疾何去此豈
臣子之情實以屢困疾病筋力頓衰精神懨懨不能自
持正恐當聖主精意明禋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
走萬一顛沛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
以塞責是以不復更敢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投告君父
及此秋季祀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桑梓得為太
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為餘生之幸再瀆天威
臣無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馬三瀆于冕旒
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傾敘溫詔游頌已窮告老之辭
深感留行之眷惟是臣荏苒五載侵尋八旬略無橫草

之功固已難居于邇列若匪負新之疾猶能強處于周
行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幾經告假日媿空餐近雖
勉赴于斯朝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尚謂其矍鑠考
觀者寧免于揶揄今則骨露神癯行遲坐困髮種種以
如許視茫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壽則多
辱之訓皆所當鑒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君父惟乞
皇帝陛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未至顛沛之時使
得早遂歸休之請首丘在望沒齒難酬重冒天威臣下
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乞致仕劄子

嘉定六年正月

臣輒瀝危懼下冒宸聽伏念臣衰爾無堪叨塵政地四
年于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睿眷詔旨丁寧又復中止
舊歲多病內外交攻齒髮並侵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正
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既不得請日夕兢懼迨原廟太
宮闕丘行禮之際陛下實恭虔崇神元昭格而臣筋力
弗強足膝俱憊侍祠跛倚幾于偃仆臣實無以措躬旁
觀亦為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未敢奏陳雖
幸俱免疎虞而雪深寒勁采所弗堪拜起蹒跚有失臣

子之敬況今遂年七十有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恥安煩戀劇之謂必不遑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無以自明是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貼黃臣昨者齋沐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畢榻前控陳既而展日至再賤疾愈致發動適值同列在告勉強陪班痛楚特甚呻吟宛轉幾不聊生元正朝謁使客在廷皆弗獲預機務叢委非可養痾病體支離豈堪任事雖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以俟威命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頃自從班爲親求歸繼遭排摠十有三載百謫備矣不敢遽掛衣冠恐或者以爲躁憤其實無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請自謂餘齡無幾平生出處遂保始終敢罔睿恩起于既老擢寘近列皆出天地生成

之賜職高任重憂懼日積俸優分溢滿盈自畏況兼年垂八袞衰疾交侵醫療未效玩愒滋深合是數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累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沒齒圖報千犯雷霆之威席檠俟禮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自揆逾分不當更申黷冒真情迫切敢犯威嚴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維新比年以來大臣之進退猶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皇恩如天保護臣下邇聯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眷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乏才術少不如人今焉及耄顧何足算力不逮心既無以佐萬機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訕使其蹒跚後塵已爲徒妨賢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勉竭有所不能歷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爲宜去亦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祿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洵有危懼不容自已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義而在漢尤以二疏爲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而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爲欺公議不以爲過正以其年既篤

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爲役起于掛冠貳政累歲賢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災生拙恙交攻呻吟宛轉殆無生意三宜去三上封章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遽稱疾篤以欺君父又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幾二疏之風抑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倘得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紀無極若筋力尚可勉強猶當一拜軒陛之下以展犬馬戀戀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威顏臣下情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可以感

動宸聽仰蒙聖慈親御翰墨眷留至渥予告至再祇服異恩敢不退聽初亦自謂幸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災生終歲疾病入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衰悴痛楚愈難支吾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事歸伏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之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悃洵瀆宸聰臣老朽抱疴五上乞身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曾無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絕之命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忘事之戒奔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會未嘗托病苟且況冒居邇聯首尾六載日謹昕謁退而贊貳政機應酬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勞然竭其區區之愚每欲粗伸報效猶以不稱爲懼今則筋力已愆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使者在廷皆阻于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顏豈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辜任使下妨賢路懷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實公言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旣滿

不吝勉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稍請著令止許百日是
敢申布忱衷控投君父伏望睿慈察其迫切曲賜矜憐
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苟存喘息以見松
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
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干天地之造
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邇列于今五年自揣
疎庸歲歲求去奏疏徹聞無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
其譴呵而又親灑宸藻過形獎飾區區所陳竟闕俞音
使臣筋力未憊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驚蹇以答隆恩公
論私計猶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累旬略無退證醫療備
至不容措手惟有決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
憂懼庶幾消弭災咎假息餘齡倘得畢志丘壑則君父
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尚暄若俟假滿有請必致
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欲乞聖慈

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尚可生還故里不然
則必至斃踣于此情實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臣某
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
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
特灑宸翰賜臣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侈祖孫破
遇累朝眷寵之厚以為敝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
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
蒙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綬扁榜
是敢仰干令慈望賜某二大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
勝幸願

宋 樓 鑰 撰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敕朕退朝之餘務學爲急開選英之閣肆求經史之遺
言對無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有資于勸誦顧何
憚于增員具官某秀出天支蚤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
宣出藩入從之勞條冕董之言尤見憂國愛君之意謹
銓衡于選部實領袖于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于
通鑑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寶訓之書爾其因事進
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尚服異恩
以稱公選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轉歸吏部除

帶御器械依舊幹辦太一宮

敕具官某爾給事官省謹而寡過肆還寓秩列之銓選
屬鍵九陛仍護行宮往哉惟欽毋替于舊

武經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視古爲盛然以屬近行身得奉朝

請者亦鮮矣爾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雅授以正率日
陪近班尙勉之哉以永終譽

許從善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論賞雖
曰踰時亦不失勞矣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縱吏爲僞
以陷人于深文臺詠來上罰其可追再鑄厥階歸務循
省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鑑降兩官

敕具官某爾職權酷驚擾田里憲臺按治闢訟自解削
秩免官以正名分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敕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爾按吏不審乃
諷脅理官僞爲文記以傳致其罪彼罪雖得爾其可佚
罰乎毓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資

敕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爾以庠

校之彥為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

何謙韋益竝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爾隸西省韋益改東

省亦預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權貨之禁至為嚴密治中別駕實專掌之爾職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關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無素削秩免官以懲不恪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敕朕嗟種南郊祇見上帝爰推滌澤以及萬方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有子以廉車告歸爾亦預此卹典尚其有知欽承休命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皇子嘉王府都監韓

世榮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敕官躋橫列使領遙防是為右選之華用示內班之寵具官某進謹赤墀之奉退祇朱邸之勞歷年寔多以疾來諗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真祠尙服渙恩以保終

吉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歲封孺人

敕具官某嫡母孔氏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為命士予之湯沐以為晚歲之華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韋潛心舉主降一

官

敕賢引其類固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于定制具官某早登臚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既深有字民之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具獄既成莫掩貪夫之迹攷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嘗遇于霈恩姑稍錫于命秩尚為寬典毋有遐心

嘉王府講尙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敕朕有元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導之以經術既闢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喪具官某造理精深處心夷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兒之游最專且久博文約禮欲著乎心攷古驗今如指諸掌因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優茲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胃非務為章

句之徒發經史之微尙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直

仍先朱郎之僚進有賴于論思退尤資于講習其祇朕命式究爾心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敕具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兒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至終篇旌爾賢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秉乃心相與發明經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敕具官某朕肇禮南郊爰肆霽澤士有一眚咸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闕日著聲績如爾之望者顧可後乎爾守襄陽煩言洊至稍鑄寓職于今三年因予泰時之恩歸汝寶奎之直其祇寵沃益懋爾功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制置使司奏舉知黔州敕具官某蜀道萬里士有負文武之才者朕何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職制使謂爾通練老成連帥又稱其沈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試爾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

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

敕具某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職于幽苟利吾民雖遠必錄以爾神廟食海嶠久著靈迹卻蠹蜚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癘疫有司覈實具以上聞錫爾嘉名畝予茂渥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蓋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左以總諸道之貨泉設屬支郡以究山澤之遺利爾其屬也冶工爭攘至相戕殺爾實啓之劾章既聞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虔庶乎知警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等放罷

敕具官某爾並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么磨敢爾披猖鑄秩免歸尚爲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該奉上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敕朕推尊烈祖務極隆名寶冊之嚴式資辦護均行賞典爾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衆職橫班秩峻既

兼留務之華高廟禮成實任賢勞之首爰加命秩用答爾勳

倪思等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敷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斯既駭予聞致貽伊戚具官某夙推清望遍歷華途比因繕監之選爰謹屬察之薦家既傳于清裁人亦謂其端良俄隱隱之逮彰何貪心之已甚攷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脫于七階俾爾姑鐫于一秩勿以懲美之故而忘推轂之公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敷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為南蘭陵以戶曹為賢而眾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不可廢也其上

一秩毋忘省循

隆興府住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

敷具某神國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侯人神一也以爾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沒而能著靈響有功利以及物手植之槐猶在舟行之禱必答予之好爵其

尙欽承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

敷具官某朕視嶺海猶畿甸也爾守蒼梧而部使者謂爾加賦于民且曰遂祠請而未拜聞劾章而徑行雖已挂冠豈容幸免姑鐫一秩以示薄懲

從政郎錢逃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

敷具官某細民以煮海為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爾仕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爾為逋逃之淵藪何耶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貶其尙何辭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轉歸吏部在京

宮觀

敷具官某服役內廷兼官王邸克勤所職以疾丐閒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尙欽朕命以善爾躬

成鋪知黔州

敷具官某爾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雖遠委寄不輕外控夷蠻地當一面命爾作守凡牧民固圉之事尙勉之哉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宮祇候董友聞

轉歸吏部

敕具官某爾職聯中禁使領遙團其事累年以疾求退俾仍舊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

秉義郎閤門看班祗候韋琳報班差錯降一官

敕具官某朝儀尚肅寶贊尤嚴進退降登視以為節抗聲失度時汝之辜爰削一階以懲不恪

郭棣知瀘州

敕掌殿嚴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閫之顧憂茲煩鎮撫
曉予世將聽我訓詞具官某稟資沈雄馭下嚴整出臨
淮海當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久護千廬之密比歸故
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控彼蜀道靡有蠻夷之外侮何
期蠹賊之內訌狂卒稱兵衆無與者仇人假手天寶誅
之顧平時謀帥之甚艱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
兪曰汝諧爾其設方略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反側凶
徒既殄無問脅從義士實多當行第賞綏爰有衆遂令
境內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之暢佇聞嘉績別議優
恩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敕具某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里苟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靈貺尚其歆奉以惠遠氓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幕府不能自潔其身乃與胥徒共為姦利償券焚歷欲蓋彌彰錙黜示懲尙服寬典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敕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間乃爾失當諒其非故姑示薄懲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致仕

敕具官某父某比肆郊需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為命士授之武爵以為晚歲之華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

封靈惠妃

敕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靈響之著聞豈得恩榮之特異具某神壺彝素飭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

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既極小君之寵禱所昭答遂起侯國之封仍靈惠之舊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祗朕命益利吾民

朝請耶張抑係舒光舉主降兩官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池陽郡博士爲賢而舉之閱歲已久乃以賄聞比申舉將之罰惟爾在哀疚而未及既除喪矣其上二秩毋忘省循

遷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

敕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西陲屬韃九陞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邊塵不驚智勇無以自見而首尾五載固圉有勞徒之大邦陞以遠團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趨功名毋忝爾祖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敕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篇篤恪勤厥職式閱其勞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塵策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一日今

帑中之藏至失十萬白發吏姦汝之職也詳究始末失職已多而又不能自別于貨貨之嫌再鑄厥官歸務循省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爲鄉民訴水傷擁

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試邑輔郡能聲徹聞秋潦爲災訴者輻湊老羸蹂躪至有死傷雖非關防所及咎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祗應人各轉一官

資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雍乘義郎戴勲

敕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坐閱八年之久凡預職守咸進官聯爾起于諸生班在上閣祿事未邸見謂恪恭渙恩所加勿謂故事尙勉思所以稱此者哉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郎姚思正保

義郎董致中徐松成允顯高珂指揮使從義郎

馮涇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張克家講

堂書寫文字進武校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
郎舒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適興祖客

司成忠郎傅宣世前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
成全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成全郎陳

翊

敕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曰執事咸進厥官
往其欽承益務恪恭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算造

敕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爲之星歷之
學爲士者可不務乎爾遂于歷徹于朕聽因其所長俾
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稱朕欽天授時之意爾
尙勉哉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選李端邢敞

沈明黃毅杜椿吳珪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

彬陳堯曹渙王浹黃義陳圭換武翼郎添差諸州

駐泊兵馬都監

敕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擲其雄毅之尤者列
在人門爲予爪牙歷歲既久親閱挽強之技超授武爵

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
民之事尙勉之哉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許坦聶榮明澤
孫伸右班盛俊吳尙郭錫換從義郎

敕具官某爾等以拳勇選密侍宸居有年于茲矣親閱
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尙勉之哉毋忘于事

神騎欽補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宣武欽補指
揮使徐成換從義郎天武下名副指揮使呂俊換

修武郎

敕具官某爾等早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而挽強
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恪以稱所蒙

趙介循從事郎

敕具官某爾以刀筆爲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職清矣
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資級其思所以稱此者哉

入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夫依前奉國
軍承宣使餘如故

敕總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橫列之班茲焉進秩具官
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累朝之故實侵

尋歲月兼提衆職之綱條爰因酒正之修更陟武階之峻勿云近比思稱優恩

蕭鷗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勸轉官回授母

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率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越于邦彝某人早嬪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兩朝示寵名已著于媯桑一子貽恩榮特頒于鸞誥往服朕命益宜爾家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敕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扶疾慮有闕事見大夫非無可使恐不及期以爾志存許國才足應變輟自邊關俾將子指聞命引道禮成來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嗣有褒擢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敕具官某朕歲遣使華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輔其行爾以扈衛之臣爲行人之副中途易節調護無虧惟爾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欽承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謙令憲迪功郎

錢廷玉忠訓郎部師孟忠翊郎黃允迪訓武郎李

邦安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金彥達進武副尉王冲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爲假吏之行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勸毋替忠勤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使郭杲落階官

敕總千廬之衛久護戎昭頒一札之恩用申褒律具官某器資沈鷲謀略雄深飭邊備于上游坐銷外侮肅軍容于中壘允藉壯猶朕慨宿將之無多眷故家之可用緊爾昆弟爲予爪牙茲徵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公其服恩榮尙圖忠報

閣門祇候訓武郎李彥機從義郎李刪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一十番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信使來庭掌在上閣資贊之職不吝毫釐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進之一秩益務恪恭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資

敕具官某邊臣無小大皆以忠實爲先爾以逸囚受罰

矣而又爲欺涖削一階用戒來者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恠轉一官
敕具官某國家以十階待近屬必十載而後一進其選
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寵其子躡等而授雖曰近
比實惟異恩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贊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官兒子不思不致富貴顧
所以將之者何如耳頃聖史議亦既累年察之蓋詳克
自循省賓贊之職用以命汝念之哉知復玷缺之艱難
則知所以保其身矣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之追復中大
夫

敕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議使行其言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爾既知其不可而不能自巳何也
解茲更張事始少定褫官置散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
爾豈欲害民者徒以昧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其本
心迫復舊秩能體此意向爲有知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詩皇會要并

禮儀使轉一官

敕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載之餘
登奉寶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兼總宏模矧相
禮以備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某該通而知務端靜而
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公輔之望迨升宥府足以致朝
廷之尊俾參預于政機益茂明于國體緝成大典允藉
宗工誕舉躡儀更資使範以修重華之盛以彰聲矩之
傳爰序進于崇階尙勉從于遜牘增培采食仍衍真奮
噫鋪張闢林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故事尙堅而致主
之心往服訓辭以綏寵渥

從事郎趙彥适收使射中減磨勸循一資

敕具官某國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爾以宗支之秀既
擢儒科能游于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以示勸獎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鐵錢入銅錢界
算請鹽鈔降一資

敕具官某冒利犯禁齊民則有之爾爲獄掾乃敢以身
而試法稍鑄命秩猶爲寬恩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運降兩官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樸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之闕供甚矣鑄去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爾合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美而取盈焉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爲提刑陳倚申屬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與邊郡

敕具官某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使能侯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事矣部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等易地邊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靜鎮之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堯上殿墜笏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此意勤矣朝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鑄命秩以儆廷紳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符滌降兩官放罷

敕酒掃是職專務盡恭遇愆有聞豈應從恕具官某久以勤敏祇事禁嚴當克謹于官箴乃自貽于罪畀命鑄橫列尙畀遙團罷歸銓部之班顯示貂璫之戒

內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

敕具官某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職其間而越法度削官二等尙爲寬恩

閣門祇候潘瓚落看班

敕具官某爾祇事昕朝再更歲籥稽之故實盍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久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上恩故某官妻許氏蚤孀將家今爲后族廉車旣往莫諧偕老之宜戚閨方興實號懿親之長屬禕衣之歸謁分石窹以疏封尙惟法度之循以對寵光之渥

直敷文閣史彌正爲高夔奏屬雄公事落職罷官

觀

敕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無預于公府知篤葭莩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重遂徹朕聽收還延閣之直仍罷祠官之官尙其省循予不汝棄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

敕具官某朕惟天子耳目之官與夫言語侍從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之大致存焉朕

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周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體義形于色臺綱斯振物論浩然擢貳銓衡所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宜城大邦實慈皇初潛之地萬直寶奎以寵爾行牧御之方無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猶政成來歸副我盧佇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入而居獻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皆朕耳目之官也以爾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在諫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惟引以浸近爲爾之寵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垂意臬事至遣諫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朕將庶幾焉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朕承累聖仁厚之餘雖罔敢兼于庶獄而明罰教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孚于中外矣爾以諫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明敏詳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閫用爲廷尉之貳昔張釋之使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之民自以爲不寃汝往哉其爲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道愛人之志

大理評事李珏再任

敕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遲以歲月不能貫通也爾以名家子庇職旣久以其自列爰俾因任尙圖來效勿替厥初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表恩澤封郡

夫人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君恩某官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謂父兄卽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會累歲而未請乃叩九閭之遠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衷矧有近比特疏予寵用慰爾心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常崇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間使來前用閱其實不以遠近爲間也爾來自西陲人物可採何愛一秩以寵爾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肇步軍司左統制

修武郎姚旦總轄牧放倒斃數少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湖右寬閒之鄉惟統御

有方芻秣以時歸而閔實生全者衆進之一秩以為來者之勸

高夔知廬州

敕具官某爾頃守合肥嘗移之內郡近守四明又易以邊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闔蓋以爾習熟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遷焉內有以固吾圍外有以宣王靈爾尙勉之哉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為虧發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為之闕供甚矣姑鑄一秩以為罷軟之戒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郡團練使

敕具官某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階之進則謹守舊制未嘗私也以爾父當建節旄不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請于朝俾爾昆弟俱領遙圖之任朕之于爾厚矣尙惟恪恭以綏寵祿

林嶠閩門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武科首選庀職上闕有年矣銜恤告歸免喪入見俾還舊班益務恭恪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勘轉官

敕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攷三載之績尙伸吏課之公具官某被眷慈皇進班言路以中執法之舊為東諸侯之尊政最有聞尚有稽于喪表封章來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寮之聯大異庶工往祗茂渥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敕帥閩有嚴方任顧憂之寄囊封何遠來騰告老之章驚爾疾之寢深撫予衷而甚戚具官某秉心端亮遇事詳明少歷艱勤養成畏謹之性晚更事任率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舊勲擢金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洵閱歲時起分嶺表之麾俄感漳濱之疾宦游南海曾無暖席之淹次對西清用示挂冠之寵尙期自厚以冀有瘳

岳霖贈四官

敕挂冠有請方聯次對之班易贊可哀宜厚飾終之典

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某出自勲門動遵士檢攬轡
登車之寄夙著賢勞簪筆持橐之除實由親擢分五羊
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何恙之深此生遂已念世臣之
無幾愴長夜之不晨忍聞垂絕之言寧愛不貴之寵躡
四階而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爾家庶將予意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救具官某爾頃爲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謂稱今二
十年矣屢試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實控百粵去朝
廷遠委任尤重章貢壤地相接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
方亦久聞爾之名矣舉以命爾其爲朕綏編毗撫蠻蠻
使嶺海之間不異畿甸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救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艱廣右去朝廷遠二十
五州綿地甚廣爾以甘泉舊臣起家作牧而兩載之間
內外晏然治行可觀矣方圖爾功而以疾論丐閒甚力
何耶均逸祠庭遂爾賦歸之志陞華論謨示予篤舊之
恩尚勉壯猶毋忘忠報

攻媿集卷三十四

攻媿集卷三十五

宋樓鑰撰

外制

給事中九表禮部尚書

敕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職專宗伯當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諾具官某學極羣書才兼數器被眷知于慈泉參察案于儲官出入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衆人之所難瑣闈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文昌職務清實總夷夔之任謀猷可告尙殫稷契之忠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

敕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君之命不難于出而望其能納也瑣闈之職爲朝廷喉衿古誼昭然尤當選擇具官某天資直諒學力粹深處之王邸則有講導之益擢之詞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爾以封駁之任非以序而遷也事有不可爾則盡言言而可從朕不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體朕所以

命爾者矣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敕具官某爾以倫魁之彥國倫魁見漢書揚雄傳是集屢用之一本改倫爲論非

端諒有聞進丞客臺預職史筆王邸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遷幸之象曰除戎器械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六察之分職非一人之可爲泛觀在廷識擢自我以爾蚤先衆俊屢試長才風儀凜然有御史之望聲譽籍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郡尙何學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祗朕命往振臺綱

右正言胡瑑左司諫

敕具官某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靖有守論事加詳蓋聞古者有爭臣七人爾獨賢勞念之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虛之位其益究乃心暨乃僚相與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有聞于世亦惟休哉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敕具官某臺諫之選俱爲甚重而職務自有不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爾爲六察亦旣年餘屢進封章凜有風采今予授以拾遺之職滋嚮用矣以戔牙之風盡造剋之益則朕有聽言之美而爾亦無愧于古爭臣矣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爲同列之首賢勞著矣丞貳之職命爾遷焉罪疑惟輕繫古之訓移情就法尚戒于茲

賈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敕朕收覽羣才緬懷耆德矧東宮賓友之舊游從琳館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具官某才高能下氣勁而用冲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節出藩入從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義經八卦之文畫地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廩人之粟益高延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室毋忘猷告之忠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氏追封兩國夫人

敕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蓋疏二國之封雖不逮于生榮顧可稽于卹典具封某起由戚閑歸我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之飾少同甘苦能與家人而忘貧晚被寵光固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大邦旣屢頒于翟茀兼公侯之兩社爰特畀于蜜章蜜章本諸晉書山濤傳所云蜜印是集屢用之一本說蜜爲密或改作辰亦非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渥尚惟精爽式克欽承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龜年司農寺丞元係林大中辟差大中與鄭張叔椿再辟辭免

敕具官某等爾謙篤信好學表裏無玷爾龜年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拳愛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椿之留豈其私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旣不汝捨而高爵非所以留之也客臺農扈分以命汝丞哉丞哉其少安之以俟選擇

都官員外郎趙謚戶部員外郎主管左曹敕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廟子孫苟在

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奏笏陽之課內
爲秋官之屬恂恂自守尙有家風遷置左民毋懈于位
趙思璉知德慶府

敕具官某海康雖遠以高廟潛藩而增重選侯亦不輕
也爾以宗支之秀資歷優高往撫是邦毋忽民事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鍾官總貨泉之重
在內則畿漕任飛輓之繁皆遴選也爾長于心計耿歷
已深新安之政興什植僵徹于予聽鼓鑄以佐用度又
優爲之計臺虛位亟以命汝式邁其歸以副朕爲官擇
人之意

陳揚善知光州

敕具官某浮光舊爲內郡今竇竝邊牧民之任不輕畀
也以爾嘗守輔邦見稱辦治自去耶省家食有年茲庸
授以左符往臨邊徼撫民以寬處事以靜其庶幾乎古
之折衝者矣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敕具官某爾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辦治有聞

惟時鍾官究山澤之利興鼓鑄之饒以佐國用非心計
優長風力強敏之士不足以當之輟自吳興俾趨臺治
檢柅吏奸導疏利源匪急匪徐惟正之供則爾之職舉
矣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敕具官某朕臨御丕圖求賢如渴儲闈寮案選用無遺
蓋舉予所知非止篤舊故之恩也爾以儒學奮身周旋
清貫詞藻之發追配前良肆朕籛承之初最先收召出
守劇郡試之益詳矣漢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
諸所表朱邑由北海入爲大司農則其事也朕之待汝
豈惟掌周稷之事哉往祗厥官嗣有褒陟

呂大麟知常德府

敕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未有盛
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寢寡慨然念之起爾于家
以爾素守家法好學不衰宰郡有循良之稱在朝謹靖
其之守去國旣久退然自安武陵湖石與區外控五溪
之徼思得賢收以撫安之故舉以命爾爾尙勉哉能大
其家則爲報國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敕朕任賢甚專虛已以聽累奏篇之賞蓋膺八命之崇
覽遜牘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循故事加賁曾門具官
某生爲善人世載隱德傳芳中古由王國大夫之有聞
席慶華宗去清源節度之未遠惟躬行無媿于幽顯故
家聲大啓于孫曾是生名儒致位上宰閱書屢錫已登
極品之官公社肇開爰旌眞陽之士尚惟精爽歆此寵
靈

曾祖母周國夫人葉氏贈周國夫人

敕士有奮身而仕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曾祖嘗迹所自
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賢仍多中饋之助夫或加寵婦
則從之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儒素之族積功累行雖
有良人之賢處順安時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
上台封既至于小君寵仍疏于大國不改周南之舊用
配留侯之祧其祗異恩以利後嗣

祖贈太師沂國公寔追封福國公

敕德雖著州鄉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富貴而乃施乎

孫子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誣我有宗工恩
逮顯祖具官某坦幽人之履恂恂長者之風惟先世
以來有功于國故餘慶所及遂肥其家果見聞孫進登
孤保屢頒需澤貴極師垣乃更沂水之舊封仍祚闔山
之鄉國九京未泯百世不忘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敕婦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法之懿至孫而興雖寵榮不
及乎生前而恩渥屢加于身後具封某以幽閒之操崇
節儉之風夫婦俱賢蓋非一日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
年之餘賜湯沐于南荆易封圻于上洛以顯漏泉之澤
以慰含飴之思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敕朕惟東周大夫留氏號稱世賢子國子嗟之父也俱
不見用詩人惜之此丘中有麻所由作也朕之用賢則
異于是具官某世有潛德生爲醇儒雖富貴不在其身
而善慶乃積于後惟我碩輔秉國之鈞尊顯其親貴極
人臣斯教忠之效也旣旌武公之士復更畢萬之封父
子之賢于是俱顯視東周之留爲盛矣死而不亡其尚

知歛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母秦國夫人

劉氏贈魏國夫人

敕婦爵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游更大國之封具封某迪德靜專處家約素柏夫以禮躬孟光舉案之勤教子能賢慕軻母擇鄰之訓相予初政致位上台秩既進于三孤貴遂登于累葉表茲閭範用配禰宮改北國之舊圻界東藩之新邑劉氏改四塞之舊那界大名之新邑申加閔冊增賁宗祧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敕狀寵任大臣躋榮孤保爵既加于祖禰恩又及其闈門具封某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巨源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激卬及見其貴雖隔幽明之際仍深伉儷之情夏篆通爐顯漢相元勳之重魚軒象服開秦川大國之封九泉有知千載無憾

大理卿王善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爾生長浙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聲聞藹然至今

未忘矧明練憲章飾以儒術再長廷尉滋嚮用矣抗章求外自詭治民為爾相攸無踰于此界以義圖之直用寵爾行豈惟不減昔人畫錦之榮吏民間之不戒以乎足以寬吾顧憂矣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敕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為詳治獄者無預于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鞫囚而卿實總之選顧不重哉爾習于憲章而持心近厚由廷評而上至于為長踐敷有年矣綰建寧之符持浙東之節又皆有稱焉肆疇已試還爾舊物固屢空病未能也爾能盡心使刑獄號為平則庶幾乎古矣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

敕具官某金城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號為价藩延燔之餘正須長才以任郡寄擇人于內豈曰無之臨遣而行慮不及事疇咨西南之守就以遷焉以爾有志事功敏于從政其解蒙山之組往撫漢陰之民此而有聞朕將用汝

木待問知湖州

敕具官某儒科首選宦達相望儲禁舊僚收用略盡慈
皇初開南省爾則爲多士之先冲人頃居東宮爾則任
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欲仕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爲
明當途之誣浮議遂定異典劇郡視古左馮衆所憚爲
舉以試汝勿以多言爲畏倚需最課之間高爵美官豈
于汝各

費培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對有司之問者
易爲工察庶獄之情者難于盡爾爲廷評其以昔之所
習見于詳獻之際遇事加勉增益其所未至不倦以終
之則爲稱職

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

敕具官某爾蚤以才智受知慈展盤根錯節不勞餘刃
中更閒退以老其才養適往之氣日趨于平晦精察之
明務歸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焉召從閩部長我外府
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
哉

顏師魯知泉州

敕均佚真祠遂彭澤賦歸之志起臨舊鎮慰潁川顛借
之心匪曰朕私徒得君重既去家之不遠俾便道以有
行具官某學茂儒先朝推壽俊慨孔戣之去命典外藩
念陽城之勞許歸故里而遠疇懷其忠政賈胡服其真
清攀轅莫留垂涕相踵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爲
既徹聽聞重增嘉歎方遴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
才追常袞之遺風當一變于閩俗用蔡襄之故事宜再
領于泉麾式邁其驅以副所望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敕具官某章貢居江右上流控楚粵之要民俗果悍可
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達世務者不在
師帥之選爾以不羣之資爲有用之學治縣如古循吏
入朝爲才御史彈劾不避于權要論議率中于事機橫
榻之風振于一時朕旣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
饗茲地先聲所臨百吏望風撫予南邦以寬憂顧朕豈
汝忘哉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

敕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列郡之

吏知予德意多稱其職爾以端諒之資選在諫省去國未幾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忘遠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寵

宮人王安轉郡夫人

敷朕謙乃儉德固無漁色之私選于後宮亦若審官之選宮人某稟資婉嫕祇事靜專被樛木之恩蚤預內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躡升名郡之封其益習于壺彝庶克綏于寵數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

王隆萬壽宮

敷具官某朝廷之于賢者用而盡其才上也用未盡才而勇退寵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計臺丐歸俾守章貢古郡臥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其祠之佚升論議之華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朕不汝忘也

祕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敷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淮東鹽筴甲天下視他

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萬計調度低昂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爾起西蜀慨然有志于當世通練閎敏遇事風生周旋清塗久攝宰掾彌綸省闕備著賢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頃護使客往來淮壘歸論利病如示諸掌茲因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

敷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祚非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撥其大端可以爲法于萬世者別爲一經追儗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珮儼然茲焉論賞盍先于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

舉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衛涇浙東提

敷具官某等浙東部刺史萃于會稽密通行都視他部爲重杞以辦治之才爲常平使者就畀臬事任益高矣涇以倫魁之彥領淮甸鹽筴改授籩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無冤公私兼足以副朕選掄之意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年轉一官修
軍制李郁同

敕具官某爾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李郁改既歷十年內
陪都外靖謐雖功名無事以自見賢勞著矣俾循故實序進
爾階益習韜鈴以俟選用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敕朕纂承丕緒圖任舊人一日萬幾之繁既久勤于裨
贊三軍五兵之本茲益厚于倚毗乃播綸言式彰枋用
具官某氣全剛大識造精微以端靖結慈皇之知以忠
純爲初政之輔同心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
日惟陳堯舜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沈機察其
所安任以不貳矧一登于政地凡三人于樞廷諒憲度
之愈明罪事權而增重噫予欲務孝宣之周密以起治
功爾其孳孳子房之從容用符眷意願惟宿望奚俟多辭

同知樞密院事陳騏參知政事

敕贊本兵于右府方精壯猷圖共政于通聯尤資宿望
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學探聖源才周世務立朝
審諄素爲君子之儒處事精詳居有大臣之體升之常

伯擢在機廷陳告后之謀獻簡而甚切贊基命之有密
靜以無譁雅量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干以私會
不俟于期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無異詞噫謨
明弼諸朕有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爾其推腹心之忠
永孚于休以副所屬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敕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
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會
弗仕于外廷後雖竝用親賢亦無踰于法從茲開有府
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潢望高國器早隨寒燭首冠
子儒科出任藩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選士貢闈皆
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樞機之寄托之肺腑
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因私于異渥將深慰于公
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舉本兵至重當展平
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

敕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爲郎憲却恪守三尺
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入出以周知經費之數欲

得清謹之士為之故以爾遷焉勿以耶潛為淹思所以稱其職者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敕具官某郎官必由宰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而授行之舊矣爾出名閤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宜在茲選向守丹丘曾不煖席而去郡之日遮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脩門養資外府而後遷焉朕之用爾審矣惟盡乃心以稱斯舉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郎徐誼右司

敕具官某等宰掾非他官比也調護闕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為守常應變之助者疇克為之爾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爾誼能為可用通貫治體一以序選一以選授朕方委政于二三大臣惟爾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務助朕求賢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其朕惟轉運之任莫重于畿內祇承慈訓率用土人比年以來多稱其職爾庠校諸生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克勤小物而知大體領使淮西聲望籍

甚為郎名曹侃然有守還界道山之直兼按浙河之間飛挽以時而用不乏調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尚其勉哉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國家明謹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屬近復定制審閱奏當尤不可以輕授也爾以儒學自奮而宰邑丞郡循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爾位選以命汝往哉惟欽

司農寺丞彭龜年祕書郎

敕具官某朝列多士皆以實選雖不以日月為功要必使宿其業爾丞大農屬耳茲又命典中祕書朕不以為煩人亦無得而言以爾之才望有以當此也道山羣玉之府涵養天下英才具時臺閣高選于此乎取何止讀未見之書而已哉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太府卿四川總領湖北轉

運副使張抑太府少卿湖廣總領

敕具官某等國家東巡吳會宿兵楚蜀示天下以形勢給餉之任必選王人居之爾經奮身西南老成詳練樞

屬宰掾裨助爲多問以蜀事了辯如響是用使爾于蜀
爾抑起自故家見聞殫洽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風
土尤所諳歷是用使爾于楚寵以外府長貳之任將命
以行爾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適緩急之宜無乏興無病
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恃則朕之顧憂
可寬矣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敕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爲輔藩浙河以東婺女爲名
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爲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
宮徧歷寮案念投閒之既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
易地爲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
最易聞公論自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間言矣

宣教郎史彌廓係秀王孫女夫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師臣之子娶秀郎之孫不習貴驕能勉
家學推恩爾室遂進以官往其欽承益務修進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權工部侍郎謝深

甫磨勘轉官

敕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寮之公優法從之聯猶不忘

三載之攷具官某再登朝著亟上禁途朱邱橫經久藉
講磨之益瑣闡批敕尤高論駁之風謝深甫云翔翔朝
政清入資于彈壓貳
卿任重允賴于論思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
等寢陞官簿之華其服恩榮尙殫猷告

張允中該修玉牒循從事郎

敕具官某慈皇寶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爾爲胥吏預
有勤勞既登仕版併進二階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

敕具官某爾守臨汀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號辦治理
財則不擾而集御吏則不惡而嚴民甚安之湖在近輔
最劇就以畀汝近歲皇族人才輩出爾宜在政事之科
益勉所長爲諸郡率朕將有以表異之

太學正顏斌知常州無錫縣吳獵潭州教授項安

世召試並除祕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等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次而進
非所以示招延之廣也博採公言取以數路爾械由舍
法官學省爾獄方宰壯縣爾安世客授湖南一閱其寶
俱命給札前此殆未有也指陳時務蔚然可稱登之冊

府遂列英躋豈惟養有用之才抑以為多士之勸庶幾巖穴之彥亦將樂從吾游焉

戶部員外郎趙謚陞郎中

教具官某近歲郎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選非資歷之深猶置員外爾以名臣之孫更踐蘭省積其吏攷就正厥名官簿寔高益思加勉

蘇大任太學正

教具官某眉山蘇氏文獻相望爾雖派別以學自奮朕覽薦牘召寘學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何樂如此益勸教事勉繼前良

趙不遜知西外宗正事

教具官某國家宗支日盛散處郡國而溫陵長樂循循南西二京之舊各有司存以兩行尊而性淑奮由儒科練達政事往其主盟糾合吾族撫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獎孝秀以率其不良振振麟趾之風庶有望焉

江東提舉黃輔戶部郎中主管右曹

教具官某聚天下賢士列之朝行必更外庸而後收用非惟欲重郎選亦以詳試人才亨途由是而之焉不輕

界也以爾馳聲膠庠資敏而練世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體召對便朝嘉其忠蓋戶曹動關民事號為劇煩往既乃心以副選擢之意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

教憑熊軾于上游久資填撫之畧界麟符于重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為留籥之司增峻寶儲之職具官某性資闡敏智識縱橫樂父兄之賢源流有自登侍從之選駁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甚厲臨機輒斷才刃有餘輒自文昌出當方面果肅清于邊徼務宣暢于王靈矧是秣陵寶雄江左右城鍾阜六朝之風績猶存大纛高牙先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聲想具有于成謨顧何煩于多訓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直學士知興元府

教荆楚輿區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蔽實賴漢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職用寵元戎之行具官某稟氣沖和受材宏達早被知于慈辰亟登任于禁

遂司留籥于陪都既騰善最建高牙于南郡久殿上游
眷炎劉始封之邦爲元德必爭之地此稱蜀漢昭烈帝之字宋時避廟
志審漢將登壇之策勉乃壯圖毋有遐心在祗成命

王藺知江陵府

救運魁柄于西樞嘗贊輦中之畫開帥藩于南紀茲分
闕外之權惟任舊人式孚羣聽具官某器資鯁挺智識
開通世傳許國之忠躬負濟時之略明目張膽在朝廷
無事不言聚精會神故君臣不膠而固輔予初政正位
本兵機謀足以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爲萬邦之憲退
安祠館寢閱歲華蜀道登天之難曲從私請荆州用武
之要勉爲朕行諒無俟駕之淹倚聞洗印之報噫比周
家之分陝允屬宗工據天塹之上游是爲重鎮尚體規
恢之志豈惟填拊之圖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救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爲巴蜀之捍蔽
東則襄陽爲荆郢之北門以是俱號重鎮而控扼之要
于今尤切謀帥其可輕乎具官某以學奮身世有名德

壽皇眷知擢實華近遂居文昌八座之選出鎮漢中于
今年撫安軍民帖帖無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
小康邊鄙不聳輕裘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風
不亦善乎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救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爲劇曹涉筆終朝猶
恐不逮非夫精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吏奸而澄弊源
也爾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持節民庸茂焉爲郎未
幾銜恤而歸不俟造朝亟加選用靜以制動要以御詳
汝知之矣尚其勉哉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監主簿曾三
聊太府寺丞

救具官某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丞以贊
其長非才不授也爾大異強記洽聞處事有條爾三聘
篤學厲操持論不苟簿正兩監退然安之竝進厥官各
任以事以才自見今其時矣

秦焞知嚴州

救具官某爾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力學進德譽者交口

古括之政無愧循良嚴陵為高宗潛藩密邇行闕選而用汝詳試其才益撫吾民以稱朕意

吳宗旦知舒州

敕具官某龍舒在淮右為名郡士大夫以剖符為樂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爾以學自奮明練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為不及也律身範俗清裁可紀家食寢久精力未愆在居專城綏靖淮服列卿之舊朕豈汝忘

權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侁收趨增羨

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權之以佐用度其數實廣爾等協心奉法歲有贏貲何愛一官以勸來者

浙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敕具官某爾以王人給餉江淮才著稱俾之將漕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來諭尤見廉靖為爾易地以遂其私輔養精神庸俟器使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恬軍器監主

簿

敕具官某等爾等在太學為名流試劇邑為良吏以薦

入朝歲月當遷分命以勾稽之職而處三傑于大匠恬于戎監職清而務簡益養賢望以俟甄拔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尚書郎為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必更外庸而後授之爾嘗裁豸冠稟有風采按刑浙東將漕江右久攝帥闔所至有稱賜環而歸敷奏詳雅資望高矣然猶處之小選所以重銓綜之任也其究乃心以贊而長

宋樓鑰撰

外制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

敕具官某祭酒尊者之稱也苟卿在齊最為老師蓋三為之後世遂以名冑監之長非夫儒先哲艾德齒俱尊者豈輕畀哉爾蚤以文行表于諸生歷官朝行好禮不變擢居小司成上論久已厭服為國學師無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行使人益觀感于規矩之餘則首善之風振矣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成均教事師道貴尊近歲雖長祇不並除而為士擇帥不應以此為拘也爾馳譽膠庠見謂前輩文學行誼久服衆心諒直簡嚴不移素守耶潛以來藹有師儒之望茲庸命以少司成之職追還古風變而至道予以副朕作成之意尚勉之哉

左司諫胡瑒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朕之用人謹守成憲惟爾之用獨異他人始

以編摩見于便朝奏對詳雅朕心嚮焉摺典中秘遂居六察居無幾何徑登諫垣期月之間屢獻忠讜引嫌白列執義不同俾或大農豈朕初志往祇乃事庸俟甄升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十慮贈太子少保

敕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王使相寵祿相望雖然雖在近屬無子孫贈典之文惟爾孫曾進秉事樞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始豈不榮哉具官某曾出熙陵慶綿漢邸生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顯其躬以燾于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寵之宮保蜜章之渥賁爾九京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敕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仍多內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某婉孌之質幽閒之度克相夫子寢大其家孫又生子起為公輔既錫曾門之寵併推婦爵之崇惟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祧之寵以增屬籍之光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救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適之為稱首追榮乃祖
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牒今爾之寵視
古過之具官某稟資甚賢為善知樂雖事功不見于世
而隱行實侔于天是生聞孫首致樞近既嘗逮事當揆
所元用推黃壤之恩爰授青宮之傅三錫之命尚其未
央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救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教既嚴壺彝
可紀矧來歸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有後人克顯先
世具封某結縞之訓蓋自家傳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
夫以道躬德曜齊眉之勤有子甚仁兼仲由負米之養
三遷之教燕及元孫元孫之元朱時避廟諱所改一命之榮胙之大
郡是為陽報尚服殊恩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救躬行之實莫善于隱微天報之昭始同于影響苟能
用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興惟深仁厚誼有以過絕
于人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于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
罹險艱菽水僅充而事親有臥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

而於人有解衣推食之仁片言可質于神明一飯不忘
于君父教忠之訓既著生前篤行之名遂彰身後朕方
命爾元子貳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過庭之學龍
之師範冠彼儲僚豈惟禰廟之是崇抑亦宗盟之未有
尙其英爽式謹歡承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救朕顯登樞筦既以崇趙氏之祧加賁幽原其可忘孟
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閎歸于賢宗秉志靜專與少文
而協趣處家約素為彭澤以忘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
世俱傳于清白是有賢子為予輔臣爰開順化之封用
示追榮之寵毋重杯棬之感庶寬霜露之思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救朕竝用親賢延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趾仁厚
之風亦惟闔助之良有雞鳴警戒之道宜與偕老胡不
永年用加寵榮以賁冥漠具封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
冊府道山才及見夫子英游之際副笄翟翟弗傷不逮小
君命服之榮獨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近始封此郡
尚慰爾靈

知夔州趙鞅江西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爾起書生有志當世頃由名曹出鎮淮右羣孽邊備論奏相踵易帥夔子民夷帖服事有當辯不已于言可謂首公忘私者矣大江之西漕事為重引以漸近朕意可知順流而歸祗奉厥職

江西提刑劉光祖知夔州

敕具官某夔子之國介于楚蜀之間山川險固民夷雜糅謀帥之重必惟通才爾正色立朝號稱敢言出擁使輶威望日聳既授以江右之節矣倘茲家食非以優賢分閭之寄易以命汝或其洗印以安遠民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敕具官某瓊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實與番禺相為引重大編獻琛賴以為歸靡符不輕畀也爾進由儒科練達吏事貳郡賓水承流昭潭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往其輯寧蠻蠻勞撫賈胡以稱朕選侯之意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敕具官某古者箴規之求下逮工瞽矧位于朝孰不進言以諫名官視古已狹選用之際其可不嚴爾蚤以倫

魁凌登華序清標直節照映周行約史東觀橫經朱邸端靖無華物自崇之擢居諫垣允協時望山甫補衣職之闕孟子格君心之非尚惟勉旃以伸素蘊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

敕具官某諫省設官備矣大夫而下幾于古諍臣之目此方並建遺補俱以引嫌而去妙選時彥乃今得之爾抱負不凡學為有用言簡氣勁宜備諫列輟自王邸命以拾遺爾其振厲風采別白是非引經據古以佐朕之不逮將虛己以聽焉

資正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致仕

敕朕聽言故老方深仄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垂車之請勉從所志殊拂予懷具官某洪毅而裕和洪毅之廟諱闕深而肅括擢儒科于紹興之際登朝蹟于乾道之初自結主知蓋正人無待于助久司言責使天下想聞其風遍儀論思獻納之班遂參輔贊彌縫之用粵從去國亦既累年臥疾清漳與鄴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高爰序進于崇階以曲全夫晚節噫漢疏知止既禾謝于軒裳蕭傳素剛尚勉親于藥石

蕭遠甫金紫光祿大夫

救舊弼退休方徇辭榮之懇奏面踵至驚聞垂絕之言
撫往事以慨然嗇吉人之已矣具官某名高一代仕歷
三朝官以諫為名真得諍臣之體后非賢罔又俾參議
殿之尊雖為故里之歸尚佇壯猷之告云何屬疾亟願
乞身載覽遺章尚想伏蒲之氣優加卹典以彰告第之
恩庸寄予悲務昌厥後臆求馬周儀形之見遂隔九京
歌晉公柱石之哀重增一第

知建康府余端禮吏部尚書

救朝列選曹妙簡持衡之任位登常伯尤高荷橐之班
茲得名臣式符時望具官某稟資洪毅履行精純慈辰
結知蚤預甘泉之侍儲闈列屬久陪少海之游頃出鎮
子雄藩實典司于留籥既聞報政亟命還朝矧惟十載
以來屢歷三銓之劇士論夙推于平允吏行素憚其嚴
明乃于葦接之餘寵以天官之舊老成復進豈惟躬薄
善期會之繁忠遂自將正有賴朝夕論思之益其祇成
漢用副虛懷

許北提舉張孝曾妻路提刑

救具官某夔子一道視四川為差近而山川深險雖以
夷蠻民物周陋困于征取典刑之使選用不輕爾出自
名家敏于吏事持節湖外斂散以時往按蜀門布宣德
意使深山窮谷舉無冤民則庶乎得職矣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救具官某朕監觀四方志不忘遠寄耳目于部使者猶
恐不逮故間遣諫官御史以臨之爾自登朝行雅有清
望頃因奏對擢居憲臺升之諍臣之列方有賴于規益
引兼求外授節湖湘典司將輸光華燿然夫以我鷹伏
蒲之風抗攬轡登車之志揚清激濁在此行矣有猷以
告毋有遐心

四川制置使京鏗權刑部尚書

救朕體列聖寬仁之訓務謹刑章求一時忠厚之臣俾
居司寇久虛此位今得其人具官某器度恢洪才猷挺
特蚤結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
旌之節開藩全蜀慨王尊叱馭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
四載備聞于勞烈爰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
符書付之臬事尚兼庶獄朕方推文王敬忌之心明用

五刑爾其暴卑陶邁種之德尚殫辰告以副予知

秘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舉除集英殿
修撰

敷懷會稽之章久煩填撫報齊邦之政可後褒嘉具官
某分派天潢服休仕路頃由淮甸來任飛芻輓粟之司
旋尹京都遂登簪筆持橐之選起臨輔郡就擢帥垣迫
茲期年知職務之時舉去此一水亦譽言之日聞乃諭
柄臣俾陞寓職以璽書示勉勵之意毋曰彝章使田里
亡愁嘆之心尙圖來效

梁季瑛知光州

敕具官某爾父在紹興間以才敏致位文昌其後未有
至二千石者爾守上饒政務簡靜銜恤而去未究職業
浮光易治地則被邊舉以命汝委寄爲重尙其勉之毋
忝前人

李沐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臚仕出
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
名曹親庭無停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祇厥職無

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
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
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畱都出擁麟符之
重由上流之奏課界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漢中田叔
固宜于久任五月而渡瀘水武侯豈憚于遐征矧羣情
安集之初藉元帥撫綏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
能坦然而不疑脫慈母之懷立嚴師之傍當翕爾而自
定丞祗成渙用寬顧憂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敕開帥藩于閩嶠曾未彌年司留籥于秦淮茲焉易鎮
渴想儀形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
無競論議遠追于晁董文章高軋于漢周正色立朝尤
推批勅之手至公典選允藉持衡之權皂蓋頒春出臨
千里錦衣行畫就撫三山欲改界于麟符仍從馳于驛
騎朝受命夕引道諒無憚于暑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
資于辰告入奉受釐之對徐爲分閩之行惟我舊臣服

茲休命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爾為御史直道而行出守信安旋使南嶠皆有聲績可紀矧錄囚于嶺海煙瘴之地不憚深遠勞亦甚矣抗章求閒未應捨汝其典臬事于大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惟休哉

太府卿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敕具官某七閩奧區三山為一都會地大物阜甲于東南負山並海綿亙數千里舉聽命于大府連帥之選豈云易哉爾以軼羣之才蚤著事功壽皇三界大藩寵以論議之華于今幾二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溫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讞議從厚聞人戶知之陞之集賢增重閩寄往其為朕布宣德意撫吾赤子以寬一面之顧憂朕豈汝忘哉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敕具官某著庭之選最為清高矧爾以倫魁之英譽謬之氣周旋三館于茲有年徑上要津無不可者然朝廷序進人物不厭于詳薦紳縉歷事任不以遲速計也進

貳戎監仍攝劄曹益養資望以俟器使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

敕古有六官孰若天官之重部分四選無如武選之繁茲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某高文贍麗古學精深自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選以累載周旋其間壁水道山為諸儒之領袖儲察詞掖振六藝之英華屢垂上于禁途復優問于郡課蔽自朕志召長大農寵之荷橐之聯屏以典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衆欺倚聞稱職之名用助官人之道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

敕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數易為戒卿有大邦遺愛之舊無嫌改命之繁具官某學有家傳才為世用奮身西蜀膺慈皇特達之知累歲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于劍外分符最久于漢中峴首名藩方尋羊叔子之迹遂寧舊治更喜郭細侯之來諒去思之未忘宜外庸之益著往祗成渙嗣有寵光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

敕遠臨蜀部念頻年跋履之勞易鎮閩邦示鄉國旋歸

之寵具官某受才通敏蒞政精明絲廷尉之年蚤被慈
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羣彥之先祠庭浸闕于十年
帥閩雄開乎三峽旋更會府深著外庸仍次對之舊班
昇建安之新組山川伊邇諒少慰乎遐心民社匪輕方
有資于善政惟時舊德服我茂恩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敕具官某爾以學自奮吏治有聞三入朝行閱歲滋久
凡爾等夷騰上多矣退然靖共物論歸之茲以序遷勾
稽農扈尚共乃事以就器業

知廣德軍林孝文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列寺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爲尤重必求
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爾頃居是官見謂
稱職出守制川又以最聞茲選舊班進用無壅惟明克
允以副朕好生之意

中奉大夫知襄陽府張杓大中大夫知建寧府陳
居仁磨勅轉官

敕風嚴鈇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
之攷具官某神機敏悟器度闊深禁路升華久聽星辰

之履帥藩因任蓋得江漢之心陳居仁云性資夷曠學
淵醇之體南邦其
理沈明寬猛之宜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
益增侯服之光思稱恩榮尙殫猷告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勅轉官

敕制祿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品之崇
具官某儒學老成文華高勝儲宥有執經之舊祠臣推
爲誥之工屢結綬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攝承民部更
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雖九遷而未艾茲擢天官之貳
始伸銓格之優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褒遷之渥大夫既
掌論議益思獻納之忠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舊嘉王府翊
善

敕朕惟國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翊善之官在太宗務
選正人惟姚坦最稱直士自時厥後何代無賢我有論
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具官某以天下士從吾兒游自
典秘書已參講席雖寢歷瑣闕之貴曾不離朱邱之僚
誦典謨百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
多深切之言力辭武部貳卿之除俾就文謨次對之秩

于以究遺經之終始于以示朕意之眷留尚服訓詞益
殫猷告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官黃世明轉兩官

敕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爾招誘盡力累賞日厚
併陞二秩以旌其勞

敕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

敕具官某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
帝有言曰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共治天下大哉
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文藝
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勤慈辰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
源擢實舉首殆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懋
遠業以須登用

集英殿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

敕長才被選嘗擢侍從之聯末疾自言閔勞官職之事
丐閒寢久簡記不忘既加畫接之餘復畀夏官之貳具
官某稟資端亮厲操堅剛篤志愛民雖細故必加遠慮
推誠致主無一事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最甫登

禁路俄領外祠乃俾賜環再趨文石之陞亟令持橐徑
歸武部之班益勵壯猶以答隆眷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敕屬近行尊富貴既無危溢年高德邵死生宜備哀榮
具官某迪德忱恂處心夷曠分暉帝籍雖坐致于顯融
席慶王門曾不形夫驕吝磊砢維城之望雍容鳴玉之
班奉香火于內祠允謂三朝之舊建節旄于輔郡更居
亞保之尊胡不百年困于一疾驚奏章之上達愴遺老
之幾何輟九陛之視朝冠三孤而錫命噫高爵厚祿既
已見于生前卹典優恩顧可忘于身後尚惟英爽歆我
寵靈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舉轉一官

敕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洋申飭將帥務嚴紀
律爾居鄂渚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儒生而氣凜山
西沈鷲善斷軍政修整徹于朕聞何愛一官以示表勸
益勵戎昭用圖爾功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晞顏直煥章閣知靜江府

敕具官某桂林爲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虛掄擇

允遴惟爾儒雅醇明練達世故蓋嘗爲部使者矣當鹽筴蠹弊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惠輟京西飛輓之重還撫南方增堯章寓直之名用爲兩龍內安甯俗外戢蠻蠻人心知向條教易孚予自以爲得人爾其有以稱此哉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舉張釜廣西運判敕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漕計匪輕京西總三司之繁事權尤重爾崧卿儒雅飭吏廉按有稱是用易以襄漢之節爾釜清白傳家斂散惟謹是用圖爾桂林之居道里略同委寄無異飛芻輓粟旣資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抗澄清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

太常丞李謙浙東提舉

敕具官某部使者任常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焉朕固不以輕畀而況近畿乎爾篤志于學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于已試憂國之心形乎辭色輟從朝行畀以使節早滂之餘歲事未知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哉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

敕優藩巨屏正資共理之良易鎮鄰邦允藉上流之重惟時宿望聽我訓辭具官某經術融明材猷挺特歷居言路凜乎中執法之威屢剖郡符翕爾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爲三年報政之期乃瞻當塗猶爲重地民風淳靜素稱道院于江東訟牒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舊德爲撫黎民矧擊柝之相聞亟驅車而及境雙溪疊障難伸願借之私五馬一驄又得宦游之樂其因詳試遂訖外庸

木待問知寧國府

敕具官某朕念儲闈察察之舊罔匪極一時之選旣已延登四人爲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亦未嘗忘也爾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爲二千石以示舊恩相攸久之茲焉始定宛陵爲江右名郡以壽皇潛藩地望尤崇爾其往爲朕撫字吾民篤志賑卹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副選侯之意爾亦將由是而進焉

提刑

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知閬州續耆成都路敕具官某等朕臨御萬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地愈遠則

任愈重蜀道萬里成都奧區其選又可知矣爾王休移
自潼川方祗臬事易以清節就按本道爾者自守闔風
頗著能稱俾乘憲車以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
而朕之德意布于遐徼揚清激濁威愛兼舉則為稱職
矣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敷具官某為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乘輅示
不忘遠爾服勤儒術抗志事功頃居編摩已著才望甫
試繁劇優有治聲往行重湖之區典司義廩之政賢遜
騫海之利務在通商綏靖摘山之徒無致生事佇觀成
績嗣有寵章

吏部員外郎雷涼直煥章閣知平江府

敷具官某姑蘇古郡號稱吳門密輔行都最為重鎮地
大物阜訟訴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非寬博強敏之
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爾以辨劇之才飾以儒雅嘗
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寄又以十連之帥撫五羊之民
召對便朝郎潛選部念未足以究爾之能也視邦選僚
為朕一行加以堯章之職用為臨遣之寵倚閣異政以

稱所蒙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救國家謀帥豈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而惟命
間因有為未免從宜具官某文有古風神無滯用以禁
路論思之舊為藩方師帥之良建鄴留都允藉保釐之
畧江陵巨屏久煩填撫之威惟此興元控于蜀道念開
藩之未及又易鎮以有行不如舊貫之仍毋庸新尹之
告漢中地重肯形雞肋之書南國教明當息鼠牙之訟
尚圖茂渥以答顯庸

吳總知瀘州

救禁路通班久遂燕閒之適藩方謀帥允資撫御之良
方起家而臨民諒聞命而引道具官某胄出勳門而被
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澤勞彰纓舊為儀于朝
列擁麾持節屢宣力于坤維眷此瀘川控彼南徼民生
繁阜當勞來安集之餘軍律申明嚴坐作進退之節正
賴中和之政往宣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
諸葛侯之仕漢自有美聲益振爾家用固吾圍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

敕聽履而上星晨緬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著外庸
錫以明綸處之輔郡具官某性寬而有制道廣而能周
爲天子之從臣最先衆俊主國家之大計殆過十年謀
謨備罄于忠嘉仕已不形夫喜愠乃瞻文昌之老俾臨
寶婺之區姑熟最聞未及賜金之寵括蒼地近何殊衣
繡之榮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祇
隆眷嗣有優恩

劉俱廣東提舉

敕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者分察
屬郡務寬民力爾守岳陽推誠奉行凡加賦橫斂之病
吾民者悉加蠲除幾去歲額之半薦章交上朕甚嘉之
嶺海去朝廷遠畀爾一節專斂散之權推岳陽之意而
行之遐厥其息肩乎

攻媿集卷三十六

攻媿集卷三十七

宋 樓 鏞 撰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敕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卒豈以日月
而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聳維巖之望具官某仙源有
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
論思禁路真有諍臣之風填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
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
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采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廷尤
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增衍真腴
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問雖未至于廟堂一日萬幾
之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越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
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敕朝建幾廷實總事樞之要任專軍政尤資副貳之賢
乃圖舊人用稱隆委具官某氣和而有守資介而能通
蚤膺慈展之知徧饋清貫爰列儲闕之屬久事初潛視

身有肅括之稱立朝奏正直之德典銓衡于選部允推
鑒裁之公守管籥于留都允藉保釐之略召還位著益
簡予衷蓋君臣相知非一日之積而文武並用何二柄
之分屢登朝夕論思之班宜居夙夜有密之地啓侯封
之士宇昇采邑之圭腴噫運籌帷幄之中當遠追乎前
躡折衝樽俎之上正有望于壯猶尙服寵光毋替朕命

萬鍾司農卿

敕具官某爾以才諳早爲九卿去國久之擢冠宰掾仕
已之際不見幾微召對便朝奏論詳雅是用命汝復長
予周稷之任王城內外儲粟動以百萬計上下仰給事
則浩繁往哉惟欽以稱朕意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敕三年輔政是爲股肱之良一旦乞身欲挂衣冠而去
勉從爾請深軫予衷具官某迪德粹和秉心正直尊賢
容衆無一毫忌刻之私學道愛人備四時溫厚之氣察
其有守任以不疑典封駁于東臺贊樞機于西府進參
機擬遂長本兵方期竭節以相資乃以沈疴而有請任
重道遠知許國之未量名遂功成奚退身之太早無君

子者如蒼生何噫垂車而傳子孫顧莫回于雅志就第
而問籌策尙有冀于壯猶其服寵光以綏吉履

胡晉臣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敕抗章自列俯從納祿之言遺奏上聞猶篤愛君之義
驚柄臣之已矣撫往事以愴然具官某天賦純誠世推
厚德仁必有勇立朝多謗諤之忠正而不它致主盡忠
清之節自登近弼可謂大臣何抱疾之遽深願辭榮而
勇退始猶未許遂不可爲愛之欲其生謂何恙之不已
死者如可作徼斯人而誰歸加秘殿之隆名極文階之
三品俾昌厥後均賜以官噫命方士而求馬周空軫如
存之念輟餘瓜而莫如晦徒增追悼之懷顧一鑑之既
亡嗟九京之何及尙惟英爽歆此寵靈

潼川運判劉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龍水縣楊安
益賑濟有方循一資

敕具官某潼川去朝廷遠頃修荒政部使者察一道官
吏之能否以龍水爲最而聞于朝進爾選階以示褒表

徐元德知均州

敕具官某均之爲州雖遠以其控制洞壘置武當之節

使填攝一境任不輕矣爾蚤以經學教授鄉里旋以聲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績用采著剖符茲土以惠遠民往哉惟欽益行所學

太常博士陳棣秘書丞著作佐郎李唐卿著作郎秘書郎范仲輔著作佐郎校書郎王爽秘書郎正字蔡幼學校書郎

教具官某等道山羣玉之府聚天下英俊其間所以涵養器業以爲進用之儲也爾棟以容臺議禮之舊爾唐卿爾仲輔登瀛既久爾爽爾幼學給札著聞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庭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職優選選執適于此其思稱崇獎之意以爲邦家之光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秘國子博士太學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澹並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國朝稽古建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爾康學問該洽俾議禮于奉常爾秘資稟純篤俾典教于胄學爾孝友爾澹俱以上庠糾正之職陞教育之任一曰而拔士以十

數亦足以知朕好賢之意也其祇明命毋曰序遷

費士寅藉田令

敕具官某朕立賢無方視所爲主苟得茂才多列于朝爾以西州之雋衰然爲舉首薦口既重又當有以表異之往司帝藉賈預客臺清華之選權輿于此惟務靖共以俟甄拔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璿國子錄

敕具官某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典膠庠之教事可謂榮矣爾希點蚤上甲科久爲掌故爾璿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靜退之風俾參樂育之選雅有聲望司予成規子率以身疇敢弗恪

湖南提舉郭德麟宗正少卿

敕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爲重設官以象之卿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比也爾以諒直周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深簡予衷賜瓊來歸優異少列豈徒爲養望之地將有以進汝焉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

敕冠三孤之位既頒卹典之優疏千里之封更極其王

之貴具官某分暉天派擢秀宗支瑤瑀瓊璜允矣朝儀之肅藁兜戟藪居然將闕之崇雖平生坐致美官而終老不愆素履逮朕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曾頒爵之未遑乃抱疴而自晦云何不淑遂止于斯噫措笏垂紳槍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土尙冥漠之有知用慰爾靈益昌厥後

士峴女三人並封縣主

敕某人朕丕承慶基崇篤宗老凡今屬近行尊歷事三朝如爾父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粲然三女願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爾父之意乎益懋靈彝以對隆渥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敕士有致位廟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韋布而追榮于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盛亦豈偶然具官某樂道丘園隱居閭里人無知者實有侔于天我自得之故無待于外比及三世乃生貳樞朕方以儲闈舊學之臣擢居宥府基命之地首以宮保之亞用爲曾門之光豈

徒顯爾宗之祧抑以爲善士之勸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敕朕延登儲寮進貳樞筦旣已寵及上世又念伉儷之賢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具封某生太末之區盛偃王之族嬪于良士託以終身諒闡範之可稱至曾孫而遂顯擇黃岡之佳郡開石窞之新封賁爾泉肩歆予渙渥

祖鐸太子少傅

敕君子之澤旣被于後人朝廷之恩宜及于先世有德必大可攷不誣具官某探六藝之遺言爲一鄉之善士雖文學行誼不見于用而孝悌忠信能行于家再傳而興致身樞近推跡先祖之自欲亢余氏之宗青宮六傅舉以命汝尙惟不泯服茲寵靈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敕儒者篤行不顯于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閭門能循法度以爲之助追贈之寵歿宜共之具封某謹藪藪之儀佩圖史之訓克事君子相敬如賓是生賢孫爲朕良佐以高都之名郡爲湯沐之新邑惟爾靈其預享之

父贈通議大夫繪太子少師

教信安自趙抃以來仕登宰輔不過三數人我有本兵之賢固由自致跡夫義方之教當揆所元具官某秉心靜淵履行淳固分薛包之田而愛形于兄弟折馮驩之券而義篤于鄉閭積善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周旋清班登進宥府靈章加贈屢升法從之階禰廟益親獨造宮師之選以示教忠之效以寬迫遠之思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

教士之家傳固出父師之訓古有胎教實由母氏之賢化所顯于朝廷寵宜加于泉壤具封某天資婉嫕婦德靜專謹以事夫遠追舉案之美勤于教子不媿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于生前而鸞詒屢頒乎身後茲錫義川之號蓋由樞筦之恩慶則有餘澤其未艾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教大臣許國能有羔羊正直之風夫人起家必如鴈鳴均一之德既資內助之力宜啓小君之稱具封某媿訓是遵壺彝甚飭相爾夫子不以事物嬰其心爲時名卿

得以廉白厲其操位登兩地之貴恩霑三世之先矧惟魚軒宜爾象服視樞臣而命爵就鄉郡以疏封益肥汝家庸稱予渥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官回授

本生父翊贈承事郎

教具官某故本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親爲請者多曲從之爾世有令德躬履特操是生賢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願捨外郎之一秩求贈本生之二親淳化淳熙況有故事是用寵爾以廷評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禾錫爾類爾子方爲部刺史以此風厲郡邑其助吾風化多矣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孺人

教具官某故本生母某氏爾有賢子出繼伯父既顯其親又追惟本生之重願加贈典有司已援舊比且言員耶所係爲重而其請于義可矜足以勸臣子榮親之孝朕曰俞哉並進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寵

胡澄知光州趙彥珖知容州

教具官某等光山之在淮右今爲保障之區容管之在

廣西舊爲經略之所選侯而往寄任匪輕以爾澄起由名家嘗奏郡課爾彥琬秀出天族淳佐藩條往分顧憂當體朕意有政可紀無遠不聞勉哉

四川總領楊經直寶文閣提舉四川茶馬

救具官某爾以宰掾之長往餉蜀門之師萬里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權牧之寄尤在得人與其遴選于中朝孰若就煩于便道載頒英蕩高直寶奎摘山以惠遠人市駿以備戎事惟鄉閭之在望宜利病之詳聞往旣乃心用揚厥職

淮西提舉張同之奏修職郎安豐軍六安縣令陸

子虞救活被水人一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救具官某鼓鑼伐孽淮有三洲詩人所以興嘆也安豐之潦朕聞而念之部使者謂爾有字民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爾一階又以少徇父老借留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

朝奉大夫知欽州計孝似夷賊作過不能彈壓降

一官

救具官某契道被邊郡將實當控御之寄而威令不申

夷獠侵侮驚擾邊氓害及徼吏久而後定是不于汝而誰責哉其上秩尚思後圖

朝散郎欽州通判李棟孫節制義軍驚動夷賊降

一官放罷

救具官某遠夷匪茹侵我王略爾爲別駕受帥檄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功倖賞迹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尙爲寬典其務省循

諸王宮教授楊大灋國子監丞黃度並監察御史救具官某等憲臺設屬實分六察之司御史虛員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灋以端恪之資而達于時宜爾度以深沈之量而敏于吏事舊臨劇縣俱著能聲嘗對便朝各陳讜論尙忠而用夏政旣已先明詔之頒約史而作宋經亦已攷遺編之載並加親擢蓋自簡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負官人之能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

救具官某爾屢持使節爲時老成暫居郎曹復按閩部祥刑之寄方藉平反將漕之司又煩調度不改山川之

舊仍頒郡邑之條益靖吾民以稱朕指

知郴州吳鑑湖南提舉

敕具官某爾以冊府之英起當郡寄慈惠之政徹于朕聞夫士之務學固將見之用也始以宜章之最俾任一州茲由郴陽之能得廉一道矧是湖湘之遠方當旱潦之餘嗟若阜通難攸司之甚重倉庾斂散尤荒政之宜先爾能究心部刺史之職則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耶

曾集知嚴州

敕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聲績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乎古試以郡寄有志乎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撫吾民由小州得大州蓋亦寵矣益勉厥職以大爾家

沈維知房州

敕具官某爾以相家子明習文法自致應仕蓋嘗久于廷評為丞為正又出為二千石矣中更閒退閱歲滋深起爾于家俾分房陵之符戢吏愛民省刑節用治郡之

大端也爾皆知之奚俟多訓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長卿廣西提

刑

敕具官某等國家分道遣使以祥刑為重嶺海之遠尤遴于擇人爾師古奏潯陽之課爾長卿報廬陵之政俱以儒雅飾吏踐數歲久授之軺傳其必能為朕審用刑章平反庶獄使百城之民自以為不冤亦惟休哉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

敕具官某爾自淳熙初元攝事列曹今二十年矣三易州麾一擁使節凡今郎吏出入省戶未有如爾之久者也茲以積攷始正其名資望俱高益稱詳練雖曰銓法尙服優恩

新成都府司戶李僑乞將所得官資回授父証贈

迪功郎母廖氏贈孺人

敕具官某士之發策決科以求仕也爾之子萬里造庭得官名都而求致其事以榮二親此非追遠報本不可解于心者能之乎朕甚嘉之曲從其請予以風厲四方使知慕焉

新徵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知襄陽府

敕金陵爲帝王之宅方藉保釐羊祜得江漢之心爰加因任具官某忠嘉傳世才智絕人兼言語政事之科何施不可更彈壓惠養之政易地皆然惟今襄陽在昔畿甸暢皇靈于遐徼控天塹于上游謀帥留都已畀玉麟之重還車舊鎮諒多竹馬之迎惟首公而忘私遂聞命而引道吏民如故不煩條教之載領城郭重來但覺精明之頓改其祇茂渥以訖外庸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徐誼左司員

外郎

敕具官某等宰掾之任重矣自爾二人爲之實能謹守程度參稽事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其能朕用嘉之以序而遷滋嚮于用益習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尙勉之哉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

敕弄大夫之印方渴想夫嘉猷分刺史之符尙往臨于重鎮眷知有素中外惟均具官某名擅倫魁望高風憲由辟水師儒之任歷騎省諍臣之班披腹而呈琅玕獨

任臺綱之長把麾而去江海更觀吏治之優矧是泉山實雄閩嶠徒得君重勉爲朕行煥乎文章示西清學士之寵凜然風采增南國諸侯之嚴倚闕報政之期其體顧憂之意

樞密院編修官呂棻太常丞

敕具官某三丞號高選而容臺爲最不惟禮樂是司凡朝廷有大議必咨焉是可以輕畀哉以爾奮自儒科又精史事持論不苟廉直自將久于編摩擢寘華列惟寅惟清往贊而長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

敕具官某胃監以教養人才而金穀細務丞實司之爾父頃在從班有批勃之風能繼世科風烈未遠久服勾稽之職就俾序遷資望寔高尙思所以稱其家者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都進奏院羅

克開國子監主簿

敕具官某等國家銓擇人才進各有敘勾稽之職在寺則司宗爲清在監則胄序爲重以爾友直儒學老成舊傳夫素業爾克開士行修飭自奮于世科進官于朝雅

有賢譽俱遷簿領實階華途業務靖共以祇朕命

潘景珪知湖州

敕具官某吳興名邦今爲輔郡地大而民阜賦重而訟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爾練達吏事明智章入從出藩踐敦舊矣起家爲二千石嶺豈擇地而後安移前日彈壓之威而爲惠養之政尚優爲之以稱朕意

沈瀛知江州

敕具官某大江之險分戍重兵潯水之陽號稱要地軍民錯處牧御須才爾奮迹膠庠馳聲場屋仕雖三已而無愠予豈一端而取人旣輟新安之行復分共理之寄綏靖十同之衆撫安萬竈之屯此而有稱進則未艾

承節郎敘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夷人作過被殺

特贈兩官與一子進武校尉

敕具官某爾爲徽吏勇于捍寇而捐其軀謀雖不足過于逗撓自全者遠矣以二秩告第而官其子庸勸邊臣之用命者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

敕具官某道山羣玉之府聚天下英才其間必又求才

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以爾稟資端方充之以學九流百氏之書該綜無遺良史之才諍臣之風爾實兼之頃由少司成出使湖湘刺舉惟公風采凜然是今日第一流人物也還爲少蓬孰不曰宜來游來歌以副虛佇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效用弩手轉

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之子習于戎昭練兵山陽守將以告授之一秩以勵能者

蔣蘭邵公翰奚士遜邵衮並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等理官之屬惟廷評爲甚勞獄成之告必躬必親非習于文法者不在茲選今又試以經術蓋欲兼用儒者也爾等俱以場屋之舊明司空城旦之書而中其科虛位旣久並舉而用各揚乃職使人知引經決獄之效焉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敕具官某朕以冊府爲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旣得逢吉爲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

取一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于得賢也爾問學淵博論議明辯結知慈皇擢在諫省有古諍臣之風遠乘輅車歸貳客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養望以俟甄擢

司農少卿詹體仁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寔遠放失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為有用探蹟索隱恥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效忠無隱其為朕典禮樂之事鐘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

蔡戡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爾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敷歷已多深沈之度廉退之節朕知之舊矣比總軍儲營貳外府升之農扈備予九卿朕欲收拾人才共興治功覽爾奏篇又有得士之喜顧豈獨望以周稷之事然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方平糴以為備尚質而長使事集而民不擾則予汝嘉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

敕起鎮泉山將趨于閩部易麾鄣水併護于瀛壖稟聞憲府之名增光制闕之寄具官某受材精敏履行粹和場屋文鳴蚤先眾俊朝廷德選寔歷華途屬予籙紹之初賴爾論思之益擢居騎省端有古諍臣之風進長島臺真付中執法之體遠收朝蹟再更歲華游畀郡符俾近畿甸地當一面海市三垂蔽遮浙河之東控御烏夷之外布宣德意豈惟欲田里愁恨之銷敷暢王靈正欲藉文武威風之重倚聞成績嗣有殊褒

知明州朱佺兩易知泉州

敕具官某才有小大之異而選用當適其宜郡有遠近之殊而委寄之重則一爾詳練世故敷歷仕途鄧嶺分麾報政久矣溫陵改鎮易地皆然此則控東夷之要衝彼則據南海之都會內修侯度外暢王靈諒無憚于脩途當復聞于善最

司農少卿胡瑑湖北運判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又間遣諫官御史為之俾遐陬之氓如在畿甸矧湖右實據上游而

外臺當軍民錯處之地任顧不重哉爾外靜而內明言簡而氣勁一見而決亟實諫垣雍容論奏多所裨益乃自引嫌遷貳大農丐外再三察其勇退茲用授爾以飛輓之寄爲官擇人非以遂爾之私因事進規無忘愛君之意

高文虎將作監丞

敕具官某朕旁招俊乂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以太史氏之舊引疾家居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爲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爲嫌也

汪粹軍器監丞

敕具官某爾舊弼之子以才自見出臨邊郡綏靖有方奉最言歸論奏明辯丞于戎監孰不謂宜矧爾久在塞垣有志事功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亦惟欽哉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

敕攷六典之書實重冬官之職總百工之事今惟起部之司乃得宗英俾居常伯具官某聯休天派擢秀備科

立志孤高萬鍾何加于我持身廉潔一介不取諸人令名遠紹于間平惠政徧加于楚蜀在國大計爲予良臣朝夕論思有獻必告簿書期會惟正之供勤勞已著于累年寵數遂登于八座親賢並用朕方隆睦族之風技巧咸精爾尙敬若工之命

攻媿集卷三十七

攻媿集卷三十八

宋 樓 鑰 撰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部侍郎

救朕攬收人才思裕邦用足兵雖急要先足食之言大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為儒者之效孰曰民曹之難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登館學嘗接武于華途旋歷麾符屢策勲于劇部居鞏轂彈壓之任知里閭銖兩之姦前張後王聲望相繼東賈西萬豪猾自消疊膺晝接之榮擢真地官之貳損上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寬理財正辭爾尚明蓋徹之意

直祕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

救具官某國家駐蹕吳會視古天府民日庶事日繁師帥之寄尤難其人以爾先世嘗為京尹治行超卓如漢章尊汝實是似故以命汝自其少時博雅篤學世味冲澹若將終身焉一行作吏所至辦治處之以榮觀而超然投之以劇繁而不亂是宜居此官者輒自漕臺加界延閣用為爾寵唐人有言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

本惠養此言殆未純也五方之民固為厯雜九縣之衆尤須撫字威惠交孚則為稱職且稱其家矣

戶部員外郎黃黼直祕閣兩浙運判

救具官某部使者之職重矣而畿漕視他路尤劇近歲率用備者不惟職務整辦惠愛遂及于浙河之東西是不可改也以爾起由膠庠凝粹而開敏嘗使江東得斂散之宜澄按列城不苛不弛茲由郡省付以漕事寓直延閣以示寵嘉矧在鄉邦周知利病爾能罷行之下有月旦之評上有公朝之論當不日而徹聞矣勉哉

李大卞知洋州

救具官某洋川在東蜀為望郡通儻谷駱谷之道據黃金戍之險賢牧風流相傳左符不以輕畀也以爾家世循良明習吏事雖安于閑退而閭閻已多勉為一行以副朕選用之意

盧恨齋酋首成忠郎袁弄滿三年轉一官

救具官某國家銓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乃得進秩三載攷績不以施諸庶僚也以爾慕義中華誓保西南塞下郡將有請升爾一階益貞乃心毋替于舊

監建康府權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武郎丁昌時
收趁增派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摘山鷲海之利權之以佐軍需其數實繁
爾仕陪都歲課登衍何愛一秩以勸後來

周秘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李官之屬率以文法進求其持身無玷缺以
儒術飾吏事者尤難其人爾起家久于棘寺嘗為丞
為正矣試郡有稱奉最來歸本一作奏與前卷奉
賦言歸論矣明辯互證當
本再轉為丞復典臬事雖若小迂而榮途自此無壅矣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陞安轉遙郡刺史

敕具官某爾事朕潛藩首尾三十載勤且久矣然稍逾
三尺則有司執法以裁正既進六資則朕之寵命復行
上下俱為得體而爾受之亦宜往刺一州益務忠恪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爾選在今為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
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為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羣書洞
視千古文章之發迨配作者頃由冊府試以郡寄臨事
知變就畀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為星省之冠是不

于爾而誰屬簡要清通爾其兼之

判潭州周必大判隆興府

敕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尚提新府之封
乃睠元台載颺明訓具官某閱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
極論思獻納之工盡輔贊彌縫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
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眾職任大事以不疑
方安藥館之闕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均政
化流行有類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之歸周
惟此南昌尤為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遺十乘之行矧
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衮衣之寢近抑知畫
錦之有光先聲所臨羣聽自聳噫令行庭戶當還帶牛
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佇自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國式
憲萬邦

朱熹知潭州

敕具官某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控湖湘上游賜
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古學粹深風節峻特
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
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從服儒先相望土氣

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俟多訓

陳公亮江西運副

敕具官某朕惟郡邑官吏至繁不勝其選故精擇部使者付以揚清激濁之寄以爾抗直而詳練由宰掾持七閩使者節按刑畿甸又有能聲是豈可一日使之家食而不在事易節待次姑以徇爾之私大江之西將輸事重益謹厥職以副眷懷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

敕具官某版曹總國用之要而帑藏分之有司必以外府處其中所以檢柅財貨之出入不嫌于詳其可以輕畀哉爾奮身儒生習于吏治在縣為賢大夫入朝為才御史澄按兩道攝承十連皆有聲績徹于朕聞召實郎闕靖共爾位進之少列以慰公言率屬究心使上下兼足爾其懋哉

戶部郎中趙謚軍器監

敕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

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為長仍攝民曹往其祇欽毋替于舊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勸轉官

敕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攷具官某材猷通敏政術闡明歷事三朝負縉紳之素望投閒十載號簪橐之舊人心安葉館之居職寓河圖之峻年勞既久官簿愈高用為晚節之華其服寵光之渥

實文閣學士大中大夫顏師魯轉一官致仕

敕奉香火于真祠方徇投閒之請掛衣冠于神武遽騰告老之章雖欲挽留不如得謝具官某性資剛毅政術疏通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致出藩入從蓋詳試者累年往使殊鄰抗節不撓進登常伯典銓尤明一辭宸陛之嚴洊鎮泉山之遠力求閒退方念儀刑不知何恙之深載覽引年之奏俾升官簿以寵老臣卷簡未忘姑遂明農之志始終無玷尚餘許國之忠服此恩光體予至意

顏師魯贈四官

敕垂車得請尚想履聲之餘易簣有言猶存尸諫之意
愴老成之已矣念冥漠以慨然具官某受才高明植操
堅特莅官行法所至有循吏之風憂國愛君直欲任天
下之重獨辭榮于八座乃斂惠于一方身退而名益彰
年高而德彌邵眷舊臣之無幾驚遺奏之遽聞超進文
階仍延世賞仰無愧俯無作何謝古人生也榮死也哀
終全晚節眷惟英爽歆此寵靈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禮部尚書致仕

敕位列儀曹屢上求閒之請恩隆儲案俯從納祿之私
茲焉告歸于以示寵具官某器資精敏學業淹該隱帙
輿篇了辨無爽殘膏賸韻露巧爲多冊府道山極一時
儒學之選詞垣翰苑兼兩朝制誥之工比訖外庸進儀
清禁命之夕拜有唐人批敕之風擢以春官當虞臣典
禮之任乃因感疾遽欲辭榮俾陟崇階以華晚節李綱
乞骸而去肯久于尚書孔戣得謝而歸仍加于禮部尚
祇渙渥無媿前良

尤袤贈四官

敕舊老遺榮猶有留行之意表章載覽忽形垂絕之言

天不愍遺人所嗟惜具官某以時耆德事朕初潛蚤歲
宦游殆及王楊之接晚年貴重遂從國新之格古事今
事問無不知大言小言進必有補爰暨纂承之日首參
侍從之班召自藩方喜典刑之如故擢居瑣闥嘉倖直
之不衰圖任方深求歸何亟雖弗至甘盤之罔顯恨不
許彥博之少閒表此良臣勳予深念進四階而命秩按
三尺以疏恩學焉而後臣之正賴多聞之益死者如可
作也抑惟斯人之歸或其有知毋悼不幸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

敕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
士豈以日月爲功試之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
發六經之文身方在于布衣名已傳于海內外庸旣訖
衆望愈歸比再入于脩門寢擢居于清貫叩其著述之
業登之記注之司靖陛直前善開明于朕意鳳池共二
能震耀于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
官庶幾朝中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陪
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祕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敕具官某朕修明官制用之有條識拔人材待以不次
惟此柱下史在邇列以尤親取之中秘書迨近時之罕
有既云遴選安得異辭爾操守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
屬贊臺院之宏綱冊府為耶號士林之翹楚擢真螭頭
之直俾陪豹尾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魏臺
之意掌錄特政以付國史尚克遵唐室之規益效忠猷
以酬異渥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鏗磨勘轉官

敕六卿分職皆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兩吏銓之制
具官某謀謨宏建識度恢洪頃膺慈晨之知徑上甘泉
之列張旆而使萬里折戎虜以不驕叱馭而鎮兩川撫
民夷而咸服召登宸陛擢真秋官茲以年勞應于治典
爰峻文階之等益增禁路之光尚服恩榮式殫猷告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

敕尚書古之納言必求德望之妙武部周之司馬實惟
邦正之專肆疇已試之良爰錫為真之寵具官某訐謔
經遠雅量鎮浮蚤歷近臣自有老成之譽素多仁閱仍
全剛毅之資推愛人利物之心為致君澤民之業詞掖

久推于潤色經幃尤賴于講明旌登聽履之聯兼莅典
銓之重儀刑朝著滿歲已深領袖從班優賢可後有常
德以立武事正需舊學之規以軍令而振國容方倚壯
猶之助往祗成命式贊永圖

兵部侍郎耿乘落權字

敕朕旁招賢士遴選從臣惟我舊人載處五兵之貳不
煩滿歲遂頒一札之書俾正厥名敷告于眾具官某性
資剛果器識宏深夙志功名善談當世之務屢更事任
專以斯民為憂故典州則千里舉安而將命則列城蒙
惠徧俄華貫寢簡予衷掄才甫上于禁途引疾遽收于
朝蹟勿藥有喜盍歸乎來留真邇聯方藉論思之益願
全晚節尤高廉退之風乃加真除俾鎮雅俗囊弓雖久
豈忘武備之修持素甚休益謹忠猷之告尚承至意毋
有遐心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

敕朕昭德塞違臨政願治乃瞻吉士游兼夕拜之官樂
聞嘉言俾正冬官之貳固云試可實示褒升具官某性
稟粹純行能膚敏被聖父非常之遇膺同行不次之除

嗣服云初首居郡省量才既審擢實諫垣願朝望之益高臺壘奏篇之切當晉登左陸咸推記注之功就尹中都更資彈壓之重持囊優遷于起部典銓仍領于選曹載輸批勅之忠尤見愛君之篤豈應久次宜遂爲真疇若予工匪求精于技巧毋替朕命尚益效于論思

汪德翰知崇慶府

敕具官某始吾高宗開公社之封實自蜀國尋以崇慶名軍蓋久而後冠以府號地望滋重矣選侯可輕乎惟爾祖首貳元帥府以佐中興爾爲恂恂克守家法簡池之政平易無華畀以左符往守茲蜀念之哉無忝爾祖則不負寄委此邦之意

宮人符燕燕轉承寧郡夫人李進進轉通義郡夫人

敕朕飭修內治靡形色選之私周覽掖庭爰秩婦官之序有嘉女德用錫命書具封某婉嫕自將柔良有素知小星盡心之美不見驕盈承穆木逮下之恩惟加肅謹寢歷歲時之久備殫夙夜之勤分樂土以疏封賁小君而示寵其祗渙渥益懋芳猷

汪義端知舒州

敕具官某淮右諸郡職優而事簡舒其尤也爾蚤登甲科蔚有時望近膺親擢欲振臺綱引去翩然留之不可爾才辦劇屢更盤錯是邦簡靜游刃有餘其與斯民相安于無事以稱朕安邊固圉之意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趙彥操職事修舉並除煥章閣待制

趙不流

敕報政輔藩又見期年之變疏恩中展載加禁路之榮具官某慶席仙源才優吏道頃由輦轂彈壓之任遂爲朝夕論思之臣寶婺分符備著蕃宣之效會稽奏課曾陞論譏之華日坐黃堂庭無留事風行黔首時有譽言登之持橐之聯壯我維城之勢帥臨十國方爲久任之圖位列四松不減近班之寵尙祇明命以訖外庸

趙彥操

敕帥閭雄尊著南海于蕃之蹟靈書勉勵陞西清次對之華惟我宗英被茲渙渥具官某才猷敏劬學識該通蚤膺聖父之知超真列卿之長俾兼天邑有趙張之威

名進攝地官熟研桑之心計一辭位著久闕星霜姑蘇
宣三載之勞章貢總數州之重頃踰庾嶺往鎮番禺擁
蠶徽以不驚惠買胡而無擾載嘉善最俾正從臣望雲
以求蓬萊毋謂鴟行之遠把麾而去江海乃通豹尾之
班茲曰殊恩益圖來效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四官

敕引年已久無復尙書之履聲遺奏忽聞庶幾太史之
尸諫舊臣無幾卹典宜加具官某氣直而能溫性剛而
善下立朝正色爲多士之表儀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
裁洊更名郡遂返故鄉奉祠館以怡神據禮經而告老
謂因閒適可迪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亡之嘆疊
升命秩仍茂賞延八座班高篤始終之不替九京恩及
尚英爽之有知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一官致仕

敕圖舊人而共政方媿未能引大體以乞身胡爲有請
嗟名臣之老矣撫往事以慨然具官某俊逸不羣風流
自命文章甚偉崔蔡誠不足多制誥尤工王楊當爲之
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桂海冰天望皇靈而益遠瀛壖

蜀道專制閭以增雄是誠宜力于四方宜俾進官于兩
地出司留籥遂奉祠庭用之未盡其才退而自求其志
臥公幹漳濱之疾掛隱居神武之冠寵數彌光典刑斯
在噫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扁舟之泛江湖
或謂鷗夷之仙去皆爾鄉閭之舊豈其苗裔之餘無忝
前良以全晚節

范成大贈五官

敕舊弼遺榮方遂垂車之志需章上奏忍聞易簣之言
天不憖遺人其殄瘁具官某身登二府仕歷三朝詞章
議論之高無慚古昔東西南北之表成著威名曾輔政
之幾何乃居閒之寢久九齡之風度可想晉公之神明
不衰石湖忽墮平文星壽櫟遽成夫陳迹云何不淑而
至于斯念三吳人士之無多嘆一代風流之幾盡蹶五
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三仕三已而賦歸豈復計
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後之名其或有
知當自無憾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監

敕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

寶僚極儒雅之選斷以倫魁之彥久儀羣玉之府侃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爲長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以此望汝也橫經朱邸使吾兒有直諫多聞之益是惟休哉

開府儀同三司判陞興府趙雄少保致仕

敕舊弼偃藩方倚上流之重需章請老遽求故里之歸近矣莫留惻然興感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洞往古治忽之原識當今輕重之體臨機軌斷慕如晦彌縫之功遇事敢爲有黃裳經濟之略頃辭朝會游著民庸起之西蜀之陬付以南昌之郡仰父俯子寢銷愁嘆之心襟江帶湖雅稱詩書之帥以疾來諗乞身甚堅雖深軫予衷亦重違雅志其陟三孤之貴以華萬里之行噫圖任舊人謂尚堪于大政注想元老惜不究于長才諒服渙恩式全嘉遯

趙雄贈少師

敕垂車自適難留故相之歸屬續有言尚篤大臣之誼矜瘁之嘆遠邇所均具官某以康濟之才際明良之會坐廟堂而獨任光輔至尊之朝解印組以言旋猶高勇

退之節追予嗣服賞賴矢謨初爲武侯渡瀘之行實重周公分陝之寄游更帥閩最得士心不圖柱石之衰遂掛衣冠而去勉親醫藥猶藉典刑遽淪九京奄隔千古爰陟公師之亞仍加世賞之延噫死生旦晝之常固達人之所諒君臣始終之分豈卹典之可稽慨想冥途尙欲異渥

湖北提刑張垓江西提刑知池州王謙湖北提刑敕具官某等祖宗哀矜庶獄分道置使前古未有也朕承丕緒尤選于擇人爾域名臣之子尚有家法爾謙儒林之彥尤長吏才大江之西人以終訟爲能重湖之北民有敢攘之擾各務澄按恤民之可矜懲吏之無良使遠方之人自以爲不冤朕將有以褒表之

朝議大夫煥章閣待制馬大同磨勘轉官

敕一麾出守實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爾吏銓之制具官某器資精敏心計疏通比從惟月之班徑上甘泉之列民曹治賦更嘉獻納之忠京口分符備著蕃宣之效年勞浸及治典可稍俾序進于文階以增光于侯度往其祗命益務告猷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

敕具官某天下之兵本于宥庭設屬掄才實視宰掾非夫詳練敏明之士不在茲選爾起于重珪疊組之家而以書生自處蚤更事任若老于州縣者出入郎省殆二十年敏而不疎審而無滯費吾樞臣爾其選也益勉所長以俟登用

太府丞曾三聘秘書郎

敕具官某道山蓬萊圖籍鉅萬士夫仰望真有颺車羽翰之隔遊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飢如渴擢自外府徑登清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秩然有序是為稱職哉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太府寺丞

敕具官某等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獨詳焉蓋欲上裨版曹之調度下稅有司之出納不可以非其人也以爾寧文詞蔚然明習吏道勾稽棘寺平反為多爰俾序遷以酬勞勩爾崇之聲稱籍甚蚤登著庭出守邊方占對尤敏使還朝蹟以慰公言所貴于儒者為其能通世

務其以所學見之事故勉哉

宗正少卿鄭汝諧右文殿修撰知池州

敕具官某爾以科級自奮以才謬見稱持節分符俱有聲績登之卿列進攝禁途追命為真乃有異論朕方遊論思之選屢欲留行爾乃陳去就之義力求引退昇以右文論議之職往撫池陽凋瘵之餘式遣其行慰彼黎庶

忠翊郎屠思正監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實及五年

轉一官

敕具官某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爾職其事遂閱五年何愛一官以獎勞勩

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陞朝官等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父并父

敕具官某父某朕日侍慈皇推尊祖后母儀備三朝之盛壽簡增八表之崇奉徽稱于日至之長講慶禮于元正之始爰本親親之道用推老老之恩以爾積善有餘潛光不試粵有賢子祖父云揚于王庭臺官云列屬憲臺即少云列在

月卿即官云列在名曹郡司云梓樣是同 聿觀締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受

陞命秩以示寵光益務教忠用圖顯報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母并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 同前制朕日侍慈皇至用推老老之恩 以爾婦道素全

壺彘甚飭粵有賢子 祖母云賢孫 揚于王庭 臺官云列屬憲臺卿少云列在

月卿即官云列在名曹郡司云梓樣是同 聿觀締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

加沐邑以示寵光 國夫人晉封大國

職事官內外陞朝官京局京官選人在外京官

選人封祖父母父母

敕具官某父某朕以祖后壽登八表恭侍慈皇奉上萬

年之觴爰推老老之恩以廣親親之道以爾潛光不試

積善有餘 祖母并母云壹彝甚飭婦道有聞 子仕朝行身逢慶霈 祖父云孫

仕朝行朝官云子通朝籍京局京官選人云子在仕途 爰加異渥以

惠高年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士盧太子太保

敕我有宗臣進長樞筦雖循牆而避寵終出綍以疏榮

賁震一時恩及三世具官某分暉帝胄履善家庭九族

序遷曾不登于臚仕百年隱行乃有見于後人惟爾曾孫既登右府亞于宮保已賁幽原爰加再命之崇遂列三師之重前無舊比歿有餘光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夫人

敕位尊任重必有家傳積厚流光亦由閭政恩既加于

曾廟封宜進于小君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信厚之族

雖中饋之職無顯于外而內則之懿能肥其家逮三葉

而益昌位元樞而鼎貴載加名郡以表芳猷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敕紫樞元臣方隆于同姓青宮亞傳嘗寵于大家位既

愈崇恩亦宜稱具官某奕奕帝王之胄恂恂儒素之風

教子以經至孫而貴鳴珂佩玉雖不見于生前疊組重

圭乃迫榮于身後進登一品以慰九江

祖母咸寧郡夫人晁氏濟陽郡夫人

敕世胄高華本由濟北之族慶源流衍實自召南之風

具封某躬蘋蘩之勤遵圖史之訓功容俱備典則不渝

教子有方能甘啜菽之養撫孫甚愛真有含飴之歡茲

領樞庭以翊興運頃嘗頒夫沐邑俾載益于郡封爰分

廣濟之名式慰謹終之意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教眷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貴惟爾有子遂為股肱
心膂之臣可無寵光載篤餘慶具官某家法有自天資
允高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結交前輩尚聞正始之
音躬曾閱之孝欽慕間平之儒雅爰護家庭之訓遂傳
宥府之賢乃進官師以彰賜報其祇明命益啓後昆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敕愛君憂國繫我本兵之良媿德娠寶可後榮親之渥
具封某稟資柔懿植操幽閒以澤底之名家歸天潢之
支派澤底一本疑底字誤因缺之攻唐李肇國史補以澤底李與岡頭盧士門崔拉稱可證其不誤
中閨甚肅不辭舉案之勤令子著名端自斷機之訓云
何不淑其後遂與存啓博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

妻鄱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敕大臣許國有光麟趾之宗夫人起家無媿鳴樂之隱
惜悼亡之已久宜追遠以加榮具封某生自儒門嬪于
皇族身能全于婦道生弗永乎天年迨夫子之登庸嗟
室人之冥漠視其爵秩實以恩光易番水之舊封界眉

山之新渥尚惟靈爽式克欽承

攻媿集卷三十九

宋樓鑰撰

外制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權吏部侍郎致仕

敕侍朝甚喜方儀荷囊之邇何恙之深忽上掛冠之請初不問曾子之疾乃欲為疏傅之歸具官某文有菁華學稱博雅頃屢登于位著矧夙備于儲寮嗣服云初首頒于召節殿邦既久終入于從班謂其數器之兼异以二銓之重預修史策勸講經帷造膝陳謨曾未浹日抗章告老胡不待年許尋里社之閑仍守天官之秩子壽之在汶上莫遂挽留公幹之臥漳濱徒深懷舊尚祇渥渥以保修名

沈揆贈四官

敕孟軻之致為臣方軫留行之念曾參之啓予手忽聞將死之言撫往事以何追嗟若人之不淑具官某老于文學志在事功博極羣書而發于英詞上下千載而見之篤論任握節分符之寄所在著稱登簪筆持橐之班于時未久抱疴自列納祿言歸當危懼以奏篇眷忠勤

而阻涕爰加卹典悉按彝章進官序以甚優畀賞延而不吝尚惟英爽歆此寵靈

皇太后慶壽武學生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上舍內舍生

敕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一命而上祖父母父母壽登八十者始得預此爾年方從心以有子列在右庠皆預舍選寵以命秩祖父并父云進加命秩祖母并母云寵以恩封最為優異其服明渙以迪壽康

外舍生

敕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惟爾有子祖父母云有孫列在右學年登八秩寵以恩封父母同詞加封云加進恩封其服渙恩以綬吉履

勝捷下名都虞候楊彥換從義郎王檄換乘義郎敕具官某汝久隸羽林積勞可紀授以勇爵實應舊章往其欽承益務忠恪

王進之知德慶府

敕具官某爾頃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朕心憫焉晉康雖遠實高皇興王之地舉以授汝以觀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命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右選

敕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于武選文書盈几難以徧察涉筆占位猶恐不暇非靜而敏者未易得其要領也爾以儒者而通世務桐川奉最再轉而丞于廷尉未久也選居星省遂典三銓鵬弁之士惟吏是聽雖有抑滯不能自伸爾其念哉勉贊而長

浙西提舉黃適本路提刑

敕具官某三丞出擁使節還為郎曹者多矣以爾之賢列屬憲臺丞于中秘使事修舉宜俾來歸浙河以西服爾清裁爾亦以靜退自處無羨于登仙就易祥刑之司以為畿甸之望表廉幹傲情偷民以不寃清我臬事朕豈使爾徒久于外哉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舉

敕具官某朕惟倉庾斂散之法山海摘煮之利分道置使所任甚專畿甸之間選用尤重以爾學瞻而文敏外

寬而內剛進丞司宗華問采暢兼掌名表屬詞最工持節有行去天尺五酌豐歉而賦政辨能否以簡僚惟爾之能思所以稱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

敕引經告老為神虎掛冠之歸念舊疏榮峻龍馬負圖之職以優耆德以表高風具官某秉操堅剛著書淵博蚤游冊府擅溫厚爾雅之文晚侍儲闈賴直諒多聞之友十年筆橐人望素隆數路應符民庸益著高蹈躋塵之表久從香火之閒年既及于從心志欲祈于納祿羽翼之資黃綺毋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皐夔當遂考槃之樂尚祗明漢式介蕃釐

太府寺主簿林思濟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先王用刑之法莫詳于甫刑一書有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斐舞爾蚤以經術先多士嘗誦其言矣入仕朝行有靖共之譽廷尉選丞以爾為之其試所學以廣朕欽恤之意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敕具官某爾以甲科自奮用為掌故之官中更艱棘蓋

久而後得之退然自牧亦既再歲賢關清選爾宜居之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橋門之士將于爾觀焉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杞擒獲許伯祥等

循兩資

敕具官某警捕尉曹職也姦民寇攘爾能致之連帥有
言何愛旌賞

余永弼知閬州

敕具官某聞風錦屏之勝士誦少陵之詩恨不得身到
其地爾乃以二千石臨之豈易得哉爾起儒門萬里入
蜀洵更事任雅有能稱郡寄寢高事權益重無輕民事
克勤小物則可以稱此矣

王寅知江州

敕具官某長江上游以潯陽爲重鎮分屯禁旅控禦一
面守將非它郡比也以爾三領左符老于吏治番易之
政人多稱之其彈撫字之心無改中和之舊使兵民晏
然隱若敵國則不負選侯之舉矣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爾有志當世結知慈皇守郴陽使湖外又皆

有聲績可紀今日有用之才也東川飛輓之重不以輕
畀叱馭而往毋憚馳驅撫摩吾民廉察羣吏以稱外臺
耳目之選是惟休哉

謝源明直煥章閣知温州

敕具官某朕遴選諫臣以廣聽覽爾頃居九列旋冠宰
掾察其堅正擢在騎省論事不回方嚮于用銜恤而歸
念之不忘亦既卽吉起鎮東土惟永嘉在左浙爲望郡
山川秀發衣冠鼎盛四邑相去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
地深遠人物日庶事亦滋繁非得精明和惠之人未易
辦治爾其人矣堯章寓職以寵爾行俟訖外庸登進未
晚尚其欽哉

幹辦審計司范孫大府寺主簿

敕具官某蜀之范氏如晉王謝人物輩出文獻相望爾
在今日又其翹楚也以世科發身以吏課交薦其在朝
列退然若無所修綜者而人自稱之勾稽外府姑以序
進勉紹家學以稱所蒙

趙像之福建提刑

敕具官某七閩祥刑之寄選于衆久矣以爾被服儒雅

屢持使節往司宗盟聲望日著雖無預于吏治已習知其民風就乘輅車不俟臨遣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聖人之言固未易及得情勿喜尚惟勉旃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

敕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連收三科登著作之庭于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益著外庸爰錫寵名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舍諸

朱翔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惟爾祖光輔思陵爾父又登從列君子之澤未艾也爾被賞延乃能明習文法致身廷評出守辰陽奉最以歸進之棘丞榮路無壅益勉厥職無忝爾先

淮西運副趙師舜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敕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布列江游董饗之任必選朝士臨之而金陵莫重焉爾決科自奮飾以儒雅有志事功所至辦治嘗使京口見謂敏明淮甸錢幣更張之餘賴爾撫摩調護之力民情悅服名稱益彰茲以亞卿往

司調度足兵足食復于爾觀焉尚殫爾心以副詳試之意

廬州修城官修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領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馬適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合肥當淮西一面俾葺堅城以固吾國率眾庀工汜底于成各進厥官庸勸勞勩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敕朕肅正宮闈日修于內則整齊品秩尤戒于私恩必有柔儀乃容序進具封某稟資婉嫕履行純和久承樛木之慈得備貫魚之列疏封名郡錫號小君知閱時之滋深嘉率職之無怠登之女御示我壺彝位幾近于九嬪爵亦齊于千石帶弓箭而侍君側吾豈務于燕游理絲枲而獻歲功爾倘勤于蠶織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敕司筭籌于留都方資賢牧典銓衡于選部當任舊人乃播綸言載儀禁路具官某性資剛毅學力精深聲華蚤擅于倫魁名節尤稱于傑特訓辭温厚信獨步于一

時朝夕論思率主盟于公議旋由夕拜進長天官閣部
選侯洵更鎮撫秣陵謀帥復藉保釐屬與宣室之恩俾
趣鋒車之召渴聞讜論日佇尚書之履聲器使羣才更
賴山公之啓事毋庸俟駕亟遂歸班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某朝行簿領之官勾稽之外職業素簡惟理官
設屬則有近制廷評奏當之成俾分攷而訂正之遴選
非他比也以爾天潢之秀儒雅自將試邑佐州遇事不
苟且嘗列于朝矣其服朕命益觀汝能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宮祗應寶及二年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祗事重華尤謹于藥石之奉爾以瘍醫奉
職惟謹亦又再歲在法當遷俾陞爾階其思所報

俞澂知常德府

敕具官某武陵爲湖北名邦以壽皇潛藩地望增重總
數州之戎事控五溪之喉衿未嘗不選侯而用焉爾出
儒門明習文法有公廉之操得温厚之稱嘗守高安政
適其平耶曹卿寺踐歷滋久起家剖符往鎮遐服明聽
朕言無輕民事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磨勸轉官

敕一麾出守久著于民庸三載陟明適登于吏攷乃須
恩命俾進文階具官某性識疏通材猷敏劬西掖擅演
綸之美東臺高批敕之風易鎮會稽暢威名于近甸分
符鄂渚增形勢于上游茲以年勞應于治典雖曰有司
之定制是爲增秩之殊榮益圖爾功以謹忠報

知明州何滄母太淑人石氏該慶壽恩封齊安郡
太夫人

敕朕禮厚兩宮當累治重熙之際年登八表奉隆慈備
福之尊乃推老老之心庸廣親親之道具封某氏起自
名族嬪于大門善相其夫爲部使者之貴親見吾子任
中執法之嚴方乘輕軒以就祿養逢國家之慶霑開湯
沐之新封位正小君爰擇黃岡之勝恩隆晚歲式增形
管之華益介壽祺以儀閭闔

太府少卿吳珽太府卿淮東總領

敕具官某國家東巡吳會列戍江淮惟此丹陽尤爲近
屏護餉旣久可後褒升爾儒雅雍容克勤吏道詳歷版
曹司金之職遂登外府亞卿之華頃以王臣往給軍食

謂娛酬酢上下帖然就加惟月之班其服自天之寵勿替于舊益圖爾功

迪公即李闕父儀甫該度壽恩封承務郎致仕

敕具官某爾積行有素年過九齡有子在官實應封典授之京秩以為爾寵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

敕朕日聽外朝退修內治婦官具設尤嚴陛級之分恩命所加必視功客之懿具位某氏雅稱柔履選自良家事官壺以服勞閱歲時而滋久啟封名郡進位小君仍頒祿秩之優庸示禁庭之寵其祗渙渥益懋芳猷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遞鋪梁青違滯金字牌

降一官

敕具官某置郵所以傳命令達章奏矧制開動係邊事可少稽乎爾怠于職行不以時奪爾一階以懲不恪

國子錄陳邕武學博士

敕具官某爾掌教國子蔚然有稱嘗對便朝論事尤切長于石學益觀通才武尚止戈兵實貴謀其以斯意訓迪學士庶幾得有用之才以備將帥之選焉

王介國子錄

敕具官某士登甲科立致膺仕亦惟行誼有以稱則得之斯無異辭爾當寵飛之初居俊秀前列輔邦入幕以儒雅飾吏是能稱此科級者擢居冑監典我教事又能稱此使學者宗之則爾之進未艾也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敕具官某司宗有丞在頌臺冊府之間非列寺比故其選甚高爾蚤擢乙科嘗試劇縣慈皇聞其善政就加增秩之寵再入脩門其才益著比以編摩之職攝郎省參宰掾矣茲登清途預修寶牒益謹厥職以究爾長

王漑戶部郎官

敕具官某版曹掌國之大計而左民尤為繁劇州邑之訟有不得其平者率造焉思得疏通詳練之士久矣爾源流家傳緣飾吏事往使于蜀精敏有餘操贏貲以蘇疲瘵嘗加詔獎召對便朝審其可用往振茲職益觀汝能

夔路運判馮震武戶部郎官四川總領

敕具官某朕惟武王不忘遠之意西南萬里選才尤詳

矧總劄之奇動闢軍國見大夫臨遣而行或不及事爾蜀國之彥嘗列于朝觀風藝門能宣德意加以民曹之職就董五十餘州之賦以給營壘之師民力困矣軍須方繁足食足兵佇觀儒效

太常寺主簿張貴諛司農寺丞

敕具官某爾學術該通論議根據一時清流也頃試劇邑乃有能聲蓋嘗見于用矣勾稽頌臺進丞農扈雖曰曾預禮樂制作之事要須詳試簿書期會之間爾惟通才其體此意

太社令陳峴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爾以紹興法從之孫自奮宏博之科宜仕于朝久矣徊翔幕府列屬容臺賢士之闕師儒虛位疇咨多士僉曰汝宜温故知新爾其自勉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

敕由端揆以殿邦允藉保釐之略爲上流而易鎮更資撫御之才爰授左符載揚明符具官某謀猷宏遠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聲之顯兩朝異眷遂專國秉之隆矧惟舊學之臣久處洪樞之任密參廟算旣兼文武

之資祈解政機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職視上宰以疏榮顧陳義以甚堅爲相攸而改命惟襟江帶湖之地可以優賢皆耕田墾井之民正宜坐嘯其爲十連之帥式遣千騎之行噫賞本五兵彌覺偃藩之重周知萬務豈云敏惠之難尙訖外庸益綏休寵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敕召還選部行領從臣之班居守陪京復分方面之任選用之選中外則均具官某望重兩朝才高衆俊以三代之文學我帝制以六經之學格于君心頃由天官出鎮閩部旋昇保釐之寄實資鎮撫之功尙書喉舌之官固應圖舊河東股肱之郡故特召君矧荒政之方修亦運章之沓至俯徇借留之志益高難進之風龍閣陞華用爲兩寵麟符增重克成厥終益著外庸以綏渙渥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

敕具官某惟爾先正光輔高皇配饗廟廷燕及後裔凡爾昆弟序進于朝社稷之司不以輕授靖共爾位毋忝爾先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秘閣知夔州

敕具官某夔子之國號稱夔門蓋蜀川之喉衿也謀帥之重實難其人爾西南望士三持使節蜀之民服爾名已久爾亦習知風俗之詳矣潼川未行易鎮茲部寓直中秘以為爾寵民生凋瘵非他路比罷行利害沆可小康其尙勉哉以稱推擇之意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

敕某人荒政之修勸分爲急爾出私儲以濟饑民何愛一官用勸來者

承信郎權貨務檢法使臣錢煜收趁增羨轉一官

敕具官某權山海之利以佐邦儲賞典最厚爾奔走其下亦預進官尙勉公勤思有以稱

陳謙夔路運判

敕具官某夔門爲蜀要衝川陸險絕刀耕火種民生甚艱將輸之寄甚重郡計實仰給焉非通敏之士不在茲選以爾有用之學游試劇繁以南陵吏課之最領湖右斂散之權茲爲朕行調度一道撫惠疲氓務去泰甚使田里得以安其生則朕之顧憂寬矣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

敕具官某朕念廣東憲臺之重疇咨其人思得資高而練事法明而尚寬者居之大臣謂爾爲可且曰是嘗爲卿爲部使者帥維揚矣中更退閒起爲漢東而治辦丹丘之政民安而歌之使持節以按嶺海其必有以稱欽恤之意朕曰俞哉式過其驅毋替朕命

奉議郎提轄權貨務謝儼收趁增羨轉一官

敕具官某權筦之繁總于京邑爾不欺于職濟以變通歲入之費坐致贏羨可無褒賞以勸後來其祇增秩之恩益謹有司之守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

敕具官某朕惟外臺飛輓之司莫如東淮委寄之重兼憲使刑辟之任當使客冠蓋之衝欲求通才得我賢族以爾奮由科級尤精吏能擁麾榮于三州屢書課最總貨泉于六道式阜邦財俾行邊疆進專漕計尙思忠報益著外庸

文思院造皇太后尊號冊寶監官從政郎陳庶監門儒林郎黃概各循一資

敕具官某朕以月正元日奉徽稱于祖后白玉之璽鏤

刻甚工黃金之璽一鑄而就雖曰有司之職實惟莅事之勤各進兩階庸示嘉寵

幹辦審計司劉誠之太常寺主簿劉德秀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列寺之屬皆有勾稽惟客臺禮樂是司實預討論之事惟廷尉刑獄至重實分讞議之司銓敘人才二者尤不可輕也以爾誠之聲稱籍甚持以靖共爾德秀文采蔚然不事表襮茲庸命其進未央尚體優恩各揚乃職

福建提舉張濤提點坑冶鑄錢

敕具官某國家分道遣使各揚乃職惟貨泉之寄總六道百郡之權歸于一大有司視漢之鍾官辨銅其重甚矣非得通儒不以輕畀以爾抱負不凡詞章精贖出入朝行見謂老成使于二部皆有聲績舉以命汝其為朕謹調度察姦欺使邦財阜通朕豈久汝于外哉

宋之端福建提舉

敕具官某爾以儒學之秀三仕于朝滋嚮于用而又引去朕亦念之七閩斂散之司職優而事重疇咨膺使起

爾于家士之宦學不以仕已為喜溫上之用人豈以中外為重輕爾尚勉旃以俟光寵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樞搜獲銅錢循一資

敕具官某邊郡嚴錢幣之出而吏多不虔爾能摘狀遂正其罪選階之進以懋爾勤

四川量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

敕某人爾在屬籍遠處蜀道能以文藝優占科級錫之武爵尚其勉旃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舉轉遙郡刺

史

敕具官某國家分道禁旅列戍江城京口捍蔽行都最為要近爾以宿將坐總戎韜威名隱然壁壘靖謐五年于此宜賞賢勞遙刺侯邦是為異寵益思忠報毋替厥初

慈福宮內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原郡夫人高氏

清河郡夫人鄭氏並轉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並

封郡夫人

敕朕承累洽重熙之運奉隆慈備福之尊疇咨女御之

良愛昇恩光之渥具位某氏稟賁婉嫕植行柔嘉選在
掖廷蚤備婦官之列事予祖后寢更歲籥之深屬慶典
之告成演褒綸而逮下進封大國胡氏蘇氏張氏
云啓封名郡益懋
小心

煥章閣待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知大宗正事

敕擁東越之麾方騰吏課糾成周之族有賴宗英優加
留務之班式寵從臣之舊具官某氣和而智敏屬近而
行尊夙分帝胃之華寔歷仕途之久政成京邑嘗進貳
子司空身處輔藩訖褒升于次對來奉便朝之覲俾專
屬籍之盟示我異恩超廉車而授職藉卿宿望壯磐石
以承休是曰賞才奚勞多訓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親屬循一資

敕具官某爾父頃使敵國爾雖不預行役而善于子職
使行者不內顧而居者得所安勞還之初亦被醜賞舉
行于今尚其祇服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聘殊鄰凡預驅馳均有勞還之
賞矧以鉛槧為職潤色使華疊進階于汝何吝

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八十以上願
致仕者並轉一官定詞

敕具官某朕以正月上日奉祖后萬年之賜需澤四方
及人之老爾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一階用華晚節使
云爾在右列引年告老
選官一等是為優恩

宗子汝种與昉補承信郎

武爵尙其勉旃
敕某等爾在屬籍逢時覃霈能以文藝自取科級予之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祕閣

敕具官某水利本以惠農常平使者之職也爾使淮東
善于其職建議任責迄觀厥成侔來以圖如指諸掌開
縱隨時條流有序綿亘及數百里之遠灌溉為千萬頃
之利農商俱濟旱澇無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
謝安為隸人以召伯名之爾通敏有餘不擾而辦名以
紹熙淮民不汝忘也寓直中秘以寵爾勤朕所以待汝
者何止是哉

姚槩知邕州

敕具官某南晉深入嶺右控制蠻方唐則分建五管今

亦併護數州權任亞于連帥選侯顧不重哉以爾莅官不苟有趣事赴功之心治施與靖咸有聲績班班可紀今又命爾以此邦固圍寧民尙其勉哉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敕廷尉天下之平游居卿列宗伯春官之貳徑入從班是日異恩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闈拾遺得真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造明刑之任惟慶需旣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猶斯爲稱職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襄漢將漕之寄雖所部不過數州而實兼諸使之職控制邊要仍居上游不輕以授人也爾起世家能以儒雅飾吏事嘗守申伯隨侯之國又三使于蜀矣萬里召還復昇華節惟爾鼻祖致身九卿以桐鄉之盛夫爲漢世之循吏爾其苗裔當慕前烈以此位而行志

豈不易于一裔夫哉

訓武郎監權貨務陳仲堅收趁增羨轉一官

敕具官某權筦之重總于中都爾能其官歲入贏羨加之命秩以勸後來

倉部郎官鄭湜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國家刑辟之寄總于廷尉而職則分任焉使習憲章者視獄之成而審聽囚徒必命儒者臨之其旨深矣爾少而發藻善爲詞章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效總餉江左威譽日聳即潛未久昇爾臬事能深知設官分職之旨斯無負今日推擇之意往贊而長亦惟欽哉

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敕具官某漢四皓起高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歎焉使高帝能以卑辭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于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旣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祕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尙遣其行庸副虛佇

帶御器械霍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

敕具官某侍御之臣苟曠厥而必罰歲時既久俾辜復以自新爾舊服禁嚴雅稱詳謹佩侯邦之組綬官簿浸高屬宸陛之囊韃戎容甚肅頃懲慢弛知務省循況更政典之修徑授廉車之秩益思恭恪以對寵光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壽皇玉牒循一資

敕具官某寶牒成書嘗頒醴賞汝供刀筆亦與進官毋曰例遷其思所報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椿錢降一官

敕具官某盱江本江右佳郡一人壤之毒流至今爾自力于政而承積弊于二十餘年之後給餉有闕無所歸咎稍錮一秩以儆後來

沈台知岳州

敕具官某岳陽據荆楚之要郡雖小而地望實重焉爾清約詳練資歷寔深惟爾兄舊鎮長沙威望稟然父老類能道之試郡云初毋忝家聲則知其理之意

趙不揚江西提舉

敕具官某兩頃以吏課之優爲郎起部出守輔郡蔚然有聞江右斂散之重俾爾持節以臨之昆弟三人少則

俱列于儒科今又分道而爲使者遠有光華宗盟之美談也其勉爾事以稱所蒙

攻媿集卷四十

宋樓鑰撰

外制

知婺州葉翁知紹興府

敕輔郡承流久不聽尚書之履价藩謀帥茲又懷太守之章允謂才難莫先德選具官某智周慮表學紹儒先踐敦既歷三朝侍從亦踰一紀愛人利物由天性之自然足國裕民處地官而最久屢更劇部深惠疲氓盡銷愁恨歎息之心尤見勞來安集之政眷惟東上密邇行都先帝上賓將奉因山之役大邦維屏益嚴分閫之除惟爾通材稱予隆委規模素定既所臨而有聲威信兼行當不擾而自辦佇聞成效奚俟多辭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

敕具官某視禁林之草允藉通儒分輔郡之符俯從忱請相攸既審易地皆然爾學優而醇文麗以敏早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苑詞垣擅兩制絲綸之美經帷史館極一時筆橐之榮擢貳儀曹獨司邦禮拭圭出使握節言旋曾坐席之未温俄抗章而自列豈久勞侍

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勤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為朕行毋輕民事詞人而任岳牧初無內重之偏宣室之對鬼神當俟政成之後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敕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為湖北常平使者蠻徭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攝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帥臣之言始輟夔門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獎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方不汝忘也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部使者之選以風采為先所以寄吾耳目于千里之外不欲其數易也以爾志操不凡居有直氣其在郡邑聲望翹然持憲湖陰正欲倚重易節隣部非以便爾之私又將于爾乎觀焉尙勉之哉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吳澤降授中官大夫荆

大聲降授中官正劉孝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

友並復元官

敕具官某等天道高遠王者欲求端于上必有日官以司之爾善于觀察見謂老成頃以不謹嘗鑄命秩涉期而敘法也勿以爲宜得而忘所報

修武郎監建康府權貨務門茅恭收越增羨轉一

官

敕具官某權貨之在留都歲入甚夥增羨之實司關者亦預焉進爾一官益勉而職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丞不得與親民

差遣

敕具官某縣令與民最親獄事所宜深察也爾爲大邑以重辟告于郡卻而復上幾陷平民于死迨寃狀旣白而欲便文以自解乎外臺有言奪汝二秩不復使任臨民之官尚爲輕典也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趙彥操轉一官致仕

敕鎮五羊之地方通持橐之班叩九虎之關忽上挂冠之請是爲宗老宜厚寵章具官某受才素優莅政尤敏早參民部旋自逸于燕閒晚歷藩方嘗屢騰于課最眷南海折衝之略升西清次對之聯聞固園之屢空見里

聞之不擾胡爲感疾遽欲乞身念帥聞之幾年進文階之四品鄭尚書之威信日行來歸漢大夫之優游諒深自得以華晚節以勵能臣

帶御器械某知閣門事

敕設上閣之官豈惟掌朝會之事選名門之子抑以儲將帥之才具官某志在事功家傳韜略奏最于淮陰爲侯之地易鎮于亞父所封之城聞父喪而棄官人吞其孝承召命而引道朝賞其忠釋苴杖以趨班屬囊韃而衛上授之以仲叔圍之任可使當公西華之言惟子道臣道之知方宜軍容國容之俱習是將用汝尙其勉旃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總轄牧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行遙郡刺史

敕具官某兵久不用軍中累年勞以進武爵率有止法無得踰焉以爾久任戎務舉軍推其能出視馴牧善修馬政寵以郡刺史之職蓋異恩也其奮事功以圖報稱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

敕朕祗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爲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

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鄉評再策足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于橫榻久肅正于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藻鑒益明無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爾脩名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

敕具官某朕臨御之初精求政體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朕之所務也然一朝之綱總于憲臺一臺之柄屬于端公茲得其人他可類舉以爾秉心堅正燭理融明學問之懿察于朱邱橫經之日風節之峻見于諫省論事之際不俟信宿擢之南牀其爲朕別白正邪振舉蠹弊使君子有所恃小有所畏四方風動而朝廷益尊于予初政豈曰小補之哉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

敕具官某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而後之諫官不過一二苟非精擇正士何以補衮職之闕哉朕御圖伊始下詔以來直言舊學之臣聲著騎省首命序進以示四方

爾發藻士林負敢言之氣事朕宗邸動有箴規輟任拾遺兼侍經幄風采凜然聞于中外茲庸命汝官以諫名予違則汝弼汝言則予從豈惟身處寡過之地庶幾海內之士聞其風者有樂告以善道之益焉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敕具官某爾樸茂忠恪見推士林頃貳司成學者厭服蓋平日踐履之效是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司宗少列位亞容臺敘百世之本支修累朝之史牒惟老于文學著述不倦者可以當之舉以命爾公論惟允勇退之志亦可以少回矣

史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于衆而爲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郎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

敕具官某大農本周稷之業自漢名官以來惟朱邑號循史鄭康成爲大儒唐之段秀實以忠節自奮官以人重顧不信歎爾以儒術治行選爲少列徊翔朝行最爲舊人進而爲長雖曰序遷益勉所長以紹乃祖之風烈何止爲此官之重哉

劉光祖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忠直之士爲國之寶本朝名臣豈無以直道去國者旋復召用以至大位此又祖宗之家法也況爾予之舊學相從有年執法殿中號稱謇諤雖嘗引去聖父任以外臺帥閫之寄不使之一日家食也茲庸命爾爲少列于大農實爲多士先尙邁爾驅以副朕傾僉之意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

敕眇予冲人臨政伊始惟我太上知卿最深朱邸談經專任以輔導之事銀臺批勅又屬以出納之言雖抗論而遷厥官終留行而不使去至今日而復用豈人力之能爲具官某學貫九流識通千古世居劍外擅蜀土之雄文地近關中挾西人之勁氣是非邪正惟務體國利

害禍福不知有身久從吾游備見爾蘊迫此籙承之日付之封駁之司將求多聞毋替諄諄之誨不負所學會觀諤諤之言倚注方深權輿于此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敕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眞具官某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眞得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說將行所言首界故官洊加新渥矧是簾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遜荒野其遂來歸式邁爾驅以副朕望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

敕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內史代言之官非賢才而孰處我有舊學時爲名流擢登詞垣實預國論具官某爲有用之學抱軼羣之才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螭陛視言動而必書頌叩龍墀抗威顏而不撓方朱邸橫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迨膺起

除深允衆望訓詞温厚爾其振盤詰之文朝夕論思爾
毋廢箴規之益尙圖忠報奚事多辭

將作監黃由起居耶

敕具官某王者嗣膺丕祚首用舊僚非欲私我所與而
厚平日之恩蓋將舉吾所知以來當世之士列爾二史
助予一人以爾蚤冠儒科久儀朝路不以仕已爲意而
益進于學不以利害爲計而務極其言囊封旣効忠嘉
殿陛尤加剴切被眷知于慈辰爲賓友于王門迨初政
之方新與羣英而並進入則侍螭頭之左凡論事而直
前出則班豹尾之中亦在法而當從是爲爾寵期懋予
衷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敕具官某朕踐阼云初涉道尙淺實賴二三元老力濟
多艱更資左右近臣交修不逮惟平日賓僚之舊分一
時言動之書匪予敢私惟爾能稱爾詞華敏瞻學術淹
通蚤蜚場屋之聲名久歷膠庠之師表以著庭而兼史
筆之重由郎省而參宰掾之司比從予遊實自親擢學
爲可用罔義理以滋多中自不欺樂講論之日益其居

柱下密侍朕前尙思嘉猷以助初政

參知政事陳騫知樞密院事

敕九五正位方承太上之傳二三大臣俱極當今之選
用人由舊錫命維新旣久貳于政機宜進專于省府具
官某氣剛而不撓德盛而有容以博學篤志而爲世醇
儒以正色直道而致身近輔斯謀入告則惟后之德一
夫不獲則時予之辜厚重若絳侯而有多文之學彌縫
若如晦故無揚己之名朕念周業之艱難慕漢機之周
密瞻我元老長予本兵藉東省之猷爲領西樞之方略
事均一體咸示四方噫折千里之遐衝顧豈圖于近效
建萬世之長策正有賴于訏謨其務同心以康庶事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敕文武兩途實歸一道東西二府允賴兼資粵予非涼
膺此付託乃進鴻樞之貳俾參嚴嘏之嚴具官某宅心
粹夷植操堅特稟凜有大臣之體謙謙得君子之風壽
皇知臺察之名擢居法從太上眷儲僚之彥授以本兵
喟然形憂國之誠卓爾任正君之責言婉而切氣勁以
温故于宥密之司率藉調娛之力稽之公論蔽自朕心

欲新政之設施宜舊人之圖任是資共二有賴同寅噫
朕方求內外之安經理于上爾尚慮軍民之要彌縫其
間庶幾有成其永無斁

單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并嶽廟循
資定詞

敕具官某朕奉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阼之初大敷
帝澤京秩而上咸進厥官選人在任云凡預選階有官
守者皆許序進嶽廟云雖食
許序進蓋將樂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乃職以稱異

恩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敕具官某朕仰惟太上不俟倦勤傳祚眇躬覃霈之頒
仕者進秩雖致其事亦預此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王
者之仁政也朕心庶幾焉

州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蘭資政殿大學士知潭

敕朕嗣居九重臨制萬國若刺史縣令之衆未暇究詳
惟方伯連帥之功首當褒表眷時元老嘗秉鴻樞撫荆
楚者有年易湖湘之重鎮具官某受天間氣為世名臣

直節高風真可立懦夫于百世之下崇論宏議將欲舉
明主于三代之隆受知兩朝致位四輔過江而見王導
有國何憂舉衆而得臯陶不仁自遠控長江之都會建
大將之鼓旗固邊圉以內周宜王靈而外暢惟予初政
之急念茲舊弼之賢下詔求言方期樂告視邦選牧有
賴于蕃惟此昭潭峙乎南服帶洞庭而負喬嶽拒嶺嶠
而震蠻獠藉卿威名壯我藩翰加以大學士之費用為
東諸侯之先噫陶公之封長沙足倚上流之重賈傅之
對宣室已深前席之思尚遺十乘之行以慰一方之望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

敕具官某荆州岩國上游自古為用武之地謀帥之重
每嘆才難以兩鯁亮之資淵博之學養氣以義不撓不
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一辭禁闈家食
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著寵以論議之職以殿是邦朕
承丕圖臨制四方萬里之遠謂斯民宅生于刺史故大
明黜陟以示好惡由支郡而受閭寄爾責為初政第一
選固圉靖民可不懋哉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覃恩贈中散大

夫

敕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喉舌是司兼領典銓之重而松楸在遠方深陟帖之思乃分寵光用賁冥漢具官某天資純茂族系繁昌早為君子之儒稱于里社自樂先王之道老矣丘園尚及邴起入幕之賓不見紀隲隔屏之坐素多隱行遂為大門茲登五品之崇足慰九原之望賢子方用侯封未央其歆綸誥之恩繼有蜜章之渥

參知政事陳駁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敦太子太保

敕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其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積善素深秉心無競恂恂有守既高月旦之評坦坦無營自樂衡門之老侈厥餘慶流于後昆進參政地之崇追貢儲僚之峻肆由亞保薦錫明綸用昭寵靈以慰冥漠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河內郡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此名族動謹珩璜之飾克供蘋

藻之儀是有聞孫晚參大政易翁源之舊壤開河內之新封陰報可知寵光未艾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斂福寔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福祉未央見生子生孫之盛人門俱勝無慙卿愬長之名申命九泉遂登六傅六傅見晉書何劭傳一本作太傅與下句意義混不可從茲進在前之職用為有後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厥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需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稟慤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博平之號益崇石窌之封是為異恩以詔幽安

父太子少師謙太子太師

敕維予冲人嗣大歷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尚友古人為世善士安時處順不求聞達蘊蓄弗露是宜有子既執政柄寵及泉壤義方之訓蓋可驗矣乃進官師以

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尙寵嘉之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郡夫人母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人

敕大賈是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盡範能謹婦儀舉案事夫聿追德曜之美斷機教子無愧軻親之賢既陟近臣屢揚卹典茲載疏于新寵用加峻于小君以寬吹棘之恩庸示漏泉之澤

妻東牟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庸頒鸞誥之華以詔魚軒之貴具封某靜專自守儉約有聞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中饋用肥其家視夫爵以疏封由霈恩而改命乃疇曲阜載錫贊書尙迪令猷以祇茂渥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覃恩封贈

父朝奉郎樞贈朝請郎

敕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吾貳卿欲寵先世可無渙渥以發潛光具官某坦坦幽人恂恂長者惟居鄉不變其素守而教子能知夫

義方隱行有聞陽報如響親見儒科之擢蚤欣宦牒之榮遠奉安輿既愴九原之隔茲持禁藁何勝三益之懷超官簿以升階冠耶曹而視秩是為曠典少慰孝思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敕九五正位方承與子之傳小大羣臣俱有榮親之典載頒明命以示寵光具封某淑靜自將柔嘉可度嬪于善士克共蘋澗之儀生此名卿徒起棘薪之嘆既更事任遂陟禁嚴爰疏告第之恩以顯漏泉之澤尙其冥漠式克欽承

繼母太恭人五氏封太令人

敕此下同前九具封某雅著壺彝恪循婦道儉勤自詔五正位六句允為中饋之賢甘旨承顏坐享安輿之奉既登眉壽茂擁多祺乃因霈澤之行超示疏封之寵其祇朕命益侈爾榮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敕凡我從臣均此大霈爰及閨房之秀並膺綸綍之華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蚤從名士將仰望于終身胡齋永年曾不登于中壽迫躋顯用賞賁卹章茲超命

服之榮用錫幽局之寵始從告第以慰悼亡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敕此下同前凡我從臣四句具封某稟委靜專處己冲素動遵女戒

克循待傅之言躬習婦儀果見從夫之貴治組紉而有度奉溫清以尤恭象服是宜鸞牋增寵其服恩光之溥以彰內助之賢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密磨勘轉官

敕具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班猶不忘三載之攷爰頒命綽俾進文階具官某以拔萃之才負爽邦之望進貳民曹之重心計有餘出臨井絡之區威名益遠方謀陟典適會年勞遂升漢大夫之名用為蜀太守之寵其祇渙渥嗣有殊褒

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

兵部尚書羅點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嗣膺鴻祚祇適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濡首示優恩具官某以經世之才為致君之學早登朝著益顯時名久居侍從之班務竭論思之蘊末

光之依日月既親遇于三朝聽履而上星辰足儀刑于百辟方藉嘉謀之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

工部尚書趙彥逾

具官某砥礪廉隅磨礱事業挺身徇國是為貴戚之卿正色立朝遂陟文昌之貴

翰林學士李燾

具官某德必有言文斯貫道蚤儀鶴序徑登紫橐之華進直鸞坡久被金蓮之寵

刑部尚書京鏗

具官某學博而智明才高而用大出分方面曾遠憺于王靈入踐文昌實坐司夫邦典

兵部侍郎耿秉

具官某持論不阿修身無玷參華武部久儀法從之班其二瑣闥克振塗歸之職

工部侍郎謝深甫

具官某忠結主知才周世務雍容禁橐屢形批勅之風潤色邦條雅得稽經之意

給事中黃裳

具官某性稟精忠學窮奧義潛藩勸講賴誘進以最深瑣闥除官冀塗歸之如昔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具官某學貫九流名滿四海彭龜年云學識純明謀猷深遠橫經朱邸

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號

吏部侍郎張叔椿

具官某迪德粹和受才膚敏久居橫榻實高風憲之嚴

茲任小天允致銓衡之重

戶部侍郎袁說友

具官某器度恢宏風神峻整宣威天邑政允號于神明

掌計民曹道深知乎取予

禮部侍郎許及之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諫省雅有諍臣之風

掌禮儀曹克守先王之典

起居郎黃由等該覃恩轉官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開以下首尾詞同

敕具官某朕嗣膺鴻祚祗適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

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近臣實有舊學爰因覃霈首示優恩爾早負時名進多朝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格言載筆殿坳允謂三長之良史方藉嘉謨之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爾學貫古今識分邪正比當言責是為諫諍之臣茲典選曹雅善銓衡之職

侍御史章穎左司諫黃艾

爾早陟殊科進多雅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精微執

法憲臺黃艾云澤笏諫垣獨振一時之風采

監察御史井卿監郎官該覃恩轉官定詞

敕具官某朕嗣服云初求賢以自助仰惟慈皇招徠眾

俊實在周行殆留以遺朕也覃霈之恩其可後乎爾職

在六察秘書監云擢長道山卿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郎曹序進一階往其祇

命尚思所以助我者以報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覃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翥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乃渙恩覃于海

字矧是文昌之舊往宜屏翰之勞爰錫明緝俸命秩
具官某材猷通敏德度恢洪聽履禁途坐閱十年之久
分麾帥闔實爲九牧之先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
寵在漢比千石之秩于今爲四品之階其務欽承益思
猶告

煥章閣學士大中大夫知明州何澹

矧惟中執法之舊往爲東諸侯之行爰錫明緝俸命
秩具官某學探蘊奧名冠倫魁入總臺綱見藜藿之不
採出臨制闔致波濤之不驚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
之寵在隋始大夫之號于今正三品之階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

矧是詞臣之舊往宜藩服之勞爰錫明緝俸命秩具
官某稟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文最宜爲誥奏
南邦之最課尤號近民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矧是瓊闈之舊往宜藩服之勞爰錫明緝俸命秩具
官某詞源浩博才刃恢餘西掖東臺嘗備更于清選武
昌夏口正倚重于上游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大同

矧是文昌之舊往宜屏翰之勞爰錫明緝俸命秩具
官某性資沈毅政術闡明持橐禁途當主民曹之大計
分麾京口實當天塹之要津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
之寵昔倪寬則以誦書而擢若晁錯則由對策而除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鄭僑

具官某學通乎百氏文根乎六經領豹尾之班雅有公
臺之望分麟符之寄實爲方面之雄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

具官某才高一世氣壓萬夫聽履漢廷有張京兆之英
譽分麾峴首追羊太傅之流風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夔

具官某才猷膺敏政術疏通持橐禁途坐閱十九年之
久分麾侯服屢稱二千石之良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章森

具官某風儀峻整學術疏通持橐禁途嘗典銓衡之重
分麾帥闔屢專方面之雄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總

具官某家聲素著政術甚優四松而班殿廷實視從臣之清貴五月而渡瀘水正資邊徼之威名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蔣繼周

具官某才名素著經術尤高憲府宣威尙想聞于風采侯藩共理亦屢賦于中和

賈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遂寧府宇文价知潼川府

閩蒼舒同詞

具官某稟資庸敏植行粹和聽履禁途閩蒼舒云嘗出持乘禁途

漢廷之右擁麾帥閩屢登蜀道之難

攻媿集卷四十一

宋 樓 鑰 撰

外制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任官觀該覃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彥直以下首尾詞

敕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需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緝俾躋命秩

具官某才周庶務仕歷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

退安真館奉趨謁以甚恭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

寵爰陟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高勇退

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矧是瓊閣之舊久從葉館之居爰錫明緝俾躋命秩具

官某天資通敏門第高華人處東臺早儀簪棄之列出

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閒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矧惟次對之舊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緝俾躋命秩具
官某稟資和粹植行端良壯歲逢辰已列甘泉之侍高
懷去國惟求菜館之閒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端

矧是論思之舊久從閔燕之居爰錫明緝俾躋命秩具
官某秉心無競持論不阿橫榻宣威徑上甘泉之列西
清寓職遂安菜館之游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才周世務識照事機憲部持平蚤列甘泉之侍
闕山報政遂安菜館之游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以下首尾詞同

敷朕仰奉慈謨嗣膺聖緒肆頒大需覃及萬邦當代英
才雖賜環而畢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言歸願注想之
方深豈渙恩之可後具官某純明而有執亮直而能容
諫大夫之伏蒲朝行甚肅大常伯之聽履物望愈高挹
神虎挂冠之風寓龍馬買圖之職居然壽考允矣典刑
比歌求助之詩庶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為晚

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繁祉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答譽稟之班凡有
謀而必告出入麾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閒辭榮上北闕
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具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淹通揚歷禁嚴嘗任宮端之重
周旋郡寄遂專連帥之雄聯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
遜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具官某才周通變氣稟直方登蜀道之難屢稱膚使出
漢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遜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

敷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祿或遂
其知止之高爾以文奮身以才用世外臨兩郡既治行
之有聞內列九卿非宦游之不達方將執筆于左螭之
陛乃欲掛冠于神虎之門昇以河圖之華成而縣上之
隱是或一道毋有遐心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棐湖北提舉
敕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聰明不能周知天下之故分
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得以宣布予之
德意志慮于民常平以斂散爲職括山澤之利事顧不
重哉爾唐卿心平而論篤久于著作之庭爾棐氣勁而
言忠丞于禮樂之地俱以儒學老成見于有用治縣稱
最實彼周行輟從郎曹將我使指一往大江之左一往
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敕金陵爲王者之宅固有藉于保釐吏部有天官之名
尤欲精于流品粵求舊德復領從班具官某執德不回
秉心無競舉明主于三代之上倡諸儒以六經之文論
思不憚于犯顏封駁尤高于批勅出臨卿部載守留都
肆纂承丕祚之初乃董正治官之日亟頒召節方欲聽
尚書之履聲盡付銓曹豈令書千木之紙尾佇聞猷告
其疾爾驅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敕具官某容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實皆政也後世

治出于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爲本又曰樂
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好古而志于用頃由道
山開府出爲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聲益昭歸處少列
明禮修樂宜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下
以柅有司之出納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用
汝者焉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憲府設屬以六察爲重客臺少列非七寺之
比壽皇厭朝士之數易御史裁鷹或二三年而不遷若
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禮樂之司不以爲吝士亦
以此競勸朕之用爾蓋此道也爾氣剛而克和才敏而
能詳其在周行表表自立報政于輔郡簡僚于南牀助
正臺綱閣時最久朕知其有靖共之譽故拔而用之禮
方從宜大饗伊邇引經据古使禮行于上而人孚于下
朕于是望汝焉

李壁秘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惟爾父爾兄並游英俊之彙有臯綬之遺風
無敢向之異論能繼厥後爾惟其人自登世科亟實冊

府衙卹萬里素冠三年召收來歸復畀舊物豈惟以是
正簡冊望汝史事甚重爾有家傳朕將于汝乎求之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慮少保

敕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共濟萬幾之務爰
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霄聯芳竇牒少
而從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家諒躬行之無媿侈厥
餘福流于後昆進參有府之崇嘗賁儲寮之峻茲疇故
典遂陟孤卿用昭寵光以慰冥漠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
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嫡我皇族動謹琦瓊之飾克共蘋
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啓封于大國以錫命于
小君陰報可知寵光未艾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斂福實均共政之臣
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生長
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厚遂臻後葉之繁昌進

秩青宮申命黃壤茲以湛恩之布徑躋亞傳之榮尙惟
不忘其克祇服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
稟嫺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旣深有此
湯沐載啓濮陽之號益崇石窠之封是爲異恩以詔幽
宥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敕維予冲人嗣大歷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
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歎具官某孝友實
根于天稟躬行無愧于古人爲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
稱于搢紳卽世之後隱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寵及泉
壤遂冠六傳茲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
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尙寵嘉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敕大寶嗣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
遵壺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高趣三遷垂教
爲廊廟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

徹饒陽之封以寬吹棘之恩庸示漏泉之澤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具封某婉嫕自將柔嘉可度克相夫子遂為當代之名卿乃嗇天年不見機庭之異數直敷寵渥豈間幽明用疇涇水之封載徹眉山之舊尚惟英爽欽此卹章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

曾祖起太子少保

敕延登邇臣翊贊初政維時偉望進參宥府之嚴庸錫明綸以厚曾門之寵具官某持身無玷制行有嚴寡悔寡尤自潔幽人之履以嗣以積遂開餘慶之源厥聞惟彰其後乃大爰畀青官之秩用疏黃壤之恩尚惟不忘其克祗服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敕參宥密之司是謂百僚之表煥顯揚之典宜加三世之榮具封某婦德素充姆儀尤備柏舟自誓知勤苦以成家彤管有光篤義方而教子至孫曾而遂顯信陰報之不誣錫命小君疏封鄉郡以侈漏泉之澤以彰告第

之恩

祖琢太子少傅

敕士有積德在躬弗見于用施及後嗣追榮厥先于百年之後豈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天稟義概素篤人不間于其昆弟之言深沈不二安分知足長者之號著于鄉黨積此慶羨篤生樞臣申命九泉遂登東儲六傳之秩如有知也庶克自慰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敕登用大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則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優典也具封某勤儉柔淑如古賢婦克相夫子以廣義風為族嫻之所依賴含飴之愛素篤于生前雖不及親見其貴而湯沐之頒方來未艾榮亦至矣新興名邦用賁冥漠惟爾靈其預享之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敕積厚流光既陟機庭之峻位高寵厚肆崇禰廟之恩厥有故常式昭渙渥具官某操履純固性資靖夷共被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困倒屣尤高周急之風是鍾令子之賢親見儒科之擢速超登于近著嘗屢被于卹章

進位宮師疏榮東壤庸示教忠之效庶寬追遠之思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人

敕遴選名儒密贊紫樞之貴推恩賢母式頒鸞誥之華
具封某性秉賢明動循鑒戒從夫協趣克共蘋澗之儀
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顏甚樂就養有年受福祉
而未央見寵光之狎至茲易眉山之號用崇石室之封
其服異恩益介遐壽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郡夫人

敕進乘車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閭閻之賢
具封某稟姿懿柔處己莊靜毓慶儒族知女則之不踰
作配名卿循婦儀而克謹云何不淑弗見顯庸茲疇厥
海之雄用錫鸞陵之寵姑從告第少慰悼亡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敕進乘車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閭閻之賢
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無違夫子形鵠巢積累之
風宜其家人有鳴鳩均一之德克謹旨甘之奉居惟法
度之循茲開名郡之封用錫贊書之寵其祇異渥益懋
芳猷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

敕朕自臨帝位首闢經帷詳延舊學之賢不改潛藩之
舊具官某始以德選久從吾游素知朕意之所安況有
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具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
書非戰國以來餘子所及蓋嘗三復其說間有一得于
中若知言養氣之難存心盡性之妙人無不善聖可踐
形正須反覆屢陳使予通徹無蔽若夫爵祿之制并地
之規凡諸所傳皆我當講食云則食坐云則坐朕當審
尊對之方義莫不義仁莫不仁爾其務正君之學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

敕朕嗣膺大統首擢舊僚然建安七子之賢先推徐幹
商山四皓之盛最數黃公徑躋八座之崇庸侈一時之
盛具官某學足以充其性辯足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
言而纏纏可聽論議古今之變而歷歷如睹自予幼學
屢得良師若夫上皇委任之專潛邸游從之久無間于
我未有如卿規過舉則何止血山之言執正道則不數
邪蒿之說開性天之所蔽知學力之自來辛不容甘盤
遊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子王矣方夕惕以

憂勤良言旨哉尤日資于獻納其祗予訓益勉爾忠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秘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

敕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冊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爾容學博而文優爾仲黼忠純而意篤旣皆升處其長爽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爲之佐或以倫魁而聲稱昭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是皆稱此選者朕篤意人材共興治功公卿將于此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

秘書省正字顏械秘書郎項安世吳獵並校書郎敕具官某等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械之聲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況年皆自強而艾固無俟乎菁莪之育也茲命械典中秘書獵與安世爲校讐之職姑以序遷朕將有用汝焉

浙西提刑黃遜湖南運判江東運副傅伯壽浙西

提刑

敕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適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聳引疾求退故畀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讞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

知樞密院事陳騏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敦少保

敕朕嗣守大寶凜乎重器所賴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機庭追榮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不耀躬行有餘孫子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三世遂登廟堂推恩泉壤至于再三是有以致此也茲舉周官孤卿之秩以告于第尚惟歆承嘉命佑爾後人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敕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

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
歷始興河內之郡今茲封國聞于齊楚庶幾冥漠其克
自慰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教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爲世顯
人往往推迹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虛具官某
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
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
光屢被追築之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
無憾

祖母博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救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賁王母非二
府大臣則不預此具封某勳遵圖史雅習組紉婦道甚
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含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
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爲廟室之
光

父太子太師謙少師

救陳氏著姓自媿泐之後歷三代建國不絕漢以來多

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亦可謂盛矣具官
某以隱逸遂其性以詩禮訓其子內行之積既有以大
其門閭而教忠之效卒爲朝廷之端士存歿雖異哀榮
則均夫三孤之長貳公洪化有子如此遂申命于九泉
豈惟慰爾子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體貌之意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母濟陽郡夫
人王氏信國夫人

救延登樞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必有以寵其先
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具封某稟姿婉嫵處己儉約有光
彤管之訓不愧采蘋之詩是有賢子爲吾近輔副筭六
珈屢頒石窳之封矣茲徹沐邑改命于杞伯所都之地
王氏云命于廣信之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者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救朕初膺丕祚晉用近弼惟東西二府兼以任之風夜
匪懈是可不厚其內助之恩乎具封某性資賢明能循
法度歸于名士用勤儉以起其家閭閻之政不以累焉
使得一意清白以承休德是足嘉者茲啓大名之郡以
詔予寵其尙祇服承綏燕譽

知樞密院事陳騷該覃恩轉官

敕朕祗荷慈謨欽承丕結萬幾之務每懼弗堪共政之臣竇資夾輔因需恩而申命覽選牘以力辭序進一階僅同百祥具官某忱恂而堅正渾厚而溫恭久處從班以嘉謀而入告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內禪之初嘗求小恙之助善調庶事動懷永圖執義示公惟知議軍國之利害忘身徇主豈復計官資之崇卑乃詔攸司俾行故事不已循墻之避遂忘反汗之嫌矧東府彌縫之是兼尤當代觀瞻之所繫姑循搗謙之志稍行進律之褒噫文武兼資尚深思于並用內外無患當益勉于交修惟肩乃心以翊予治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覃恩轉官

敕朕以寡昧之資傳泰安之祚既登九五之正位尤賴二三之大臣盍因覃霈以疏恩終以謙辭而改命具官某崇深而有裕莊肅而能容幼學壯行終始勿渝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形二心比參鴻樞實贊初政俾進居于東府仍兼領于宥廷一日萬幾之繁既調娛而曲當三軍五兵之問又該綜以無遺雖官簿之當升曾身謀

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則公行何陳義之益高乃抗章而不已姑徇三辭之請僅升一秩之華噫訐謨遠猶乃所望于賢輔高爵厚祿豈有吝于予懷其尚欽承以副隆委

四川制置使丘雷煥章開學士再任

敕乘乾德以御圖始受四方之籍念坤維之作牧久分一面之權眷威惠之並行豈恩榮之可後寵加延閣因任帥垣具官某道廣而能周才高而善下躬履冰霜之操手揮河漢之文握節擁麾所在著神明之政簪筆持橐周行推仁義之言頃出鎮于成都實總臨于諸道先聲所暨遠俗自乎瀘川除暴之餘施賞刑而曲當武興闕帥之久藉方略以無虞兵民無不歸心奸宄為之破膽封陞宴若政績炳然東西六十州敢違號令幅員數千里燕及羌羣寬朝廷之顧憂信京師之流福堯章增煥正學士之清班蜀道借留慰吾民之素望示予隆瞻表爾異能德裕籌邊何止山川之洞見孔明識治或言禮樂之可興益懋前功以需登用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敕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開經緯詳延學士眷備宗
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官某發
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
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
元祐如尹焞之于紹興副君尊德樂義之勤究爾正心
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乎士論直將增益夫朕躬非不知
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置之本朝召
賈傳于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邁驅

翰林學士李燾實文閣學士知婺州

敕登龍戶以摛文久資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賴蕃宣
中外雖殊眷倚無間具官某性資淵靜學問該通視八
代文章之工欲齊驅于藝苑極三朝辭命之選幾獨步
于禁林周旋十年終始一致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公門
私門行皆可迹方進遜于翰長何遽動夫歸思寵西清
學士之班仍寓宸奎之職爲東方諸侯之長更當實藝
之躋是誠岳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爲助徒得君重其
爲朕行勉著民庸以觀儒效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

敕具官某爾以純一之德惻怛之誠見于牧人御衆之
間備著愛民利物之效召由帥閭徧儀宰掾蓋朝列之
老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佐大農之調度下柅有司
之出納卿士惟月實覈其選舉以命之公議允諾問津
要途自茲始矣

右可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郎中

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

敕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賴樞機
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禁之于是詳擇掾屬以
次而遷爾誼深沈而善謀爾象祖詳審而無滯爾作賓
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爲朕簡節疏日清東西府之務
俾吾大臣惟振綱挈領以質予遠猷則爾爲稱職矣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敕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爲司徒邵之
子其所成就復爲李公爾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蚤擢
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郎潛既久避遠繁
劇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尚如此遠業未可量也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中大理寺丞周瑛刑部郎

官

敕具官某等列曹爲耶其選俱重非治郡有聲績者不預焉國家行之幾三十年弗可改也已爾梓博涉文學有志事功出守都梁邊防甚飭爾秘明習憲法恪意操守濡須之政田里妥安況俱以名臣之子嘗在朝列奉殿而歸宜登茲選肆令並命以死爾能積貯者天下之命寬仁者累聖之規深體至懷各贊而長

兵部侍郎耿秉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

敕入而奉上爲言語侍從之臣出則殿邦任蕃宣屏翰之寄士之從官是爲通顯國之用人初無重輕第于臨遣之間終惜老成之去具官某天資夔亮政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所至而可稱懇惻愛君凡有猷而必告甫上甘泉之列亟求故里之歸旋卽賜環復令持橐爲真武部固有賴于論思攝事瑣闥尤見推于抗直比力祈于補外亦深察其由中界以當塗真是太平之官府寵之次對仍聯兩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侯度訪民瘁之疾苦諒無假于誦辭控天璽之要衝尙往圖于方略勿以在遠而忘獻言

大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樞密司封郎官

敕具官某朝士之職優而事簡者無如二監非所以處才者然而銓序人物具有差等不可廢也爾一門競爽刻意記問出而丞邊郡入而遶周行心計有餘遇事多辦進貳戎監仍攝郎曹益務靖共以俟選擇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

敕具官某朕惟國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近古既擇屬近行尊之賢者以糾合宗盟又選舉士大夫以成其事職雖清簡不以輕畀也以爾經術該綜吏事精明丞于外府于廷尉踐揚旣久而後登此蓋亞于三丞之選仕益進矣優游養望其進未央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國家設屬爲允備囚徒之聽自昔以吉士臨之奏當之成今又使分董而察焉以爾致民儒學老成久預臬事故俾升而爲丞爾樸才具資品皆應近制故以爲邦之司直朕嗣服之始專以祖宗家法爲務雖罔兼于庶獄懼不獲于一夫各旣乃心毋懈于位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敕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真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為急以爾學問該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繁所在辦治入為九卿嚮于用矣願歸閩部求便其私徑疏畫繡之榮仍畀河圖之直跨州連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負山賴威名而為重倚觀政績以究爾能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國一視同仁嶺海之遠待猶畿甸刳番禹重鎮實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可輕以爾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斂散之宜廣右謹將輸之要就移五筦之長以當一面之權寓直道山以為爾龍爾其與撫遠氓招徠海貳斥貪殘獎廉介以稱予倚任之意是惟休哉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敕由詞掖以偃藩久騰善最分輔邦而易鎮用獎賢勞宜錫明緝以昭寵數具官某風猷凝粹心地平夷識者嘆其遠到之資望而知為大度之士文華繼國久從鳳沼以代言愷弟宜民屢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寬猛

適時不惟人樂其中和所至歲為之登熟存茲京口控彼江津城郭增雄有山川之映發兵民雜處無牒訴之浩繁屬旱魃之為災賴賢侯之勤撫毋庸臨遣亟望遣駟坐理南徐其首修夫荒政時登北固尚有賴于良籌惟服訓詞嗣圖褒表

澶州安溪寨善官王鑒男天麟承襲補承信郎

敕某國家填撫萬邦燕及方外惟爾父祖恭順相傳爾之承襲請命于朝武爵之頒益務忠謹

江西運判趙鞏直顯謨閣知隆興府

敕具官某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艱既懲數易之繁重戒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正帥垣爾受才甚高得譽最早以文學之彥為慈惠之師其在合肥極論淮錢之弊迨移夔子載言蜀戍之詳主濟計以宣勞總邦條而攝事撫綏剝察賑救凶災因江西頌韋侯之言念河內借寇君之意徑令洗印以遂開藩侯訖外庸成爾歸志

沈清臣江東提舉

敕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遜于世而獨樂山林是雖出于一概較之浮競者相去遠矣此有國

者之所當與也爾以古學為任不計時之用舍頃游館學從予潛藩儼然自持古之畏友也茲予纂紹念爾退閒起以江左之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尚少安以俟恩渥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

以下二首嘉定元年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西

兼無兼員用故事行開併附于此

敕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之書筆削聖人之公實為萬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茲擇名儒共論斯道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倫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臚任人以為遲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欲旁通夫六藝豈容弗措于一辭所以至日旻而不遑庶幾學古訓而有獲懲惡勸善其力究于微言攷古驗今將益明于大體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敕朕踐阼十五載尤先講貫之勤誦詩三百篇端賴緝熙之益談經既畢第賞可稽具官某早冠時髦寔為朝望踐揚已久既昭著夫外庸獻納于今喜時陳夫謙論謹鳳掖代言之職當金華卒業之辰序進文階以酬儒效其聲格心之學用為報上之忠

攻媿集卷四十一

攻媿集卷四十二

宋 樓 鑰 撰

內制

擬進郊祀御札 紹熙五年 是年七月光宗禪位淳宗未嘗郊祀篇中有後歷六年云云蓋在光宗未禪

位時驟驟而事不果行

朕祇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海賴祖宗之垂裕寢歷六年欲消長至之辰載舉親郊之禮膏澤可占于農扈信盟久締于鄰歡沆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上萬壽于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于兆姓匪鄉朕躬按令甲以陳儀體先庚而申命朕以今年十一月祗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朕祇若大猷紹休列聖念承祧之重允屬元貝惟主器之嚴莫如長子仰稽古制詳攷舊章匪予一人之私曩爾四海之望誕揚明綽敷告大廷皇子具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法生長帝王之胄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纘承勉爾諭教宏開藩邸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爲之羽

翼之助而能服勳講貫尚論古先闕義理以滋多屏驕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國本宜先于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社之休爲下得人所以係臣民之望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 七月五日

朕共爲子職日守宗藩烈祖上賓曾未釋服聖父遺豫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思退託蒙太皇之出令違命兼承眇茲冲人膺此大器驚惶失次第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之傳豈容執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仰有體于慈謨俯難違于衆志祇承丕祚以撫萬方自維寡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用綿龜鼎之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赦天下 云云 於戲奉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爲樂之心敘五福而錫庶民盡布與物惟新之澤罔間遐邇之衆咸瞻曠蕩之恩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詔 紹熙五年 十月

朕臨御以來三閱月矣迺者泔水爲災幾旬尤甚悉意賑撫未知攸濟而又陰氣爲沴天作淫雨繼之震電信宿猶未已也時維季秋實已孟冬茲豈其時耶變不慮

致朕甚懼焉豈朕之德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躬有過朝政或闕而致然歎雲漢之詩遇災而懼終篇惟及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天降之災罪必在我側身修行之誠見于言外此朕之所當勉也朕欲應天以實而方執壽皇之喪避殿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布告中外使知朕恐懼修省之意

孝宗廟廟德音 紹熙五年十二月

朕躬繩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尤有貽孫之典七月而葬適當同軌之期悵莫報于皇慈惟謹襄于大事卜夏禹巡符之地近高廟衣冠之藏載謀載戰惟既營神域必誠必信已空靈輿逆吉仗以言旋肅太宮而班耐綈儀云備舊制可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體累朝之儉德獨除浮費戒節虛文然念遺誥初頒都下有奔號之擾因山之際國人多供億之勤未免煩會稽之徒宜特肆櫟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恩封官吏宣勞均行賞賚寬井里之賦調清罔罔之繹囚庸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蒼梧不返人心惟慕于重華温洛未歸陵邑

尚安于承阜杏爾有眾服予異恩

改嘉定元年詔

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歷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寶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以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非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宣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者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蕪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為期衍丕祚于無疆與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戒飭貪吏詔 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非食卑宮靡敢怠違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動道遠觀感未孚況以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賊吏憤帥益無忌憚監司為吾澄按之官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傲傲貪婪無厭反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耗盡幾盡軍民衣食惟制無餘積敝有年雖悔何及大臣簞簞不飭殆弗容遷就而為之諱也朕方厲

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
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竝緣公家以濟其私尚爲故態
必罰無赦至如互送無藝屢形切責遐方循習曾不少
悛並當禁戢或徹聽聞攷驗有迹皆以贓坐嗚呼咎莫
追于旣往法欲勵于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蹈覆車之
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少蘇期士風之益
媿朕意厚矣尙其戒哉

戒飭四川將士詔

嘉定元年
閏九月九日

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邇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
自叛將之旣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
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夙宵惕焉每咨
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
兵于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効命于多虞之日乃吏
士之當爲儻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予朕志豈
道官常凡爾在行亦宜深體其有狃于姑息不知律紀
之違妄肆謹誹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闕繫匪輕爰
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
憲章

閏雨求言詔

嘉定元年閏四
月二十六日

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爲
災冬旣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
夏且半矣祈禱不應間有霖霖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
亦有之在于今茲關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
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于宮中齋心致
禱又將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帥漕各
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弭天變者矣載惟雲漢之詩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祈于天以及
父母先祖不見賁躬之言蓋宣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旣
已備舉而早旣太甚是必在我有以得罪于天其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之意藹然見于言外朕心慕焉固知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之不
逮朝政之缺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
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迄
康年無小無大惟旣乃心稱朕意焉

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呈變待罪不允詔

朕臨御浸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屬精深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旱魃為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晷見太白之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于不逮騰章來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

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從班主耳忘身預陪國論金陵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為重文明之峻職政府之異數所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者而之鎮顧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久而後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為也

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朕肇禋重屋懼弗克堪贊予盛儀賴我宗老首頒祭澤無加于遠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大國備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正以為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

當之何用搗謙以避斯寵

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卿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顧豈以爵秩為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願無違弗屆安有違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傳一間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所望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卿進專國秉總領眾職無所不統固無待于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為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疊畀三組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總宏摹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祇成渙以訖奏篇

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冊孳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為之典領思得鴻儒耆德為諸儒倡卿自陪都還朝表儀從班論撰之重非卿誰屬矧惟舊物不待疇咨趣上奏篇毋勞謙避

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

朕開通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慕唐虞近法祖宗正有賴于啓沃之助卿以舊學之臣勸講多益升之進讀亦惟序遷朕方汲汲于學卿欲濟濟相遜固經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齒之尊不曰朝廷莫如爵乎其毋固辭徒稽朕命

王蘭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惟有周之盛時以分陝為重任故煩舊弼往鎮邊陲升秘殿之隆名易昭潭之巨屏與言允協憂顧滋寬胡為再辭至勤三命粵漢詔流行之既久諒楚人俟望之已深倚聞叱馭之行毋執循牆之避

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免不允詔

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然朝廷為官擇人不免于推轂以遺忠臣忘身徇國豈難于叱馭而行昔趙抃以匹馬入蜀為政簡易及其再命神宗諭之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用熙寧故事卿能體抃之忠其得辭行乎

新知鄂州吳玠辭免不允詔

卿奮自戚閒被服儒雅雖齋壇投鉞棘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為言矧襄漢上游嘗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祇命

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蜀道天下之絕險也然以為難則難于上青天以為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爾卿嘗總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庸命以制閭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允足以示朕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

趙汝恩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朕祇事總章懼弗克堪卿以端揆實專使領天地並觀神明顧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牆之避

新除刑部侍郎梁總辭免不允詔

卿少習憲章歷觀棘寺為郎為卿皆以此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軍餉擢貳民曹俱號稱

職若今秋官虛員舍卿尙誰屬耶明允篤誠若自道然
萬里使還徑俾爲真僉曰汝諾何辭之有

吳珺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而左戚也爾嘗
主漕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治狀可紀而強仕之餘
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
刃勿復謙辭

王蘭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嗣位云初覃霈四方小大之臣罔不均被卿以元樞
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彝典忽披遜牘殊唏眷
懷其服恩光毋留朕命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羣工惟予元老
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
命周官是爲進律載披來奏殊唏眷懷卑于公尊于卿
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偃何以多爲茲繫具瞻毋庸固
避

梁總辭免奉使回程時轉一官不允詔

卿輟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而還序進文階
厥有舊典往祇渙命何事謙辭

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藩邸講官轉一官不允詔
卿項以儒英授經于朕逮予嗣服眷注不忘求之近比
當進兩秩舊僚遜避俯徇其請在卿又何辭焉宜遂欽
承毋至于再

知秦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宮觀
不允詔

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宮爾爲后父之親召自淮壩之守
行惟相種本出儒門屬王姬下嫁之恩致武爵流傳之
衆茲優戚開超授廉車俾仍奉于內祠蓋一遵于故典
是爲允愜其又奚辭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藥詔

朕祇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我烈祖遺榮告
歸世推典型比進嘉言尤見忠盡一水間之日勞注想
爰頒飲劑以資資益問勞有加將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敷文閣直學
士致仕汪大猷顯謨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

待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合茶

藥詔

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孝宗夙著聲望引經告

老張大經改世推典型逮予纂承渴于一見爰加問勞

仍有匪頰體予至懷無忘忠告

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踐阼云初訪予落止緬懷舊弼嘗下求言之詔矣乃

因覃霽俾進文階國有彝章非有私于卿也其服訓詞

毋煩多避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升孤棘之班實霽蓼蕭之澤

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于一二願朕所

與辭何至于再三若夫馳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尚承

眷渥毋事勞謙

殿前都指揮使郭呆辭免修葺大內福寧殿等特

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

朕俯徇羣臣之請歸安廣內之居願棟宇之崇成命工

徒之勞止卿親臨藝鼓祇事殿巖訖役云初懋官可後

既有馳恩之命毋煩避寵之詞

知樞密院事陳騷乞歸休不允詔

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為露章

遽祈閑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衰其謹輔予無事力請

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朕惟宥廷之任事體至嚴非長材不可以濟時非壯儲

不可以經遠卿兼資文武久贊樞機輔政以來輸忠無

隱輟自中臺之貳進專西府之權蔽自朕心益隆兵本

是為妙選非以敘遷公論具孚遜章可略

新除參知政事京鏗辭免不允詔

卿以通敏宏達之才受知烈祖擢之法從付以全蜀太

上召還文昌有意人用肆朕羃服登貳西樞關決籌帷

動稱朕意是用進參機政以究經濟之蘊鎮浮應變卿

所優為眷倚方深毋庸多遜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問天官之長

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已晚矣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

是託以卿宏才素蘊練達國體急于登用以冀治功其

祗成命以圖回本兵之務勿以謙避為煩也

正議大夫陳騷辭免除職與郡不允詔

朕惟釋政機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昇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耆哲朕所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徇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收少須除命何用謙辭

王蘭再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臣鄰相與協濟不有近輔孰為之贊襄不有介藩孰為之屏翰霑恩所逮中外惟均矧如舊弼之賢方倚上游之重需章淳至渙號難回其遂欽承毋為固避

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進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妙擇法從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亮學問淹該議論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幄士莫之先胡為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猷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騷辭免不允詔

卿器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機輒斷力祈閒退

善始以終况辭藩屏之除願處祠庭之佚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規殿之隆名乃大臣之彝典再披遜牘殊嘖眷懷用榮買臣衣錦之歸毋作考父循牆之避

攻媿集卷四十三

宋 樓 鑰 撰

內制

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版曹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爲之之時尤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時之須屬歲大禋調度不給卿儒學俊茂舊歷清華通敏有餘獨任大計內之無闕供之急外之無誅求之怨滿歲有奇勞亦甚矣爲真已晚又何辭焉

新除少師承寧郡王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得躬執紼之勞祖遣有行號慕弗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臣辦護宣勤爲朕任送終之責往來順濟上下無譁禮備安虞歸祔太室卿得以報孝宗之恩朕可忘所以賜卿者哉進長孤棘仍加王爵既渙告廷之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不再

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貴華重古人謂之鳳凰池者也國朝之制率以寵異親賢然祥符天禧以還

久不除此官矣惟公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舉曠典以賁宗正旣無兼管內樞之煩復得老成典刑之重渙汗大號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曲徇

大府卿吳玘辭免換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官觀不

允詔

卿生長戚閑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曹繕監踐敷有年總饒殊方寔升卿列賢勞旣久寵以賜環廉車內祠用循故事非以爲褒美也春秋方富而才可用豈遂投閒哉毋事牢辭其祗朕意

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卿以祖后至親往爲使介風埃萬里不憚馳驅成禮而還褒升可後廉車之峻遂登從班毋庸空辭思所以稱此則善矣

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不允詔

孝宗因山之役凜然懼不克奉大事文昌老成尹茲東郊遂委己以聽焉神明不衰心計有餘酬酢萬變調度百出卒之禮成而無缺典用足而節橫費朕心瘳之絕

江不風入山而雪謂非卿之力耶進職龍圖姑以示寵朕之所以待卿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持節導孝宗靈

駕及奠諡冊諡寶監掩轅宮轉一官不允詔

比者營圖東越襄奉阜陵卿以本兵之崇親臨復土之重往來俱順上下無譁塗潦方深蹇蹇盡王臣之節顏色尤威樂樂有棘人之風朕方篤孝思幸周大事既賴送終之助首加進律之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卿以祗奉阜陵顯頒制綽升孤卿之峻秩封異姓之真王冊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甚力引義尤高雖俯徇于謙沖願豈忘于嘉歎

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茲奉孝宗大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謙沖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後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還以畀卿是不為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為反汗也

宜州觀察使孫璫辭免孝宗隨龍特轉一官不允詔

列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靈之如在率禮不違念攀附之幾人獨汝無忘爰自廉車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容反汗

參知政事京鏗辭免孝宗祔廟畢特轉一官不允詔

朕尊奉皇祖無所不致其厚而送終之禮祔廟尤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已事而竣可後褒賞進以一秩誠不為過賞有先後既已均及卿可獨辭乎

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言親也惟公德明爵齒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父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舉曠典不足以稱紫微令公既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名之禮蓋自尚父保衡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朝嘗以寵待親賢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無異辭尚形遜避朕不敢從邦之榮懷亦非朕敢私也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朕圖回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爲重卿頃自參預進長
樞廷宰席偶虛俾兼政地茲惟故典亦今之宜非卿通
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無事謙辭

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以肺腑之感爲社稷之臣副戴眇躬輔相初政力足
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衆志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
速雖有議者亦無異詞遂釋台符往分帥閩極秘殿之
殊寵實累朝之舊章事君以忠卿旣全出處之致退人
以禮朕當篤始終之恩尚冀告猶毋庸辭命

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歷不
允詔

朕惟國家以史事爲重典領之任必命大臣實牒之設
蓋古者書之于策之遺意日歷則以事繫日後之信史
實基于此卿問學通博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
命已行毋容多遜

參知政事京鏗辭免權提舉實錄院編修國朝會
要不允詔

高皇帝中興之烈當遂特書累朝庶政之規尤宜分類
故實錄則取史遷之舊而會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大
臣職此二者卿素推該洽俾視纂修其躬率諸儒以趣
成大典茲爲故事何必謙辭

實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乞奉祠不允詔
卿以文昌舊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所在稱治方此政
成于大府正資臥護于遠民忽騰諗疾之章欲遂奉祠
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未衰其訖外庸毋違朕志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觀文殿大學士
不允詔

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遇尤當示恩矧
惟宗工所解機政念忠勞之素著曾倚注之未衰歛然
賦歸若此勇決闕山舊鎮旣避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
升華之可已諒還寓里暫佚真祠其體眷懷毋爲多遜
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揮不允詔

七十致仕雖著于禮經二三大臣難拘于古制矧惟元
老嘗冠中台周旋兩朝負荷重事旣于蕃于南國終退
處于東山神明未衰德望彌劬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

居挂神武之衣冠胡爲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顯難徇夫冲懷尚少安于素履

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懃乞宮觀不允詔

卿老于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俟報政胡爲諗疾欲遂求閒朕方念典刑之舊望屏翰之良卿豈不能體此眷懷爲斯民而少留乎

余端禮辭免右丞相不允詔

朕承付託之重思紹祖宗之大業志勤道遠悠哉未艾置相之際其何敢輕寧槐位之暫虛必疇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厚秉德不回入從出蒞望實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茲論事有諍臣之風謀國得宰相之體具瞻攸屬顯拜不疑惟今亦多故矣朕欲賴卿以濟書所謂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萬斛之載惟卿爲宜而又何辭焉

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鏗辭免不允詔

朕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曰邊鄙不聳而宥密之司正當爲不虞之備無競維人朕于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有志事功立節于殊鄰宣威于全

蜀籍紹之始一見而決擢貳樞筦風采凜然預政未幾復爲之長迹若序進實繇德選當仁無遜其又何辭

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是賴凡今日德望在人爲國家用皆兩朝選擢留以遺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器登之樞筦人以爲晚顧豈以日月爲功乎參預政途僉言爲允宜遂佐朕宏濟多艱引避抗章非朕所望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卿始以縣大夫奏事孝宗一見以爲有唐人風親擢再三如恐不及上皇用卿于諫省試卿于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纂承輟秣陵之行而寘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卿之意久矣寵加書殿升貳幾廷卿豈未知朕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祇命毋用費辭

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樸辭免不允詔

卿出入朝列敷歷最深凡今要途多出卿後文昌八座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名父以無愧臺綱諫省久

矣賢勞進長夏朕命惟允往其率職何事謙辭

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惟卿先正以經術侍孝宗于潛藩逮居文昌實兼露門卿立朝不阿雅有父風聽履之初仍命進讀此搢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史冊之成欲傳于萬世國家所重莫盛于三書大事則續為鑲玉之編中興則未就汗青之簡况舉綱而撮要欲踵事以增華宜有宗工併修鉅典卿嘗兼二者未浹四旬既進乘夫鈞衡俾盡專于筆削宅百揆而熙帝載惟爾之休總衆職而稱上心非卿孰可

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朕惟史事至重功用浩博惟以事繁日謹而書之則後之信史于此乎取分命諸儒而領以大臣國家之令典也卿以儒英出入冊府有年矣茲參大政命總宏摹良史之才加以學識公議所屬尚何辭焉

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兼侍講不允詔

卿性資闔敏儒術該通雖當主計之繁每切愛君之念方御圖云始首陶經帷而建議獨先能發朕意前所陳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盡俾與講明惟謙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為遜亟就適英之列以裨典學之勤

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詔

卿天資夔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慈皇蓋嘗命以小宰之職矣去為劇郡召歸近班既彈批勅之勤庸畀典銓之任踐敷惟舊選用匪輕清吾文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避寵丐閒非朕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婁機辭免不允詔

天官貳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職尤遴選掄卿性稟深淳才猷挺特以天下士從吾兒遊頃尋里社之閒久樂祠庭之適茲方更化首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亟頒召節重上從班毋庸固辭式副虛佇

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楊次山辭免不

允詔

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闕屬時戚閉之賢久安均逸進視
鼎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迪忠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
就列尤為耆艾之英養威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逮
茲播告曾靡異辭覽異牘之亟陳顧謙懷之難徇其祇
成命毋拂予衷

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不允詔

朕惟姦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以成風卿至朕
前獨效忠讜誼氣足以激頹俗英詞足以發壯懷鳳鳴
朝陽何足以喻迨茲更化可後趣歸來對便朝言議益
偉武部之長露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承命毋
執牢辭

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橐之班兼直北門典司東觀
朕惟親軍旅之務非以待詞翰之臣儀曹既俾為真經
幃仍資勸講爰總夷夔之任實親褚馬之賢僉謂汝諧
卿毋多遜

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閤門事楊谷辭免除觀察

使不允詔

爵惟馭貴當昭示于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于彝典卿
起由戚畹列在朝紳入儀寶閣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
存孝謹不見驕盈爰稽闕歲之勞超進觀風之秩需章
來上幾不自勝渙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夫素履庶
長保于令猷

右武郎知閤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名器至嚴豈容于輕授恩榮加厚遂越于常規卿毓秀
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密參寶贊之司居存忠
勤深避權勢爰攷踐駁之舊躡升廉問之華成命既行
固難反汗遜辭來諭尤見益恭其體至懷以永終譽
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不
允詔

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于求舊卿蚤嘗
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
任皆參筆削具在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為喜
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牒官不允詔

古者大事書之于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官而未

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縑皮之邃殿他書莫嚴焉以卿比
司記注久居史館是用任以大事之重凡例昭然具有
書法翦繁撮要作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
何辭

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召還紫橐固有賴于吏銓肇建青宮尤遠求于端尹卿
性姿疑遠問學老成久為資善之寮實謂甘泉之舊雍
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更化之初矧復建儲之重載煩
哲艾以輔元良毋庸固辭服我休命

攻媿集卷四十三

攻媿集卷四十四

宋樓鑰撰

內制

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乞宮觀不允詔
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內鉏巨姦外禦強敵履天下之
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實畏卿如所謂祭北門祭西門
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瞻西顧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
班以重闔外之寄胡為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
一面賢于長城遠矣卿其身任保障之責以稱朕意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除寶謨閣
學士不允詔

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愈隆豈襄章之可後卿
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暫報于國恩尤欲仰追于祖
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之憂寓直文談益峻西清之職
尙殫忠盡嗣有寵嘉毋事半辭亟祗新渥

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召赴行在不允
詔

朕志于有為心不忘遠矧惟贊橐之舊具宜藩翰之勞

既頒優恩仍趣歸觀卿素全忠孝備著事功豈惟勁草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西清之職未稱眷懷望東海之來方深渴想尚騰逸臚未就鋒車式適其驅勿重有請

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洵直齋禁亦既三載身兼數器宜勞翰墨之間夥矣朕更化之初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于論思之助遽欲以目眚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奉身而去使朕幾似于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朕更化之始登用賢才宗老典刑無如卿者閔勞以官職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益進班延恩少示眷意一辭贊矣況于再乎身其康強謀猶克壯少親醫藥毋復重陳勉為朕留以繫人望

侍讀趙彥逾倪思宇文紹節侍講章良能辭免進

講毛詩終篇轉一官不允詔

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敘進官聯

厥有故典卿為宗老倪思章良能云卿居從列字文紹節云卿雖處闕外實助緝熙毋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新除刑部侍郎曾喚辭免不允詔

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貳卿久令攝事以卿性資直諒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襲南豐之家學比安閒外促使來歸入對便朝喜聞正論刑惟弼教方有望于老成德本好生當務先于明恕亟祗隆委勿事牢辭

吏部侍郎梁季琚乞宮觀不允詔

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聽履之班尤多活國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比更民曹浩穰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求閒尚安厥官以副眷倚之意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

撰不允詔

昔在先世嘗繼列于史官爾為近臣亦洵司于直筆閒居自適更化惟新召還獻納之聯兼界纂修之舊豈特助成于國典抑將大振于家聲明命既頒遜辭可略

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

揚州畢再遇乞奉祠不允詔

牧守之良方闢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更惟卿沈鷺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載最多汗馬之勞實不踰時亟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旃之寄鎮淮壘制閩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屯之策流民浸復信使始通甫臻按堵之期遽上奉祠之請其安爾位以訖外庸

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立宰執赴資善堂

會議不允詔

嘉定元年閏四月

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為子職實資主器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如成人朕欲俾爾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預聞政事師寶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體兼聽公言爾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溫文之德尚其勉旃毋事多遜

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其有度越拘攣超資級而授者非如卿之備功茂績不予也書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其內撫兵民外飭邊備使全蜀之境莫枕無虞以稱朕委任之意以保爾功名之成可

矣服我休命毋為固辭

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嘉定元年五月十五日

籓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生是日宗英宜膺天壽匪頌惟舊寵數益新

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為吾詞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歎嘉進貳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柅吏姦明銓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嗟何為固辭更欲求去非所望也

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辭免不允詔

卿赤心體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嚴尤見勞效步旅謀帥卿實宜之其為吾協和三軍訓之以義密衛行闕以折遐衝胡為固辭其服休命

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

嘉定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卿志樂燕閒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祥是為戚聞之華爰厚上方之錫

知閣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卿戚晚之良周行素謹職司寶閤寵畀廉車忽求祠館

之間欲待家庭之佚且弟兄並列于朝著以何嫌倚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歎惟益崇于謙靖亦奚慮于滿盈其服厥官毋庸有請

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楊輔乞官觀不允詔

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耆考如恐不及慨念舊學存者幾人就傳之初卿為首選蓋吾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橐未久翩然西歸朕念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闕之重有賴壯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召節既往注想待卿控辭愈切殊用憮然載覽封章宣示邇列備見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言于萬里孰若造膝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效蜀莊之沈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為標表肯為朕行則後生英俊將于于而來矣三命益勤朕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邁爾驅

京西湖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乞祠不允詔
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趨勳名之會欲報家國之仇較從經帷出撫邊徼修好伊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還舊著屬以繕修備禦之末畢勞來安集之方勤將

圖爾功少俟其定忽上真祠之請欲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願焉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摠長算毋有遐心

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蓋屢形于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需同心協志求以尊主庇民而況察卿之才為衆所服寵以告廷之拜豈曰歷階而升幸邊瑣之粗寧恐事機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早勉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給他何可言偶微爽于節宣宜倍加于攝養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旰勤曷當以位為樂變調有賴安得奉身而歸

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新天下之耳目必遯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淵深之學自奮于韋布之日有聞于搢紳之儒雖屢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無玷疾惡如風欲堅塞于侍門曾不辭于怨府彈擊之任簡求實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發卿

所種助朕有爲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衛溼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災而憂何二三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奚安尚賴同寅而協恭庶幾轉禍而爲福要須持久或可圖功雖屢請以難從毋再辭而爲贊

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慨踐阼之既久念治效之不進不惟不進殆將貽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更也人皆仰之之意首論一相得卿之賢旁招俊乂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可以盡力內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造膝而言無不傾聽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來廟堂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勞致愆調攝惟益謹藥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體一心勿致三瀆

褒語卿相予未久備罄忠勞方圖內修正藉協贊知

卿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去

刑部侍郎曾喚乞祠不允詔

朕延登耆雋列在通聯豈惟資獻議之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處久樂燕閒粵從一節之趨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以盡公非道不陳曾閑時之未久忽披來諭遠欲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刑章方簡議無待于過三史筆至嚴職何妨于共二少安定著難徇謙辭

禮部尙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朕召收舊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宰輔相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粗無過舉朕心以憚今茲未能略定而求去者紛然從班亦有一二矣矧卿素爲敢言自陳讜論不畏強禦不避怨仇歷歷爲朕陳之擢長儀曹以示褒表亦爲此舉何耶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此耶相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以一天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舊休致不允詔

朕更化之初未遑他務求賢甚急首召耆英起自挂冠

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筦增重朝廷言必出于內
心謀實稽于古訓倚毗方切而疾遽侵冲養有來何恙
不已胡為騰奏即欲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搢紳之
望

江淮制置大使丘宙乞致仕不允詔

朕惟屯禁兵百萬而邊鄙是虞開幕府四三而留都尤
急界以樞廷之寄增吾天塹之雄卿久安里閭洵分帥
閩徒得君重肯為朕行上寬宵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
盡護諸將獨當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狄鞬想聞乎風
采力裨廟論卒靖封陲人皆望歸袞之期卿乃有掛冠
之請矧方叔之謀猷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益堅體
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賈謨開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詔

朕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之彥尤務招來
卿蚤冠倫魁久騰英譽游登朝蹟嘗為獻納之臣出殿
侯邦尤著蕃宣之績特立搶攘之際實增嘉歎之深升
學士之班既以旌其風節趣鋒車之召誠有望于謀謨
何辭之煩以疾來諭萬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

無俟駕

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實錄院提舉編
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纂修史冊深賴于公平會粹典章尤先于鴻博允資碩
輔坐總宏摹卿識洞古今學該流略接詞華于奕葉用
則有餘放故實于累朝蓋其素習舉以並命了無異辭
毋遜牘之重陳期奏篇之俱上

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密贊政塗日預萬機之決參提史筆正資數器之兼卿
早冠詞場寢登冊府迨通班于侍從已嘗賴于纂修朕
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而坐傾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
日之書故事當然諫辭可略

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朕遴選從臣方賴論思之益精求儲案尤資輔導之功
卿累葉備風半生朝蹟何止衣冠之偉實為簪橐之英
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承明命毋庸固辭

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里不允詔

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德懿親老成典刑

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評謨遠慮見于進讀圖任共政東于定制假息藩魏人望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為朕留庶幾猶得奉露門之從容也

吏部侍郎梁季琰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可以去則亦難以遽從卿為國宣勞既云累歲任予典選實號劇曹胡為抗章必欲求外見旒密侍正有賴于協恭符節屢更顧奚煩于詳試尚安舊著以副眷懷

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拳拳獻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難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豈為卿輩設哉

江淮制置大使丘璠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卿以超世之資篤濟時之志久安故里曾不忘歌畝之思洵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言皆展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以著偃兵之效聞命引退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疑丞之班足為宗社之重既頒溫詔日俟來音共

政而圖舊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況聞老而益壯氣不少衰式過其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訪而摺紳視為表儀務遠乃欲以弼予治顧何恙之不已諒無說之可辭

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朕惟斯民宅生于牧守苟有治理效者做虞朝攷績之法取宣帝增秩之意不惟示勸抑以數易為重也卿以諍臣出守吳會政聲上徹朕所深知進職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尚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 嘉定元年八月十七日

敷某商類中分元良初度賜生設禮用為宴衍之資授榮貽牟仍厚匪頒之寵共期難老益體隆私

通奉大夫趙師異辭免復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

宮觀不允詔

卿起臨近甸營著外庸既辭制間之行仍徇祠庭之請念宣勞于北固欲華爾歸俾寓直于西清但仍其舊卿毋多遜朕不汝志

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以金陵而為陪都保釐素重天慝而開制閩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為予舊學蚤膺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庸俾爾貳公而洪化洪化之洪宋時避廟諱所改方權臣之

用事宜正論之多遠久鎮三山時稱治最言歸數載朕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擇邦侯而分遣惟大使之所益非良弼其誰宜朕方躬宵旰之勤卿當體股肱之寄聞命引道知已屈于中途奉親為榮顧何妨于色養毋格成渙式邁爾驅

鎮江府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以拳勇之資挾忠毅之氣撫士最為得眾遇敵幾于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于焉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留豈于卿而獨後總周慮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召赴行在

不允詔

卿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以靖邦好訖修爰念賢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畧俟交符于制閩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佇

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詔

國家間遣輔臣往營邊事粵從近代加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咨于眾喜得其人卿以舊弼之賢畧留都之寄英聲有素與望已孚薊場甫寧先上宣威之組江淮併護再隆分關之稱其為朕行徒得君重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之下往祗成命毋致牢辭

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乞奉祠不允詔

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關以護兩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吳之課繼擁七閩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缺守仁聲夙著僉論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眷倚總邊庭之諸將咸莅招呼引道既

前過驅毋緩奚事循墻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宙辭免不允詔

朕厲精更化當饋思賢樞庭既得于昔英宣室實深于
注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
狀使翦須而可療亦所當為倘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
宜進萬金之藥勿為三命之辭

攻媿集卷四十四

攻媿集卷四十五

宋 樓 鑰 撰

內制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膺丕緒肇祀合宮賴天地之靈儼百神而顧
享嚴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大臣贊我辦禮肆
須祭澤敷告朝倫具官某寬博而崇深裕和而肅括學
造聖賢之蘊才兼文武之優有經濟四海之志而行之
以忠有酬酢萬變之智而決之以果擢由樞筮進秉國
鈞是為社稷之元勳非止衣冠之盛事處心無競休休
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蹇盡匪躬之節予所毗倚國
其庶幾頃卜仲辛恭修大饗上稽皇祐之故典近遵慈
極之宏謨致精三日之齋虔奉九筵之制惟辟公之顯
相厥有資勞顧熙事之備成敢云專鄉增多采邑併衍
真舍以隆巖石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
采同宰路之所同被袞繡以待祠實宗盟之未有惟親
賢之並用于邦國以增光其服渙恩益圖治績
賜吉口宜有敕卿為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與邑之

多用見疇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謙辭

士欲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嚴九筵之禮是日肇禋逆三神之釐若蒙昭答
饒惠所暨臣鄰斯均矧惟屬籍之尊可後恩光之渥集
廷紳而誕告示詔綽之匪私具官某德性寬洪風猷端
粹重珪疊組生長富貴之中蕩節駢旌雍容閉燕之久
惟夙夜之匪懈仰春秋之益高實長周家之宗盟是為
劉比之祭酒茲崇宗祀預贊上儀冠班列于三孤尊儀
刑于九族乃加井賦仍修圭朕以表耆英以降孝治於
獻祭有十倫之義莫如同姓之先備者自順之名益介
遐齡之承願如壽俊奚假訓辭

賜告口宜有敕卿位冠孤卿望高宗老既奉合宮之

祀宜加采邑之封雖曰彝章是為新渥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事總章荷神祇之來格廣施惠術普中外以
惟均顧予元舅之親嘗預羣工之相肆加異數明告周
行具官某迪德忱恂躬躬謙靖祖后實為同氣壽皇尤
篤優恩淑旂綏章蚤授齋壇之鉞象車希冕近升棘位

之班疏三吳公社之封廩萬壽祠庭之祿能屏膏粱之
習自忘圭組之崇比卜季秋親祠重屋茂對三神之祉
宜先四姓之賢用衍爰田載加真食於戲兢兢業業以
事上帝朕敢懷專鄉之私洞洞屬屬而存小心爾尚介
方來之寵益昭吉履永保修名

賜告口宜有敕禮畢九筵恩均百辟賜予伯舅之昨
均茲宣室之釐與邑既多頒綸可後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于合祚
尊祖敬宗禮尤嚴于並禘予一人越縉以行事爾多士
奉璋而侍祠眷舊弼以興思顧慶條之可後誕揚渙號
敷告听廷具官某簡重而閔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
于姚姬詞章遠軋于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
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偃滯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
比以需恩之渥升之亞傳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
仰大報爰啓合宮載謀載載惟聖父嘗頒于先甲我將我
享季秋乃卜于仲辛熙事既成蕃釐來介申衍多田之
賦仍加真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

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永綏殊寵
賜告口宣有敕卿嘗位冢司均休真館屬總章之竣
事賦多邑以示恩其卽欽承以祇眷渥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寅紹丕圖虔修大饗親惟伯父既有助于多儀
神介蕃釐詎敢云夫專鄉賣敷命綽用告昕廷具官某
履行粹和稟質端靖生長神明之胄源流詩禮之傳出
分顧憂見民庸之甚茂入趨班綴奉朝謁以尤恭建六
彝以承家視三孤而命秩屬講肇禋之禮適當越絳之
行攝事太宮降登有度陪祠重屋顯相無違庸推祭澤
之優可後宗盟之懿爰加并賦併衍畚租茲謂恩衷式
昭名數於戲奉犧牲絜盛而告聿嚴布政之宮拓山川
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異渥以對靈娛

賜告口宣

吳夔吳
堯同有敕禮成重屋賚及萬方宜首及
于懿親用申加于多邑載頒明命其服殊恩

吳瓌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季秋躬修大祀靈祇授職幸熙事之備成
多士在廷賴懿親之顯相宜頒惠術敷告羣工具官某

謹畏自將純和無玷聯四姓小侯之貴承三朝外戚之
恩入侍中宸屬囊鞬而甚肅進班上閣飭冠佩以尤嚴
頃建齋壇退安琳宇旋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逮
藏禮于九筵實均釐于萬國乃增采邑仍衍圭腴以彰
寵數之優以表肅雝之助於戲蒐上儀于陽館豈惟黍
稷之馨錫蕃祉于后家可後朕臚之賜尚綏吉履以服
彝章

吳瑒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合宮肇祀實祇奉于慈謨宣室受釐爰大頒于需
澤惟時懿戚夙著賢稱庸舉徽章式孚澳誠具官某美
由世濟才應時須登簪筆持橐之聯惟知避寵更握節
操麾之選不專爲恩比崇建于齋旄旋寢加于孤棘逮
茲大報贊我上儀禮既備于八階昨惟優于四姓俾增
多賦仍衍真腴於戲文德以講明堂幸神祇之顧饗賀
慶以親異姓宜福履之均霑雖曰邦彝尚承惠渥

郭果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頃用盛秋虔修宗祀奉犧牲以勗備陳重屋之
儀賴爪牙之良肅領千廬之衛既云竣事可後均釐我

有明綸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資沈毅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追于起翦書傳圯上自有合于孫吳久專將閭之雄入侍殿殿之遠屬祇孝饗務罄齋誠奉璋惟多士之賢執戟有元戎之重肆疇采邑仍啟侯封以介靈休以彰異渥於戲茅簷蒿柱朕方躬大禮之嚴玉節琱戈爾尚體中權之寄益思忠報以答殊知

賜告口宜

蕭鵬

有敕禮嚴重屋澤及羣工錫多邑于

嚴除啓新封于侯甸蕭鵬其祇明命益勵忠

猷

蕭鵬巴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莫圭瓚以薦誠既虔修于宗祀執豆籩而在列宜威被于靈煥眷我虎臣董茲羽衛厥有渙恩之錫式彰顯相之勞具官某智略雄深性資沈鷲望雲就日夙肩面內之誠建旄設旄馴致總戎之拜奉真祠而均佚視左棘以疏榮乃因霈澤之行增畀爰田之賦申加真食用侈神休於戲承異眷于三朝蓋屢覲彌文之盛敷大賚于四海顧可無寵數之優益綏令圖以保終吉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纂上皇之丕緒承列祖之通喪復土告功既克襄于大事提綱置使實有賴于懿親爰播明綸肆加殊寵具官某小心自牧吉德著聞蚤席慶于椒闈寢升華于棘位恂恂家法靡矜金穴之奢侃侃朝班久遂琳宮之適茲卜會稽之麓往營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厥儀而肅靖重臣主辦訖闕寢之固安粵惟元舅之崇可忘醜賞之報繁勞之稱匪朕敢私衮服命圭顯冠孤卿之秩金印蓋綬進封異姓之王仍旄鉞于東秦徹土疆于南晉申陪井賦併倭轅疇以昭四姓之華以篤三朝之眷於戲節侯仕漢得謹畏謙恭之聲尚父在唐有富貴繁衍之盛豈其苗裔見此親賢其踵前人之休以為密戚之勸

賜告口宜有敕阜陵復土元舅策勲既升冠于孤卿仍疏封于王爵其祇渙渥毋事謙辭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紹炎圖通繩祖武追仰抱孫之愛謹奉葢塗寶幣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悉按舊章昭示殊

要用孚辜聽具官某聯休皇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
載體坤爻之二爵齒與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
最崇秀邸眷乃象賢之懿襲茲開國之封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今當推于宗老反也如疑往也如慕況密護于
厥儀每入臨于朝晡曾不避于塗潦能以從心之歲躬
爲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爲之感動語必流涕
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肆舉非常之典是兼紫微令
之重以爲大父行之華仍衍爰田併豐眞食匪以爵而
馭貴恨無官以酬公於戲隆專席之榮蓋用祥符之故
實第中書之攷會參尚父之勲名以增師尹之嚴以侈
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

賜告口宣有敕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永阜之
藏寵冠中臺之列是爲殊渥尚體眷懷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加食邑實封
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愛蓋本于躬行大臣以道事君莫先
于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風眷我宗英相予
孝理惟忠勞之備者繫命數之宜加爰集具僚載申褒

律具官某崇深而行簡直諒而能容學有淵源究前聖
天人之蘊志存節誼立本朝社稷之勲相業素高民瞻
允屬自擢登于右揆獨光輔于沖人於皇孝宗克振炎
祚朕旣荷綠車之鍾愛遂縉于重規卿亦蒙丹扈之異
知寢基于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圖報之尤難三年之
喪服勤政怠七月而葦宣力居多因山爲陵得丘原之
夷壇稱天定謚極寶冊之鋪張迺吉仗以來歸奉太宮
而班祔誠信無悔哀禮有餘仰慰在天之靈實由同德
之助是用超文資之峻徑授三階衍并賦之朕幾盈萬
戶勉從遜曠少屈恩綸於戲明德懿親旣居金鉉黃耳
之貴勞謙終吉僅登銀章青綬之聯益成廉退之名尚
副倚毗之意

賜告口宣有敕卿祇奉阜陵爰加賞典班旣高于百
辟位亦次于三公其體眷懷亟祇成命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我祖之君萬邦旣訖因
山之禮顧天子之謂伯父實參置使之行眷吉仗之言
旋豈襄緝之可後視儀宰路敷號廷紳具官某賦敏給

之資擅溫恭之譽分左符而出鎮嘗專制閩之雄易留
務以歸班徑擢齋旄之峻追冲人之臨御進孤保以疏
恩鳳闕晨趨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嚴
匪惟族姓之光允謂衣冠之盛比營東越崇建阜陵願
躬除道之勤往護成梁之役久安閒燕退若無憑小試
才能燦然可觀宜加寵數以答賢勞公府舉開遂擬三
師之貴珍臺兼領併增千戶之封用侈宗盟茲爲使相
於戲有是父有是子俱膺華袞之榮拜于後拜于前克
紹繡衣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

賜告口宣有敕惟予伯父表我宗盟爰升袞鉞之華
已播絲綸之寵其祇異數毋事謙辭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
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
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
閣之崇乃輯廷紳誕敷制稔具官某溫恭而氣勁凝靜
而謨明智周萬事之原學貫九流之遠孝宗擢之于庶
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于留都遂處輔臣之任益

殫忠盡力贊政幾追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
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
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
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
才蔽自予衷與之國乘用正鈞衡之寄毋勞蓂卜之求
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
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
而修政刑之要專變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
相需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賜告口宣有敕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登于右
揆已誕布于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復

玫瑰集卷四十六

宋 樓 鑰 撰

內制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紹熙五年九月

省表具之朕惠于宗公務隆于體貌相予肆祀可後于恩褒位已極于人臣官無加于師尹兼授齋壇之鉞倍多并賦之租是曰彝章未為異數儀刑所繫以為泰乎俯偃之恭再斯可矣

口宣有敕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茲相合宮之祀用頒雙節之華其服恩榮毋為謙避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尚竊慊然故因大饗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少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城南天下稀舊臨樂土漢東國為大併領名藩式慰具贍益綏多祉既無反汗之理奚事循膺之恭
口宣有敕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欲侈三卿之寵遂疏兼郡之恩何必固辭亟祗成渙

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

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唯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傅良

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詣傾佇嘉猷來侍邇英之游講明大學之道庶幾于治深慰予懷

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自造本兵積隆時望有致君澤民之志有憂邊思職之勤迨參政幾又嘗共二其于基命有密之地詳練久矣茲疇樞長非卿誰屬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機實在於廟堂尚究遠圖以祗寵命朕志決矣勿復有辭

口宣有敕卿精白承休勤勞匪懈爰自政途之竣載登有府之崇成命既行牢辭勿再

京鏗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本兵之任方倚于壯猶共政之求更資于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臣眷一相之處中有嘉同德惟萬幾之甚衆允藉協恭卿之長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剖決精明進叅嚴駁之嚴益冀訐謨之告既頒再命毋事三辭

口宣有敕卿召歸全蜀旋貳洪樞茲膺共政之圖實倚告猶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

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省表具之朕惟孝宣樞機周密用以中興漢道于今本兵之地尤號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爲士夫儀表踐揚最久望實具孚茲焉登用朕非以私于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治卿志在體國其遂秉德以陪朕顧豈以執謙爲美乎

口宣有敕卿屢分帥闡三總吏銓茲進貳于機廷方允符于輿論亟其祗命何必固辭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三孤之貴卑于公尊于卿異姓之王苴以茅旂以土皆本朝之所重非懿戚而誰居以卿德量

有餘忠誠匪懈受隆知于烈祖不專爲恩護大事于阜陵克勤乃職迨茲歸報可後褒嘉旣敷號以明揚雖循藩而安避毋爲苛禮徒拂眷懷

口宣有敕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領之勞已播廷揚之命浣披遜牘其服殊恩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爲懿戚仕歷累朝惟孝宗之恩每思所報故阜陵之役獨護其行人徒見闔門而養威今乃知任事而能辨位列三孤之長封疏五等之崇揚于大廷協彼公論何爲固避屢卻復來其亟受于寵章毋重陳于遜牘

口宣有敕阜陵庀役總使有行旣竣事以來歸乃疏恩而示寵其祗一札何事三辭

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慶元元年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各位已隆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危溢之虞壽考康寧子孫蕃衍此于人間世尚何慕焉獨惟烈祖孝悌之至則友其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右古者思其人猶愛所憩之棠況

我祖同氣之親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尤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之崇蓋以德爲貴也惟我父師尚何辭于此哉

口宣有敕卿齒齒俱尊忠孝兼備茲授令公之秩實爲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祗命

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攷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爲重親賢如魏魯陳韓諸王爲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佾以帝舅兼令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闕又可知矣卿爲達尊執德彌劬久虛之典非卿尙誰當之近命元子寵兼裘鉞恩禮之盛萃于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可已矣

口宣有敕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爰拜中臺之長以彰元老之尊寵命旣頒謙辭勿再

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君臣相逢謂之千載上下協濟本乎一心必能如風雲之從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朴厚副朕倚毗

雖累年務罄于論思而近歲又殫于忠力眷政府樞廷之更踐知文事武備之該通儀圖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惟昔宗盟嘗居冢宰之任若時卿袞亦應柘溪之祥尚期遠邁于前人相與共興于大業朕所望者卿何辭焉

口宣有敕卿比握兵機實專政柄乃徑登于次相仍累進于崇階其服寵光勿爲多遜

京鏗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機周密乃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橫何以稱職卿之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閫則推師帥之良登政途則著輔弼之望威名日起遐邇具瞻其勵壯猶益運轡中之算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需章毋留朕命

口宣有敕卿資兼文武望聳華夷輟東府之大臣長西樞之重任明綸已播遜牘毋煩

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修明庶政務興起于事功圖任舊人乃布揚于命告卿行爲世表文擅國華瑣闈銓部則著忠蹇

之名侯藩留衛則備恩威之美再儀禁路增重朝行既擢貳于本兵茲進參于驍礮其體責成之重毋爲避寵之煩

口宣有敕卿擢在樞廷久隆人望茲進參于大政庶益重于本朝洵貢忱詞亟祇明命

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所當選擇乃眷幾廷之貳必求禁橐之英卿外寬而內明氣和而才劭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載周旋其間封駁之嚴屢回主意抨彈之勁益振臺綱勸誦以來陳謨尤切茲肆頒于一札俾參掌于五兵出命惟行抗章可已

口宣有敕卿備歷華途寢高雅望茲自憲臺之長入參樞筦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

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商宗之命傅說也爰立之初訓告具存惟說以天下自任祗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論相則又詳矣大號揚廷與衆共之需章之來既已再卻而猶未已何

耶朕之非涼有賴啓沃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僂其可已矣

口宣有敕朕妙選儒英俾登揆路欲專裁于庶務顧俯事于三辭難徇勞謙亟祇成命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

朕更化之初論相爲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臣義當體國勿爲牢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附劄子臣復望清光仰蒙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象祖褒語進上竊思制麻已宣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有答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呈更合取自聖裁

開禧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翰林學士知制誥臣樓鑰

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錢象祖再辭免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漢之丞相無所不統孝宗正名委任衆重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台輔之望踐敷中外多歷年所適者再預政機能斷國論去凶舉賢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至于相賈何謙何疑固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僂執謙甚矣

朕志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稱朕意焉

口宜有敕卿兼文武之資體家國之重既已頒于制綽何尚執于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新除參知政事衛溼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卿倫魁之彥密在邇聯贊決廟謨擢升獨坐尋昇洪樞之任仍參驪殿之嚴茲焉正名以贊台揆內則百度之欲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爲何時而執故典其體責成之意勿爲遜避之煩

口宜有敕卿近以樞廷遂參政地茲焉錫命止用正名尙裨當軸之謀無執循牆之謹

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覽萬幾與民更始欲解琴瑟之舊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難進比處代言之任實懷憤世之心預同密謀卒殄元惡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瞻尤急二三之輔弼其祗予命亟贊政幾

國事匪輕謙辭可略

口宜有敕卿由中執法爲吾大臣正資經世之猷以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再辭免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藩入從榮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求老成典刑以鎮服中外起舊德于垂車之後還人望于持橐之班矢謨朕前尤見克壯壯亟升書殿進貳有庭人無異辭國以增重時則可矣尙何遜焉

口宜有敕卿禁班老成人望久屬擢寘幾庭之貳正資兵本之謀尙復奚辭往其祗服

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愛惜名器惟賢是予由掌武之官而視儀揆路品職益崇其可輕畀卿以肺腑之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孚至意而又何辭焉毋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宜有敕卿聯芳椒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之華實

視台壘之貴其祇茂渥毋事半辭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觀朕心
惟懌尚其協贊助我緝熙

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既徹篇章實資問學深賴
主文之諫載嘉歸美之勤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蔽一言
尚冀輸忠毋忘進戒

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答

嘉定元年閏四月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諭大臣集東宮
而會議是為令典非用前規願予教爾以義方俾爾預
聞于政理躬臨五學既親賓友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
君臣之相與爾能進德予自忘疲何以辭為再斯可矣
口宣有敕爾為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于昕朝且預
聞于幾務勉親多益毋事半辭

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屬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在輔弼
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迨平定之初乃奉身而求
退朕所未喻卿尤無他知出處之素明見忠勤之曲盡
五十而服官政在古訓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
之無間倘遽欲去吾誰與居勿為封奏之煩倚體眷懷
之渥

口宣有敕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為進退之圖實有
重輕之繫尚安位著庸副朕心

喪語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盡朕所眷屬何人異
辭告歸無名理難曲荷

攻媿集卷四十七

宋 樓 鑄 撰

內制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損之獎諭敕書

以常平司見在米麥及收糶物解分撥八州軍賑糶共二十萬石

朕嗣服之始旱潦相仍宵旰興懷務行實惠首形詔告所望部使者推廣上恩初不以重費為憚也卿使淮與蓋嘗久興水利茲又能發其餘蓄上不仰給于大農下有以平八郡之糶邊民被惠已廣而又將為後日之儲有臣如此實寬顧憂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賀金國生辰使副梁總戴勲到闕傳宣撫問并賜

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遠聘殊鄰旋歸近境念舟車之勞勩頒茗劑之珍

芳仍命行人往將予意

賜銀合臘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簡

卿西樞故老南國元侯念茲殫發之辰賜以奇珍之劑

體予至意勉爾壯猶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卿視儀兩地出鎮四川錫品劑之奇珍慰風寒之匿薄益厚頤養用寬顧憂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卿肅領騎兵分屯江國頒寶奮之珍劑慰玉帳之凝寒其體眷懷益思忠盡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張詔趙厥劉忠劉震

卿等肅提禁旅列成藩方念久處于轅門俾匪須于奩劑毋云例卷其服恩綸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卓

卿等遠臨外戍密贊中權念營壘之嚴寒錫禁庭之上藥尚思奮勵以答恩私

報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握節言旋及門伊邇厚葑劑珍芳之賜勞川途跋涉之勤庸序爾情特將予意

賜銀合夏藥救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簡

卿嘗位元樞往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清暑愠之祥

將以寶奩賁于帥圖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卿不辭叱馭諒已開藩爰加珍劑之頒仍賁寶奩之賜

用示恩于宗老期解愠于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候張師顏

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溽暑之在辰出珍芳而分賚

尙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嶽劉忠劉震

田世輔

卿等分戍价藩撫安戎壘出上方之涼劑分內府之珍

奩坐覺生風涼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李世廣王宗

廉王知新田臯

卿等分提禁旅密贊戎和乃馳賜夫芳珍冀遠清于蒸

鬱惟茲解愠可以忘勞

賜銀合夏藥救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卿舊居兩社出撫東川緩帶輕裘遠著藩維之效寶奩

珍劑往寬炎鬱之煩益謹節宣以綏寵渥

四川宣撫使安丙

卿仕聯執政職佐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之多暇暑風

屆候將珍劑以分頒豈惟清追徼之塵抑以解吾民之

愠

江淮制置大使丘宙

卿恩視政塗任分制閻炎威將熾念戎幕之賢勞靈劑

匪頒均上方之珍品庸昭渙渥以滌猷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玠

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閻增雪山之重念撫御之良勞當

南風之薰冀節宣之無爽爰頒珍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名在經幃威宣將閫上流增重念袞暑之賢勞良劑匪

頒助薰風之清穆其均此賜以慰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趙淳

職領殿殿任隆制閭屬風埃之甫定當溽暑之寔隆爰錫珍在將寶劑坐消煩鬱仍助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候措置防捍江面王處久

肅領衛兵出臨天塹壁壘多暇濤波不驚屬當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錫尙承殊渥以豁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事張良顯

肅提精騎分駐留都當溽暑之寔隆屬氛埃之甫定爰頒珍劑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世輔王大才

彭格

某等肅提戎律綏靖邊陲當溽暑之寔隆屬風埃之甫定承懷勞勩宜助節宣爰畀珍芳以銷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汝霖劉元鼎

魏友諒薛九齡王鉞

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帥徒而整暇當炎暑之蘊隆緘寶劑以分頒卽柳營而加勞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歷日救書

敕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豫受民時爰分歷象之書

徧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此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先頒夫正朔用均惠利尙克欽承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紹熙五年十月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肅持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豈肆筵之可後往宣予意以勞爾勤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遠將慰禮經鐵甕山川之險錫寶奩若劑之珍宜體眷懷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趨素幄行次丹陽雖深銜恤之悲不廢示慈之宴是將厚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從燕驛近及吳門深嘉唁問之勤宜備賓筵之渥其承異眷益進來程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將慰問來居近郊先之旨酒之頒增以嘉

肴之錫少安次舍用息勤勞

賜御筵

有敕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弔將展國喪之禮宜先郊勞之儀其體眷私少休假薄

賜被褥鈔鑼

有敕卿等遠致奠儀久勞客路爰厚寢衣之賜仍分盥器之珍跋履之餘撫存加渥

密賜大銀器

有敕使華既接弔禮斯勅安已備于喪殮器仍加于銀錢是為異渥少慰賢勞

賜生餼

有敕卿等少安賓館既畢弔儀按聘禮以受喪命廩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體眷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禮謹弔喪退將即次頒酒葢于內府示恩寵于來賓意則有餘物惟俱稱

朝見訖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慰此國哀見于喪次爰暫休于燕館用初秩

于寶筵首示殊私嗣加好賜

就驛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有敕卿等弔喪自遠率禮無違器分山溢之珍衣有身章之寵雖云多品未盡至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肅將使節來唁喪韓嘉有客之多儀出向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寵眷彌加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有敕卿等既肅哀儀難修賓射雖輟主皮之藝仍加設禮之勤葢核俱頒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敕卿等交鄰有道序賓以賢屬當變禮之時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折俎惟優

特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慰予國恤厚乃賓儀雖觀射之未遑顧匪頒之可後悉從常禮以表眷懷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弔哀事畢贈賄禮成將遣車馬之歸載厚壺

遜之錫其承嘉貺復啓長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既趨素帳遂別彤墀禮不替于權輿恩更加于鷓豆尚安旅次徐屆歸程

回弔祭國書

皇祖上仙嘗馳赴問沖人嗣位方服通喪荷信使之遠來辱弔儀之加厚益堅盟好彌切感懷哀疚既深敷陳難究

回賀登寶位國書

祇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勤信使之來儀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禮文之厚益欣盟好之堅爰謹報章用陳謝悃

報謝登寶位國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騰于報楨爰再飭夫行人仍致彝儀用將謝悃

報謝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三陽攸慶方夙戒于行人萬里交歡復遠勤夫信使惠

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豐爰飭報章備宣謝臆惟益堅夫世好莫均介于春祺

金國弔祭人使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合

有敕遠修陪問茲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南金之飾是為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邁加六壺六簋之饋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云歸啓途未遠意方勤于郊送恩宜視夫賓初既厚眷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弔儀既備使事言旋行已次于蘇臺恩仍頒夫鎬燕禮文加厚客路具宜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有敕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念脩途之役俾加厚幣之將其服恩榮尚寬旅思

讀祭文官

有敕卿遠陪膚使歸遇新陽爰頒束帛之溫以助重裘之煥益昭眷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從

有敕長至維時遠歸在道言念禦寒之具特加實備之珍資賜有差恩私無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修慰禮既畢使儀望北餽以還轅至南徐而憩節庸加燕衍其悉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疆更加燕豆之勤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匱薄加燕勞之優隆徒御少休賓儀無爽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來擁使華遠申盟好念舟車之勞役煩茗劑

之珍芳爰飾寶奩以迎玉節

賜御筵

有敕踐阼云初親仁是務肅使華于近鎮謹賓禮于初筵益屆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賀禮來次輔邦再加燕衍之私庸示眷存之渥少休跋履且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來次郊闕肅將賀禮寵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佇來游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敕初御丕圖遠勤信使既次郊關之近載加燕豆之優其體眷私以承虛佇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聘禮來賀歲元既加壹勞之勤首示肆筵之渥其祇眷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玉節方來寶奩是錫取雪芽于北苑輟珍劑于尚
方并寵行人用昭眷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朱方行登象日之畿重錫需
雲之宴益加盛禮庸示眷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次于近藩禮宜加于載
燕是爲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從萬里來賀三朝望觀闕以非遙賜壺籩
而加腴尚承眷渥以締歡盟

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將命以來既問畿甸之登宜厚賓筵之
錫眷私所逮使介維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綵杖土牛方舉春郊之禮寶幡金勝爰加使客之
恩和氣所鍾歡盟益厚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禮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于使華乃分頒夫節
物儀雖辨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既覲軒墀歸安次舍俾厚壺籩之賜少休車
馬之勞毋曰彝章實惟至意

賜生餽

有敕卿等進講賀儀退休賓館既設豆籩之渥仍加饗
餼之頒尚體眷懷以須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趨日正茲遇歲除出御府之甘芳助驛庭
之晏集益修賓禮用介春祺

賜被褥鈔鑼

有敕卿等來趨元日將覲大昕爰加賜于寢衣仍分頒
大盥器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有敕歲律更新使軺遠暨酒致屠蘇之勝盤隨椒柏之
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敕茲開禁籞用設射侯既觀舍矢之能爰錫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無歸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甫辭殿幄尚憩賓郵載為川陸之行更厚壺籩之錫益祇眷渥以示初終

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乃頒什器之豐皆用五金之次是為異渥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欲遠仍特頒于載燕曾不替于初筵春日尚寒賓僚加厚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有敕卿等往迓使軺還趨行闕值陽和之屆律加好賜之如儀其服殊私益祇厥事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羅

有敕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君臨式頒盥洗之珍仍致衾茵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遠修邦好適遇春陽爰加節物之頒庸示使華之寵尚祇渙渥益締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迓客于畿還朝有日當此新春之始特加好賜之優其體眷私益修使事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春起于東使來自北舉綵杖土牛之禮頒寶幡金勝之華儀則有差恩無所異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勞勤設樽俎之優隆庸示眷勤少休跋履

賜酒果

有敕卿等拭圭修聘將幣成儀爰加芳醞之頒仍厚嘉殺之錫少休徒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陳儀既備執禮滋勤欲深示于情文爰密頒夫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修邦好克謹寶儀分御府之甘芳示使軼之華寵雖云例卷蓋出殊恩

賜生餼

有敕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廩人之致儼冀使者之加餐異數相望眷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敕卿等趨朝甚謹投館方安修客禮以無違秩寶筵而有楚特將予意庸慰爾勤

特賜酒果

有敕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賚此壺尊之腆加以有核之珍蓋示殊私尙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敕卿等肅駕使軼共修賓射諒慰四方之志想聞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勞勩

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講射寶津視儀相圃爰首頒于弧矢仍加賜夫金縵張弛具宜恩私愈渥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列甕之芳醪泊加籩之珍果少休寶馭行屆歸程

賜御筵

有敕卿等履勤入覲茲遂告歸更加筵豆之饌不替權與之始尙祇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敕卿等備成使事俱趣歸程特頒山溢之珍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故事蓋示優恩

回程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已祇聘禮初計歸程迺馳賜于上尊仍分頒夫碩果少安旅次徐屆征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言還戒途伊始爰啓在公之燕用華修聘之歸既秩賓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邦好既修回途未遠珍茗選春芽之賜寶奩分山溢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御賜筵

有敕卿等賀禮既周歸程寢遠甫卽蘇臺之次載修鑄
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御賜筵

有敕卿等遠來致慶修遂言旋念北客之改轅卽南徐
而錫爵眷私無替禮貌采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疆欲締好于兩朝復陳儀
于四盤行當上道更祝加餐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將命言旋登途浸遠飾寶奩而加惠寶珍茗
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洵錫吳門之宴用津燕
驛之行春日尚寒征途加護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肅持玉節還次丹陽仍優宴豆之儀用慰川途之

役其均既醉毋憚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賀元正沆修使事爰肆筵于邊服將夙駕
于歸途眷禮之私始終無異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己回程到闕傳宣撫問并

賜銀合茶藥口宣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握節言旋登畿告至想風寒之區薄念川陸
之艱勤若劑寶奩併加存撫

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宣

嘉定元年八月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敕卿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既成喜歡盟
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節鼎來揚舩既濟望信書之漸近啓寶燕
以加勤其體眷慈式邁行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奩之錫用加珍
品之頒庶滌煩勞式祇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膚使之再馳宜賓筵之三錫是爲異數用賁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徒御遠來郊圻密邇爰再頒于甘醴仍分錫大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節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遙驅使傳切近國郊將修昕旦之儀重錫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伸講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遲長月之期虔致函書遠將篚幣用祝無疆之算益堅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攻媿集卷四十七

